

目 录

CONTENTS

时有女子.....	1
永远的伊雪艳.....	19
风尘抄.....	53
伊西朵拉是一座城.....	93
离开方舟的日子.....	104
七曜日.....	114
跋 :书写的病患.....	220

时有女子

我们都姓韦 ,于是便在一起。

旁人纷纷说 :你们这样的好法 ,只是可惜了 ,都是女子 ,不然如何如何。

咦 ,我却不觉怎么 ,海发也无所谓 ,依旧同进同出。

谁也无法不留意海发 ,若是一个人生得漂亮 ,则到处都是她。

一年级时候修那《日本文学与文化》 ,二百人的大课 ,她亦常常来迟 ,笔记也不拿一只 ,仍从课室前门踢踏着入 ,堂皇于众目之下取过讲义大纲与出勤纸 ,施施然落座前排空位 ,然后整堂课 ,顾盼左右。挨至放投影 ,灯一黑下 ,她便伏了颈睡。时须先生踱下讲坛 ,轻轻叩她肩 ,唤她醒来。难道先生是好心 ,怕海发睡沉实了 ,忘记回家么 ?

当海发仰起惺忪小脸 ,打一个婴儿似的哈欠 ,先生眉心即刻溶化 ,以为这堂课来 ,不过是为了要来唤醒跟前这名可人儿 ,其他的 ,倒成了其次。

及至期末改卷时 ,想起那张不可多得雪白孩儿面 ,先生难免有

片刻失神 ,于是鬼使神差唤 ,手下便批个 A + 出来。

谁说生得好 ,不是一种便宜 ? 再加上 ,韦海发这般的狡赖女子 ,非得将那人和占尽。

入得秋 ,我与她在同一堂“ 亚太传统与社会 ”又碰上面。这次换了女讲师。

课前 ,化妆间洗手台旁 ,一群拥趸聒噪圈住韦海发 ,闲言碎语。我甫进去 ,瞬间都收了声息瞧我。

经一个夏 ,她的长发愈长 ,愈野性不能收服 ,千缠万卷 ,便是理 ,也还乱。她双手沾了水 ,不停将那把发抿了又抿 ,同时在镜子里斜斜睇一眼我。

魔高有一尺 ,道高有一丈。她鼻子里哼哼冷笑出来 ,今日韦海发遇上这老处女 ,敢要输了一招半招 ,那可是太幽默了。

四下附和声起。我只寡一张脸。噫 ,听听这江湖口气。

我拭目。

那女讲师叫清家 ,亦不是省油的灯。年方三十至四十间 ,未婚 ,男友众多。浓妆 ,喜梳河童头 ,前发垂下遮半个眼 ,新近又挫了小脸回来。留言板上盛传 ,清家 ,整形 ,整形 ,清家 ,日语里原都是谐音的。

我猜她断容不得海发张狂。

且看这一老一小 ,两个女人 ,如何斗法去。

满世界妖孽。

但我未曾料的是 ,那妮子竟发出狠来 ,十分气力使上。

清家开出的书单有状子般长 ,海发果真尽数搜回来 ,囫圇吞下 ,但竟然也成竹于胸。图书馆一时相关文献纷纷告罄 ,众人莫不怨声载道 ,都叹此学期自修报告不知怎写 ,怎写都难免落了韦海发之后 ,拾她的牙慧。

我终于知道韦海发的工夫也会这般落足来做。首次自主研究结果发表之后 ,清家发 mail 至海发信箱 ,索取详尽幻灯文字资料及讲演原稿。真难为她 ,原来日本人英文纵好 ,于听说上头也有限 ,海发自小长于英国 ,发表尽用英文 ,且一把标准矜持英音 ,直叫清家听在耳里 ,暗暗惊出满身凉汗 ,悔三声轻敌。

韦海发果真人小鬼大 ,不知何谓得饶人处 ,性喜以己之长 ,伤人之短。连夜将参考书目中若干段子及网页资料摘录结集 ,制成二十几页 reading ,寄返清家处。可笑 ,这下颠倒来 ,她倒布置了功课 ,给她。

口口相传 ,又有好事者帮着演义 ,很快人尽皆知 ,成了当年度一桩逸话。

这一役 ,韦海发得了个全胜。进出更加面有得色。

我刮目。

同时很心服。虽说我成绩亦是好的 ,但到底不抵海发 ,来得快意恩仇。

学期结束 ,学部长奖名单里有我俩名字 ,韦千寻与韦海发 ,双韦并列 ,煞是好看。于是四下又开始有什么姐妹双姝的戏谈。她一直沉迷此道 ,争强争在明处 ,所以估计很享受这封神的全部过程

与滋味。而我这人却喜将一切于面子上冷淡 ,低调来去 ,听了不过置之一哂。

直至那时 ,我与她 ,依旧是没半句交道 ,不过或许暗下里已经交了几道散手 ,不着痕迹拆过两三招了也未可知。

其后一冬无话。

春假人人回国的回国 ,欧陆澳洲的跑。唯我一向于钱财上局促 ,只舍命打工。存到小笔钱 ,不过一个人背起包 ,去一趟冲绳 ,找寻骄阳下怒放的火红热带花朵 ,于断崖上独看碧绿海水下幽浮着奇异珊瑚。此时 ,生也不是不好的。

于此人间天上 ,生如花朵璀璨 ,如珊瑚斑斓。

只是回程那刻 ,在阴凉土产店 ,阳光忽而被拦在一蓬之外 ,我低头细想 ,除却几名相熟导师 ,竟没有谁 ,是要捎回礼物送去的。我这一程 ,原来无需交代给任何人。来 ,或者去 ,皆赤条条孤寡无从 ,不牵挂什么 ,亦不被什么牵挂。

我抚着犹自温热灼烫的颈 ,片刻嗒然。谁亲近我 ? 我亲近谁 ? 我眼所见 ,说与谁人听 ? 谁殷殷数日子 ? 谁热烈盼我归程 ?

寂寞 ,依然如影随形。

漫长冬季结束。开了学。

我收拾散乱心情 ,做读书的准备。什么都是假 ,只有功课是无比确实 ,我从来不是天才儿童 ,体内无异能 ,迷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仕途经济还是要图谋的 ,这世界 ,将来 ,我所能靠的 ,不过只有

自己。

转眼樱花匝地 ,换了春天。又见海发。很有阔别的感觉。

她雪青连帽运动薄恤 ,本来十分清爽可爱 ,偏偏牛仔布裤膝头却要生生割几刀。我最恨这种穿法 ,但她是韦海发 ,人生得美 ,多作怪 ,爱折腾 ,谁又不包涵呢。算了 ,再说确实好看。

我猜她已不懂得独自出门 ,但凡遇着她必不是一人。身后任何时间跟着三五裙下之臣 ,鞍前马后一效愚忠。此时她趿双夹脚拖鞋 ,甩两手若无其事走在前 ,她的掇客每人各奋力挽一只大箱 ,随后亦步亦趋 ,浩浩荡荡进得 House 大堂来。看情形这是搬家 ,不是哪一朝的女大公出巡。

她如此不厌其烦 ,到底所为何来 ? 是惦这未开辟的地 ? 这地有她未征服的谁 ?

一行人熙攘进电梯 ,箱子轧上我的脚 ,韦海发于狭窄空间 ,满目灼灼似有烈焰 ,撒下天罗地网 ,一寸一寸量我 ,兜头而落脚。隔一隔 ,忽开口道 :我是你的新邻。

于是我荣幸听足一整天鼎沸人声 ,大呼小叫。这是她的日子 ,想必无限多姿 ,愿人都尊她的名为圣 ,愿她的国降临 ,愿她的旨意行在地上 ,犹如行在天上一样。她的量 ,带遍天下。

韦海发搬进来 ,迅速收拾好 ,房门挂出自书桃木小匾一额 ,日文写 海发の部屋。同时悬一只卡通签到本 ,笑得我 ,她担心那些信徒 ,不知往何处朝圣么。

第一次海发来敲我的门。我只当她是来睦邻。她递上栗子蛋糕一枚跟麒麟啤酒,鬼脸说:小魔女限时专递,送来人间烟火世上珍馐,韦千寻,你食也不食?

第二次海发来敲我的门。携一只罐头花种跟小袋营养泥土,殷勤叮咛:春天下种,浅浅将种播下,维持恒定室温,莫冷莫暖,莫叫阳光所伤,夏天绿藤便可垂下,开出喇叭形状花朵。日语作朝颜,意思不就是清晨的芬芳小脸?

第三次海发来敲我的门。于我房中央怔怔兀立,露出迷惑神色:千寻,千寻,我日日侧耳可听不到你,风来过还自有它的声音,而你却只是不动声色,你怎么可以如此淡静,淡静便拿七科 A⁺,淡静地烟视媚行,淡静到人群中只剩下你一人?

海发来敲我的门。

海发来敲我的门。于子夜时分,万籁俱岑,穿一件雪白纱制吊肩小睡裙,薄比蝉翼,身轻玲珑,似一茎初绽莲花,赤足踩过走廊至我门前,一手探着心口,空空,空空,地敲。

韦千寻,你可有心事?

有的。

什么?

生之忧惧。

你可想听听我的?

不用听,我根本懂得。——噫,纵千万人皆予韦海发青眼,但到底意难平,她一径苦心孤诣,独独愿讨好我一人。

我轻拨,她便入怀。肉身很柔软馥郁。我经年承受冷清,几乎

忘却肌肤如何相泽 ,双臂如何相缠 ,唇落在唇之上 ,是什么气味 ?

这日我终与海发和解 ,才发现这场较量 ,经已旷日持久。我不知自己贪图她些什么 ,只道夜来她身子贴上我的 ,人生便有了短暂的安然。

夏天时我与海发相好。

我们共赴一场 dance party ,共吃一支冰 ,于向晚微风里秘密享受一只奇异果的滋味。早起我替她拢那把不羁长发 ,细细编编 ,结几只彩色橡筋。夜来 ,她小心折我替下的衣与裤 ,逐件理齐挂好 ,熏上香花。下雨时她大笑钻到我透明雨衣下面 ,我忘带的笔记她亦常惦着送到课室来。我一日不在家中饭 ,她便把条子贴到我门上 :千寻 ,留了便当给你。有时赶报告忙 ,她猴在我身上不下来 ,我也正色瞪她 :放肆 !跪墙角去 !她善吃醋 ,见不得我与谁人有亲善行止 ,无端给我很多脸色看。我亦诸多管束她 :若还不穿胸罩就出门去 ,以后再别进我韦家的大门 !

此时距初见海发 ,已一个周年半。两人的世界 ,既大也小 ,我们都为彼此 ,匆匆改了些性情。她不再大鸣大放 ,我不再淡静孤绝。

秋天又来的时候 ,我与海发有了相濡以沫 ,岁月日深的感觉。

事事稳妥 ,人情已惯。

可谁知偏横生枝节 ,那一季奖学金发表 ,海发得中 ,我却落了第。我在栏中细细寻了一回 ,不管用 ,终于是没有自己名字。只无

言走回来 ,把门上锁 ,意恢复两天静默。

海发不识时务 ,偏偏于此关头赶着来 ,与我商量 ,圣诞节不是还早 ,她便计划着要趁半个月的假期与我同回英国 ,带我去看我心中寂冷的剑桥 ,青色的微雨 ,和那与此地一色烟湿的浓雾。

再说好了 ,本次取消。我横她一眼 ,忽而憎她 ,总那一副十足优越感。

为何 ? 她惊跳起来。不是早有约定 ?

呵呵 ,海发 ,剑桥于我何喜 ? 约定于我何用 ? 安身立命便已是我每日极大课题 ,你这不明世味的丫头。

不过一张来回机票 ,你何必小题大做 ,最多用我几个子儿 ,又有什么大碍。她不满我狷介。

呵 ,她这是要与我通她的财 ,我漫笑不应 ,拒而不领 ,偏要隔着这样一点世俗 ,与她生分。

这时我才惊觉 ,真正要强好胜之人是我 ,海发倒是随遇而安 ,不执著什么。以前的那些 ,不过小把戏 ,孩儿意气。

我苦口婆心 ,海发 ,我们怎么同 ,你一生尽可由着性子 ,自己圆满 ,四方圆满。而我 ,却须踏踏实实行在地上 ,每一步 ,踩一个清楚脚印。你可明白 ?

她如何会得懂 ,生之艰辛。

但我已下了决心 ,知耻后勇 ,要奋起直追。天天早出晚归 ,在图书馆长坐至深更。

海发前来寻我 ,劈手夺我书本 ,我一把按住 ,冷脸叫她走。她

极难堪：千寻，千寻，你是不是要这样跟我散了？

我抬眼看她一刻，不语，低头继续看我书。由着她哽咽吞声，极力忍泪，俄顷，负气奔去。

我与海发曾经那么亲，都也渐渐生了嫌隙。

而忧患一始，便无终日。

我记得看一本书，当中说：人无千日好。竟都是真的。

巧的是，及那时候，便遇着了存宇。

他从我身后来，捡起我遗落的借书票。扫一眼，说：原来有口皆传韦千寻，就是你？这么瘦。

我敏捷回他：比你更瘦么？

他打个愣，随即抚额笑了。相貌极清爽，戴薄身眼镜，书生气质，举手投足间肆意悠游。

我不好意思，低头轻红了脸。

放课后六点那一趟下山的通学巴士，最是人挤人挨，他一手挽我书袋，另一手护一个清静给我。

有人下车，他说：你坐。

车停，他说：跟我后面。

商店街口，他伸臂一隔，说：红灯。我便收起步子。

彼时，正当苍茫暮色疾疾于半空合拢，通天姹紫嫣红。霓灯竞起，晚来风急，穿梭身边这不夜的城，吹得灯影漫处流溢。这都市每分钟，有多少遇见和错肩，有几许受伤与温存，又有怎样的败坏与疼痛？我不禁要感怀身世，踟蹰仰头来望。这存宇一来，天地间

忽然明灭了一刻 ,我双目自刹那间看见电与露 ,心头也明灭了一刻 ,便留了印子。我想原来是他 ,原来这么恰当 ,等也等过 ,心凉也凉过 ,终是都没有荒废。

这男子 ,他的长袖 ,或可为我而舞 ,遮我 ,挡我 ,蔽我 ,护我 ,拂拭我。怪不得 ,一见着 ,我便认得了 ,直是从未陌生过。

而海发 ,开始与我极客气。脸上始终拿捏着三分礼貌的笑意 ,路遇点头 ,进出则打招呼。这妖精 ,我是知道她的 ,玉帛后面时时藏着干戈 ,有俗世的小小聪明。

千寻 ,你可好 ?我见你近日仿佛很开怀的样子。——至少韦海发能够有气量这样问候 ,似乎还不算不诚恳的。

我便不能小人之心 ,于是答她很好。

那个男生 ,什么名字 ?她闲闲又提及。

商学部杨存宇。

我已尽力将态度放坦荡。我想我对海发 ,一向只有公平。其实也无谓谁的腕力强过了谁 ,来与去都自愿而明白 ,争来还是图来 ,但求账目清楚 ,从不含糊。我从来不知 ,爱一个人也要派些精明出来点拨局面的。何时以退为进 ,何时欲拒还迎 ,里面有极耐参详的道理。我直着心肠来去 ,当然要吃亏。不过事情未来时 ,谁也猜不到 ,一把欢悦握在手 ,即便是浮沫 ,也有它暂时的绮丽 ,于是便自管自虚构岁月去了 ,还顾得世上的年景 ?

一晚存宇碰我 ,不由一个激颤。千寻 ,你手这么凉。然后接着徐徐探下去 ,然后又一个激颤。千寻 ,你脚这么冰。然后他进来 ,

眼中几番惊疑 ,然后他退出 ,淡淡预言 :千寻 ,你会爱上我。我怕会伤害你。

时界隆冬 ,他却出了一额汗来。我将他汗抹一把 ,收在手心 ,
嗔道 :不许。

恐怕由不得你我。

那我现在先牵你系你。我抬手扯一根发 ,将他小指挽住 ,打一只死结。再打一只。

这样便可以么 ? 他浩叹 ,好傻。

谁知一语成讖。

我还当这叫存宇的男子 ,是我手中永恒的基业。寒假来时 ,便放心离了他 ,去了远处。

将及圣诞 ,处处热闹。虽有点点不舍 ,但转念又思忖 :不争朝夕。此行两宿三泊 ,本就是个小别 ,不过研究小组的几个成员 ,拉队出去拍些关于温泉的素材短片 ,回来计划制一个自助旅行的咨询集子。因此行李也少带 ,说走就动了身 ,只把钥匙向他手中一交 ,此屋即我心 ,人走开了 ,但心还邀你 ,等我回来一起度平安夜吧。

温泉城第三日 ,拍摄匆忙拉杂 ,嬉笑间草草结束。我周围尽是清浅快乐的人 ,心事不过是惦着居酒屋的一壶清酒跟一场狂歌。我由他们去 ,自己却羁留旅馆内 ,欲享受片刻闲。我独个脱衣入了向海的室外小浴场 ,是夜晴冷 ,空气稀凄而肃杀。半湾月 ,兀自点着 ,照得竹影与碣石之后的海 ,一片岑寂幽光。我身子浸于一池弥

迷水气 ,无端低头怜起自己那样皎洁的素手 ,和那样映在水影里写满了心甘情愿但欲诉还休的脸 ,不禁吟哦起矫情的句子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此时。那个人 ,那唤存宇的男子 ,是否亦拉开了重围的帘 ,与我共着这顶头的月 ,并于这月之下 ,想起了我 ?

我忽而觉得要见他 ,这念头才生 ,便如毒腾起 ,赶不及要立时三分验效 ,心里似有把抵死缠绵声线 ,在唱惋 :归去 ,归去。于是匆匆撇下三言两语 ,贴房门上 ,一个人就那样星光下兼程 ,赶一班夜间特急新干线 ,回自己城市。

我急急奔 ,因有人手上系着我的发 ,牵我招我。因我魂魄寄托在他处 ,我不靠近 ,便取不回。

到的时候 ,正值夜的最深最漆黑处。

电梯叮的一声 ,吐出我这个如鬼魅的未眠人 ,但鬼魅没有我这汹涌的汗与热血 ,没有我立在门前忽然情怯的心忧。我这般匆匆赶 ,很不祥 ,不知赶上什么 ,是悲是欣 ,是盛大丰盈 ,还是空空如也 ?

我摸出锁匙 ,静静旋开门 ,抬手点开灯。

似推理小说终一刻见着了谜底 ,我却呆了 ,愕然眼前的镜头 ,异峰突起 ,急转直下 ,谁构思的 ?!

那韦海发与杨存宇——这个我立定心意要投奔的人 ,双双 ,对 ,是双双睡于我的床。韦海发那一头丰盛喧闹的发 ,正惊心动魄 ,如翻滚的浪 ,汹涌凌乱跌落于被单之上。一只白臂斜斜迈出 ,如一条诡异的枝蔓 ,绕上他的颈。嘿嘿 ,如何形容才妙 ?这清辉玉臂 ,这佳人绝色 ,这双宿双栖 !

我心下沉 ,血上涌 ,口中发出暗哑嘶鸣。或许我以为我是在歇斯底里叫喊了 ,但实际我没有 ,我嗓干涸 ,气堵喉噎 ,脑火噼啪乱闪 ,思与想皆在那一刻定格短路 ,竟能无言。

只连连心呼 :哦 ,太坏了 ,这么坏 ,真非常的坏 ,不该如此 ,世事滑稽——何时开始 ,在何处起承转合 ,当中几番步骤 ,怎样便走到今天田地了 ?我竟浑然不觉。我一向不在走运列 ,但不该糟糕至此。太没意思。

此时那二人亦惊起了 ,仿佛比我更有资格诧异似的 ,四目直直投向我 ,那杨存宇面上不是没有点慌乱间的尴尬狼狈与愧色 ,而韦海发 ,瞳中轻轻逸起一丝狡黠 ,倏而即逝 ,但其实 ,我已明白她的满意了。

不过又是一出她的戏 ,她苦心孤诣来导 ,她全力倾情出演 ,她品尝个中得意滋味。

只是地点不对 ,人物亦大错特错了。

一时间 ,我便齐齐失去两名身边人。——这两个人。我曾最信爱。这两个人 ,却来睡着我的床 ,盖我的被 ,于我不在的时候 ,在我的枕上 ,说着亲爱。

我铁一张脸 ,此时该暴怒 ,还是冷眼 ?

最后 ,只选择拂袖 ,合门静静让出。凭气血 ,努力收拾 ,最后一点尊严。

我谨慎签下一处房子。和式的睡房 ,洋式的厨与厅 ,小小 ,只得十四叠榻榻米 ,但五脏俱全 ,适宜独居。我不擅做戏 ,扮不来这

破烂下作的情节。干脆搬出这间 House ,省大家的心。不然同门里进出 ,抬头低头 ,还三番五次遇见 ,未免太难看 ,不如避一避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我之生 ,忽而脱轨 ,乱了章节。曾经喧腾转至今朝静暗。我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殷勤打点功课 ,小心门户 ,注意饮食 ,有理起居。

我固执将重帘深锁 ,扑灭心头最后一堆余烬 ,无视日头细细密密、轻轻浅浅在帘上打底 ,编织日子的网格——仿似温馨 ,实则颓败。

而物换星移间 ,我所经所历 ,岂止岁月二字。

好容易挨至冬日将尽 ,却忽忽一场雪来 ,天寒地冻 ,呵气成霜。

我来去不自在 ,觉得四肢受拘禁。本已极不喜冬天 ,这一回尤甚。今年的春怕是要因了这场雪而延迟了抵达的日期了。我想逃遁去南国的那个叫琉球的岛 ,远离这里的人烟。但这样的我还识得它么 ? 它可还识得我 ?

我没想到海发会再来见我 ,再次敲我的门。

空空 ,空空。她很坚决地敲 ,断定我在家似的。

我拉开来 ,冷脸向她 ,也不请她进。自然不请她进 ,我只得这一处干净地方了。

她面容很倦 ,头发亦不飞扬 ,软软凋落肩上 ,似呼应这个季节。

走吧。我穿鞋出来 ,将门在身后带拢 ,淡淡招呼 ,去附近公园坐坐算了。

我们两人相隔三五尺那样前后错落着走。其时雪落身上，天暗地静。

千寻。她忽而紧赶几步追上来。

我站定，手抄袋中，转头仍淡淡看她。

她低头有片刻语结，似不知如何对付我安定与索然的面色。顿了顿又顿，终得开口道：千寻，这些日子，我是真的累了。

哦？我扬扬眉，那可不像韦海发了。韦海发是永远的赢家。

但这次输了。她抢着道：千寻，千寻，我左等右等，每日煎熬。我不过是想回转你的心意，虽不择手段，走了最低级的路子，但仅仅只期望你能明白，你做了个多么不切实的梦，轻易将身子与心交给了男子，妄图跟他们设计以后和长远。其实他们又有哪一个能当得起你这一片盛情呢？不过是人尽可妻，随遇而安罢了。我以为你总会明白，一切只需假以时日，不过早晚。

我时时想像着，你有一天回头。

我想像着，你会不会对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还想像着，你说：海发，看你这把头发，又该铰了，为何不好好编一编？

你会不会对我说：本是同根，相煎无趣。

你会不会对我说：难忘难舍，不离不弃。

你会不会对我说？

我默默听海发细诉与追问。只觉面皮结了霜冻，口角亦是冰。

韦海发急痛，上来用力撼动我双肩，千寻，千寻，你不辞千里来，

所寻究竟是谁？可能，竟然不是我。可我这一趟，却只有为你呢。

未及说完，先流了两行热泪。

我愣怔片晌，忽而嗤地失笑，天下可有比这更熬糟的一场关系？我们三人，分别是彼此爱人跟情敌，真狰狞，所谓爱的背后，真相皆不堪跟丑恶。

我缓缓拔掉肩头韦海发双手。你说的竟然不错，但我却依旧愿意执迷我的。反正无论怎样，终究不过一场错，管它失足哪里，跌倒何处？只一条，你不该自作了主张去试炼这个人，并且是用着你自己去做了诱饵。我将因此看轻你了。世上男子多得去，只这一个，我却是极心爱的。韦海发，你还小，又生得这样本钱，无需工那番心计，这世界也尽是你的，何苦自我手中可怜残资剩物打主意，枉做了小人……

海发直直唤我：千寻，千寻，这次你是误了我一番心意了……

哦，海发，但我们是不该有心意的。

世事不外如是，我不来负你，你便来负我了。哪有什么例外呢。

不，不，不要予我解释，请自去铁石自家的心肠。所谓来龙去脉，不过是些暗底的偷渡，与私厢里的媚眼，那是你二人间的授受，绝非一朝一夕可成。我盲了目，但我不会自怨自艾我的磊落，亦不想强寻他人的究竟。你可以来说爱，或者不爱，但请不要予我解释。

一解释，就下作了。

我蓦地抬头，愤恨摔她一眼，而后扭身，一人自去。

她不可怜。哭去吧。

分别之后。

分别之后，依旧时时有好事者传来韦海发八卦消息。一个时期说是和某某行从甚密，一个时期又说是跟谁谁举止狎昵，身边走马灯般换人，越玩越疯了，只是下场如何呢？可能已完全置之不顾。

海发还未长大吗？而我已老了。

我不过等一名前来结发牵手的人，结结实实伴着走上一程，并无意谈几场惨淡，不知下落的恋，或是爱。她如此火热，简直要灼伤我似灼灼逼过来，只是终究暖和不了我骨子深处的凉寒，那森森凉意细无声息潜进去，渐行渐入了膏肓，隐隐于一切处疼痛，可没法子，那是一个老人的宿病，绝非一夜炉火可温。

这本该是一场欢天喜地的戏，以鼓乐喧天来演，韦海发其实有资本一路任性，天真着到底，我却狠心做了揠苗的人，教之一夕间长成。

她便是这般被我牺牲了。

而我就被存宇，存宇被她，生生相克，物竞天殉。

我依旧晨起对镜梳妆，细细照料自己，或草草敷衍。

此后，日头将依旧东起西落。树红树绿，寒交暑，昼替夜，聚复散，谁没有了谁不行？

只是偶有一时半刻，窗外的花凛冽盛放，时钟嘀哒，或是风飘摇着从窗前过，寒鸦枝头无由惊起，我端坐，恍惚记起自己，也是曾有过故事的人。

而镜中女子，虽然曾青青子衿，虽然曾红酥小手，此时却肤燥

面皱 ,垂垂老了。

我父 ,赐我以血。我母 ,铸我骨肉。使我以此六根 ,来于世。

但我此刻忽而厌憎 ,我嫌我这一介女儿身子 ,因了它 ,我从未片刻知道过自由。

我婉转铺排 ,极力挣脱。但始终为它害 ,无由扑跌 ,与烦恼交握 ,堕于黯无尽日的因果。

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 ,妥善安放 ,细心保存。免我惊 ,免我苦 ,免我四下流离 ,免我无枝可依。

但那人 ,我知 ,我一直知 ,他永不会来。

——完——

2002 年 6 月 16 日夜 raku 于匡匡の框

永远的伊雪艳

今年的冬天早早不顾一切就来 ,不成个道理。日日冷得不像话 ,太阳却出得老大 ,天 ,空前绝后蓝彻了骨。

我一向保持少食少眠的习惯 ,终日十几个小时困在电脑屏幕前。这个毕业设计已经熬了我三个月 ,头发几乎没白了去。导师三天一个电邮来查我进度 ,其他时候任由我自己消磨去 ,反正到时候交不出货色 ,跳脚的也不是他。有时我空下来会去研究院翻文献三数个小时 ,然后依旧开车回来自己房间 ,因为没地方可去 ,也没有合适人选可同去 ,偶尔有人 ,又没好的提议。

酒我是不喝的 ,于是学会了抱着咖啡杯再来看住机器。烟也不停抽。烟亦会醉人 ,久之便生出莫名幻觉 ,觉得四肢萎缩 ,突然头大如斗起来。有时会起身撩开窗帘 ,看看远处的山景及近处的霓虹 ,但我却不会站在那里过久 ,口里呼出的热气 ,一旦凝白了玻璃 ,那感觉简直寂寞。

我还不至于相信自己是懂得那么多的人。

这间大厦全封闭式 ,道具极尽奢侈华丽 ,走廊上太厚的地毯将

所有声响俱吸收了 ,玻璃太多 ,一切景致没遮没拦地来。就是那种水晶镇纸 ,透明、安静、清清楚楚 ,里面小人儿红房子 ,外面是这北九州知名静美的海滨温泉城市 ,淡泊、缓慢、滞重 ,沉闷以至将呼吸浑忘的。甚至没有治安 ,因为根本没有犯罪。如果我不犯罪的话。

每个周五我带不同的女生回来过夜 ,黑的、半黑的太大腥膻味道我不碰。中国人圈子小 ,没有彼此不是熟人的可能。日本女生就比较省事 ,都自备套子 ,且不介意尝试不同姿势跟方式。我把她们从四处捡回来 ,Mediacenter ,Cafeteria ,Languagezone ,或是下山公路的巴士站边。她们清一色地于寒风中裸露着小腿 ,颤巍巍地站在细跟的鞋子里 ,化妆精妙似只只人偶 ,一副人工的娇羞与天真无邪 ,我未曾说什么 ,她们已笑得浑身酥软或惊得花容失色。

每个周五 ,我在她们的两腿间匍匐下去 ,喘息、滴汗 ,在她们的体内迅速膨胀、摩擦、发热、痉挛、排射。每个周五 ,她们留下乱糟糟的香水味道 ,染至不同颜色的发丝 ,撕破的内裤 ,以及暧昧余温在我的床褥之上 ,或者还有高潮后的爱液。

小弟常为这些痕迹忧郁 ,耿耿不能释然。他本来已经是那样不快乐了 ,却还有无数要坚持的道理 ,用来拘禁他自己 ,因而更加苍白瘦削得变本加厉——我是这样一个不肯定的人 ,又从不为这不肯定觉得羞愧 ,不瞒过他丝毫。在他看 ,这也成为不爱的证明。不爱 ,因而便不屑于猥琐 ,不值得欺骗。

我说你当这是我周末的运动不好么。你也知道我不是清教徒 ,需要排泄如同需要进食一样 ,遵循自然。

不然怎么样呢?这世界有太多的星期五 ,太多的女人 ,而我有

太多的精液。并且 ,生命如此悠长到无法解决。

生命如此冗长 ,以至无法解决。直至圣诞的前夜 ,初见到伊雪艳。

大厦极静 ,因为在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此刻正极沸腾。偶尔会从窗际 ,看见烟花爆开 和湮灭。

师弟向往声嚣光亮 ,我则畏惧太浓郁的人气。我说小弟 ,为什么这样时刻应该在我身边的人 ,却要投奔根本不需要他的人群 ? 你以为那人群是你的人群吗 ? 那热闹是你的热闹吗 ? 前年的这晚我们一起打星际 ,去年你有点低烧 ,可我做可乐鸡你却吃了很多。你看 ,小弟 ,我记得的 ,你以为我忘了 ,我可是记得的。

电话那边一度沉默。让我觉得很严肃的沉默 ,盘旋笼罩头顶 ,规避不过的沉默。

小弟冷静的声音答 :仅仅记得是没有用的 ,至少太不够。存宇 ,这次是你傻不是我。人群不需要我 ,就像你也不需要我一样 ,但是也许我却很需要他们 ,至少他们可以让我知道我不是只能呆在你的旁边 ,我还可以有别的去处。存宇 ,你是可以叫人断绝念头的。就算你在 ,你是喜欢我的 ,我亦总觉你似不在 ,而且这所有的喜欢不喜欢 ,永远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 ,是我一直以来发的一个梦罢了。

小弟哽咽。喉头发发出揪心的喀喀的声音。这简直是令人恹气的过程 ,他一直动辄伤感 ,有太多晦涩心事。

但这一切都并不是他的新发现。就像所有事情与关系一样，开始彼此约束并享受约束，渐渐发现双方都有松动的迹象与可能。我不能说他说的不对，那都是真的。但是却该怨怼何人？如果我可以给小弟一个交代，那么我可以给任何人以交代，既然我可以给任何人以交代，那么我又何必给小弟而不是给随便其他什么人？

可惜，其实事实更糟糕，我甚至不能给自己一个将来。

你又难过了。我道：其实何苦，何苦总是想得那样多？你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不可以想太多的。

他深呼吸，清理鼻腔和情绪，果断道：再见吧。随即咯嗒切了线。

我打开冰箱，端出剩很久的一盒便当，闻一闻。

再见吧。他说。

我不懂再见吧，到底什么意思？记忆中他从来不对我用这个字。

那个脸色单纯晴朗，高兴的时候喊我 captain，顽皮的时候就随手拿起东西丢我的小弟。他总是说好吧，好吧 captain 那睡吧，好吧 captain 就要吃了，好吧明天见吧。

我知道他有一个决定，决定有时代表解脱，有时不。但迟早是来，来于极限之时，不必等待，不必抗拒。抗拒也未必有用，不见得不接受的，便不会来。

我拿那盘便当去厨房热。微波炉发出单调风扇声。电磁炉上

噗噗沸着一壶水 ,蒸气融融。四下人影不见。然则一回头 ,一个亚洲女子在楼梯间咚咚敲着门玻璃 ,示意自己被锁在当中了。

我划卡将她放出来。看她手里抓着塑胶垃圾袋。因道 :怎么回事 ,这并非垃圾间 ,再说住这个会馆随身不带卡片 ,会寸步难行。

她笑笑。随口回敬我 :你这个人 ,一贯总提醒人家已经知道的事情么 ?

我有些微微不快 ,这是暗示我不该随口教训了别人。我省得。不禁多看两眼面前的人。她依旧是笑 ,似笑非笑。陌生的脸容极年轻皎洁。这个女子 ,是从未见过的。21 岁 ,或者更年轻 ? 人颇细瘦 ,双肩削薄 ,直发散开来 ,披拂如镜。我一向是看惯漂染过的干枯糟乱的发 ,竟久违了这样一把流畅明丽的黑。

你是新迁来么 ? 我问。

这栋大厦像迷宫 ,女人简直不易居呢。她似解嘲的口吻说。因为女人少有不是方向痴呆的。

还有 ,我接着补充 :女人做事通常更不知统筹 ,水这样沸着 ,你便离开了。如果无人经过 ,你是要在楼梯间等明天么 ?

她便再笑笑。她的笑不是日本女子的笑 ,是长眼睛倏而一闪 ,浅浅一抹笑意 ,轻描淡写 ,不讨好 ,但是极妩媚。

中国人吗 ? 我小心求证。她爽快答应 : 媛。

她说她是叫伊雪艳。

于是便这般有个开始 ,自那日 ,出出入入 ,抬头低头 ,总有许多不经意碰面。

她早晚一件简单白色衬衫,虽长短有异,质料不同,但不改颜色,只在细节处变换款式,去外面时,随便加件长褙,仿佛不知寒冷。黑色直角长裤,看多次数,始察觉是皮质,不过窄窄的,含蓄服帖,一点粗犷也没了。

我怀疑她只有黑与白两色的衣裳。鞋子虽常常换,但统共都是平底,有时是靴,有时不是,不过总都要无端长出一两个码,走走便随时要掉脱似的,越发称得那足踝精巧纤细。

相信她还有比这更多的修饰,修饰在一眼看不出的地方,除出手上一枚白金薄戒和腕上一只精工男装薄表,再无首饰。当然她是潇洒的。骨子里也许还有点不易领会的难驯。

我与她来往似是因为终于可以每日说一点中文。伊雪艳来在隆冬。她来了,共用厨间的电炉上就总是一壶滚烫的水氤氲冒着暖气。

我说不明何以她入乡却未能随俗,难道不知日本人通常都饮水喉直接流出的冷水么。她却笑称自己是一定要喝口热茶才幸福的人。我又问她何以甘愿舍电气水瓶不用,竟倒花工夫跟时间为去烧沸一壶水?她做个一言难尽的表情,慎重想想,告诉我说那是因为等在等一壶水开的时间,她尝觉得日子二字。

她说:我也并非特别地爱茶。只是来到这里,人情已经是这般冷了,再算冷的饭、冷的水,这样雾障重重冷得蚀骨的冬天,也就只有茶了吧,只剩下茶还仿佛可以暖暖这如狗的生涯。

她说的道理我不想费力去懂,但她做茶的道具是精致齐全的。

次次不厌其烦,林林总总地摆满了案头。但她其实根本很少喝日本茶,亦不拘茶道,她说她不懂那些个,因为太过靡费、太靡费礼节。我觉得她矛盾得厉害。一方面费事弄得这样铺张了,一方面又不肯学人家脾气学到底。

我笑她。她也笑,讲这才是感性与造作的区别。于是我投降了。

我喝她那不造作的茶。

我不知茶的贵与贱,品质高下以及味道的微妙区别,尝来都是一味的酸和苦涩,她的红茶是不加方糖与奶的,却总浸着小片柠檬。我想这也许是她怕胖,但估计也不是。

渐渐,我们喝茶的地点由公共厨房散至各处,遍及公共起坐间、国际电话间,然后是公共洗衣房、公共电脑室,就像我跟她那很公共的关系。

这上下谁不知道杨存宇新识了伊雪艳?这个会馆能有多大?

她常做杯茶,然后小心托着,长路迢迢来寻我。于是不管做着什么,大家放下手中活计,便就地聊一阵子。这种端茶递水的事情她做得没架子、不介意,反让我不禁有时要留意她的表情,总是很安宜,似乎还带着些许天真的神色在里面。

我简直要失落。男女之间太坦荡,不玩游戏,不躲迷藏,完全不当我是陌生有吸引力的男人么?我不是没暗下里打过她几分主意,况且会馆里也开始有一些风传,寒假尚没完已经很面目全非。我名誉是不好,也许根本也没有什么名誉了。虽说这样,我很清楚,伊雪艳,远不了,近不得,终究不是能造次的女人。倒是她,白

白跟我惹些闲言秽语 ,却不甚上心的样子。

她来谈天的样子颇为随性惬意的 ,并不夸夸其谈 ,但也很能坦坦而言。伊雪艳修着一门映象人类学 ,我想这于她是很合适的。这样散漫的学科 ,一个出名散漫的导师 ,并不需要研究出些什么名堂来 ,只是把前人的调子重复 ,直至相信那些就是真理。隔些时间一票人拉队出去胡拍乱摄 ,名正言顺地往外跑 ,说是取材。我看过她们自编自导的实验短片 ,像所有蹩脚的电视剧一样 ,临最后 ,甩给观者一个似乎蕴涵无限深奥的思索 ,叫人云里来 ,依旧回到云里去。

但我没够胆量贬薄她的行当 ,她是会上来抹我脖子的。再往后知道她的年龄 ,和我却是同年 ,我又不敢相信 ,竟然 27 岁了吗 ? 即将修完大学院课程 ,可是年轻在她的眼角唇边 ,依旧很丰盈。高兴起来的时候 ,神情更稚气 ,仿佛小回十字头年纪去了。我一直当她是 不知哪一届的学妹 ,这下子弄不好 ,变成学姐也大有可能。谁知是怎么一回事 ,自从识得她 ,我突然变得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 ,动辄大惊失色 ,张开大嘴 ,眼镜随时要堕地的那种。多么让人气馁。

及至二月天气 ,稍有转暖的迹象 ,花虽未开 ,风已不再冰凉。是有这样的人的 ,春天对于他们 ,来得总比一般人要早 ,正如秋天去得也比一般人快 ,那便是所谓的伤春悲秋了吧 ,我想。伊雪艳已是一派春装了 ,这样讲并非恰当 ,其实所谓春装 ,不过就是在那无尽的白衬衫之上 ,加一块纯色羊绒披肩。披肩这种衣饰根本不算

得衣饰 ,我先前以为 ,但现在却颇为改观了 ,不知道这个女人还能再让我有几许意外。

春假是叫人无所适从的 ,而这里不过似是伊雪艳蛰居的一处洞穴 ,她仙踪缥缈 ,昼伏夜出 ,也许这样能平添几分若即若离的况味 ,但她又与谁是亲近的呢 ?或许根本不曾有这样一个女人。

我开始去她的房里坐坐。

真的是坐 ,在地上 ,连说话也骤而减少了。

她房间东西很琳琅 ,但是归纳得好 ,并不感觉空间挤逼。一只半人高的 Doraemon 大刺刺坐在她床上 ,墩墩有憨态。到底是女人 ,我想 ,到底喜欢这些玩意儿。

然后很多的书 ,都是我一辈子不会去看的。更多 CD 光碟 , MD 磁片 ,占满了架子。我约略翻翻 ,类型多且杂 ,但最多的是 R&B 及 Newage ,只缺乡村跟白人骚灵。我问为什么 ,她说嫌嘈吵。这是什么话 ?

不过我也不听古典。人总有他不听、不看、不吃的东西。还有不爱的自由。

她又说日本歌手也一概不听 ,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音乐。可是 X Japan 她倒是收着一整套 ,常常拿出来放个锣鼓喧天。重金属她也听了 ,是不是噪声 ,看来全凭她一己裁夺。

她是个终究要吃亏的女人——连听支歌也要有这么些挑拣和讲究。肉割不正不食 ,凡事搞得也太清楚了 ,好与恶 ,无端地非常激烈。

不过我总归是依从她的。不然连这些事情也要有原则不成？

于是她另有结论——存宇，竟然不知道你是随便还是包涵，你似乎不懂得和女人争。

笑话，这件事我一直的看法是：若想征服，先须安抚。我不见得对什么女人都大方，除非我这次真的是有更深沉的企图。莫非这次是？

我谦让的结果，一个叫做 Enigma 的乐队统共出了四张大碟，翻来覆去地听，成了我和她每天的伴奏曲。一把几乎叫人沉沦的女声，虚无缥缈的嗓子，不住喃喃倾诉着：silence must be heard……，silence must be heard……

仿佛打算一直唱到无尽的天光里去。

我凄惶得要哭出来。

我把功课也搬至她房里做，有一搭没一搭，也拿她的笔记本玩玩联网游戏。她自管自，背我面窗，头抵着玻璃，阅读的间隙抬起脸来，看一会海，看一会天，续一轮新茶到我的杯里。

我自己都不相信，跟女人亦可以这般安静地发展关系了吗，竟然？

经常地，我恍惚闻到空气中第一丝春天的气息。我说那是春天的气息并非我格外懂得分辨春意，只不过因为那不是冬天的气息罢了。到后来又发现有误会，根本不关春天一回事，是身边伊雪艳，静静如一棵花树，静静散着淡香气，似有若无、游丝缕缕，一旦刻意追迹，瞬而无迹可追。

其实明明也不是任何一种花的香，仅似是一点清水漂涤之后，

残余下的脂粉气 ,混合着些些皂的味道。我难理解通常小说中的污糟男子 ,却个个精于刻画复杂气味 ,何以我没有 ? 然则我一朝知道那香了 ,以后无论阔别 ,如若再来我依旧将认得。而是不是从此后 ,但凡春天 ,便都成了这样的一种香氛 ,永存于记忆的鼻腔之中 ,不断复制和温习 ,只因为这年闻得实在太多了呢 ?

暖。我唤她。

嗯 ? 她回神来 ,扭身朝我。

你用的 ,这是什么香 ? 我问。

她复又眯起长眼睛 ,皱皱鼻子 ,算是笑笑 ,同时手指衣柜处。

我们之间已经这样地节约言词了。

我探头过去看 ,见一只米白藤编深口篮子 ,里面盛满黑色细磨砂空瓶 ,去了盖 ,大大小小 ,相同式样 ,相同字样 ,写着 :CK be。原来是这支香水 ,这样蔚为壮观地陈着 ,又是这样一种用法 ,想必是用了不知多少 ,用毕了 ,瓶子亦不舍得丢 ,如此拿来充了熏香。这个女人 ,我慨 ,这样铺排她自己 ,简直对自己怜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立定心意要教人叹为观止 ,她真的做到了。

她是从这样的香中走出来的 ,于是这香与她也浑然了 ,她随身带着她自己的世界 ,为着跟外界起一种隔绝。然而这香味是不张扬喧哗的 ,如锦衣夜行之人 ,却也有一种低调的夺目。但为什么从前我竟是浑然不觉的 ? 难道是我的鼻子也冬眠了 ? 还是说 ,我的心思 ,以前忙不迭开门迎来送往 ,现在突然淘净了 ,只请进了这一个女人 ,再无暇他顾 ?

但二月十四那天 ,我依然有许多巧克力收。我对那花纸下面的缤纷糖果 ,兴味索索——无疑我是这么地受宠 ,女人们欢迎我。但到底是我玩着那些女人 ,还是被那些女人玩了 ? 这是个不十分愉快的发现。

不 ,我也不郁闷 ,我只是有一些无聊 ,拖着一个叫做尚子的女孩 ,四处晃荡。她们的名字一概的如此乏味 :不是尚子 ,肯定是洋子、容子 ,不然就理惠、久美。连个叫诗织的也没。

至夜色垂下 ,掌灯十分 ,店铺的灯光都很晶莹。我们挨家溜达过去 ,最后 ,在一家 Lawson 的便利店外 ,隔着自动玻璃门 ,我看到伊雪艳——穿一件制服围裙 ,长发盘上头顶 ,立在收银机的后面。一张素面 ,衬着额角溅起的碎发 ,仰起看着她身边一个颇有些年纪的男人 ,神色几近温柔。那人说了些什么 ,于是两人便都开怀笑了。他们是彼此欢悦的 ,伊雪艳的笑容更娇爱俏丽 ,是我所不曾相识。

玻璃门开开合合 ,有人进去了 ,有人出来了。我立在槛外 ,踏不进去 ,也离不开。我为那番属于人家的温柔 ,无端地有片刻心折。

原来这便是她夜间另一所去处。

她白天慵懒地吸收人间气象、天地精华 ,只为用来在夜间凝神屏气 ,全部绽开吐露给这个男人。

我扭头打发尚子走 ,叫她自己回家去。

她虽不情愿 ,但是识相 ,同时还知道在我这里并不是要讨什么自尊。谁说日本女人没有一点好处 ?

我一人 ,摸出烟来 ,坐在路边台阶 ,一支续一支。

伊雪艳出来的时候 ,已是夜 11 时多。我发现我一直在等她。
她看到我 ,露出一个惊讶的笑 ,给老朋友的那种 ,顽皮、友好。
但是温柔呢 ?

她擂我一拳 ,很豪气地道 :真好 ,我正饿了 ,这下有人陪我一起去吃拉面。

我做一个恍然大悟的样子 :还好 ,你不是要吃我。

我们串街过巷去寻一间面屋 ,看得出她又是行家 ,东家不进西家不迈的 ,非找那间合理想的不可。

终于在一条巷尾被她搜见 ,进去的时候 ,她跟店主人亦是熟识的 ,招呼打得惊天动地。

等到择好座位看餐牌 ,她也不啰唆、不虚让 ,不讲什么要我拿主意的话 ,一边自己做主张罗了来 ,一边解释给我听 :来这里一定不要只记得猪骨拉面 ,他们家的味噌是祖传密制 ,叉烧也肥瘦相间 ,薄嫩透着几丝粉红 ,那是夹着些生来吃的 ,没有点功力煎不出来的。

啤酒当然要挑麒麟来喝 ,朝日到底太寡淡了些。

这配餐的辣泡菜 ,是从韩国直接订来 ,不然你说怎么值得我花一碗 600 常常来光顾 ?

云云.....

我唯唯诺诺。

你一定以为我是精通吃喝玩乐的 ,对吗 ?她好笑地看着我 ,举举手里的啤酒杯 ,扬脸当是水一样 ,一喝一大口 ,然后眯起眼睛享受滋味 ,唇边犹沾着些酒花儿 :其实不 ,我不吃正经日本菜 ,只爱他

们的面。他们的食物都是那样的冷和味薄 ,只有拉面那样浓白的汤汁 ,那样道道工序精心调和配 ,那样趁着腾腾热气大口大口地吞 ,让我觉得舌头舒泰受用 ,暖心又暖肺 ,至少 ,这辣椒跟红姜 ,只要吃得下 ,是可以随你放个痛快。

我看着她把半瓶辣椒撒进面里 ,用一种随心所欲的顽童姿态。

我放了筷子 ,点了烟 ,吐一口说 :今晚你似乎食欲不错。

自然 ,她承认道 :我食量更惊人 ,你有所不知而已。还好我自己养得自己 ,理想又最简单不过 ,我甚至都不想老公太能干 ,比我能干一点就行。毕竟我自己将来也是要迈出二门挣钱的 ,而且我一定挣得来 ,且挣得高尚漂亮 ,并不曾妄想过要他来给买花戴。

你这话说得逞强了。我不以为然道 :虽然我知道你是拿奖学金过活的。但到底你是女人 ,多个人帮你不是只有好 ?老公是自己人 ,何必你呀我的 ,分那么清楚。老婆也是自己的 ,将来不止买花给她戴 ,而且是一定要养活的。

罢罢 ,被你猜穿。我不过白白虚张一回声势。原还以为我内心有如黑社会 ,无人胆敢走近一看究竟。你区区文弱书生一名 ,却这样冒失地来了 ,自然早晚要落了盂在你的碗里 ,此时先分小女子一杯羹在此吧。说着她手势到伶俐 ,飞快从我的碗中掬了片叉烧走了。

我被她的邪门歪道小把戏惹笑 :算了 ,你不是食量好 ,我想你只是觉得快乐罢了 ,在今晚。

善哉 ,善哉 ,我发现你用了非常严重的字眼。她说 :快乐 ?谁知道呢 ?只是这样的年纪 ,再谈这两个字 ,未免虚妄了些。我所追

求的 ,不过只是不要太愁眉苦恼而已。当我 17 岁 ,我为得而喜 ,为失去而丧气。但是今天 ,你是明白的 ,也许就是这样 ,终日不绝的咬噬性小烦恼 ,应接不暇 ,防不胜防的 ,像周围的水和空气 ,见个缝隙就渗进来了。

谁说不是呢 ,我说 :有时真的是要叫人觉得灰心。不知自己到底要斗些争些什么 ? 这种营役苟且 ,谁知到时是否一场徒劳 ?

灰心 ? 呵呵 ,你太乐观了 ,尚且还有心可以灰呐。她自嘲地笑笑 :你见过夏天的苍蝇 ? 打不完的。我从来都未曾怀疑本来已经够坏的事情会去到更坏、十分坏、再坏和不能再坏。逃跑我是不懂得的 ,若果真无途径改善 ,也只有拳头握紧 ,牙齿咬碎 ,死忍 ,忍死 ,如此罢了。

话题无缘变得沉重了。

我不喜欢沉重 ,我还没看够 ,伊雪艳如晴天晚霞一样柔和的脸色。

她举举杯子 ,拿杯底照照我 ,她独自喝光了一升啤酒 ,双颊飞上粉红 :你看 ,至少今朝有酒 ,至少 ,我知道此时我面前的人 ,对我是抱持着善意 ,还不够么 ,已经很有理由心情愉快了。

我没见过如伊雪艳那般 ,忽而由爽朗转至静柔 ,忽而自佻达转至淡定 ,有时是随和 ,有时是满不在乎的女人。这肯定是个危机 ,不是危机是什么 ,我竟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女人。自见了伊雪艳 ,女人反到日益神秘 ,难以破译了。

还有星期五 ,原来也不是那么多。

我发现她的行藏 ,于是晚间多了新的事情可做。常常看看表够了钟数 ,便做散步 ,徒步 20 分钟走过去那家店。等她下班。然后二人同去吃碗面。及至将每一种口味尝遍 ,我依然时时为她所取笑。无疑我对吃是笨拙的 ,酒也喝不豪爽 ,但那些把式 ,若一一演练纯熟了 ,我岂不是要从伊雪艳处出师。我不要出师 ,我不过要些陪伴。

我想我堪称良好拍档。

三月时节。樱花开遍了。连我也觉得一点欣欣向荣的意思。用中文想 ,就是叫做烂漫了吧。

伊雪艳又开始频繁外出。我又开始少见她的面。

她一动一静 ,像是有她自己的季节 ,倒让我从日子里 ,体会到些奇异节奏。

伊雪艳早早出门了 ,伊雪艳开门关门 ,伊雪艳衣衫窸窣 ,锁匙丁当 ,或是乐声骤而涌出复又随着门响瞬间断绝。

我知道不过只隔着一走廊 ,她便这样近地存在着 ,因而有一点模糊的安心。

有时伊雪艳晚归 ,路由我的门 ,总会突袭地推开 ,同时探进头笑喊 :临检。这可能是群居生活的真谛 ,她当我是兄弟了 ,连避忌也没有。

也有的时候 ,一推不开 ,便接着阵乱七八糟野蛮敲门声 ,我赶不及去开 ,一本《新潮周刊》 ,或是一盒半额便当 ,就静静挂上我的门柄 ,等我验收。甚至有时是半颗卷心菜 ,或者麦当劳免费玩具

一只。

我一筹莫展。

只有竭尽全力，一路发展这段君子之交。简直欲罢不能。

可笑。我甚至不知她电话若干，门牌几许。因为一直没有必要。

一日狂风。几乎要漫过人眼眉去那般，一天浓稠黑云，整日压上窗边。

我想往伊雪艳房间稍坐，敲门无人。她依例出去了，在这样糟糕的天气。

我无端有点情焦意躁。直把颗心捏着、哄着。熬过下午，听到对面零星声响，有男女轻语。细听语调不快，却似是争执。最后一把倔强女声说：请回去吧。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一直一直讲，那样低回的，只这一句，不急促，但极坚定。

我知是她回来了。竟有些终于的感慨。开门站出去。却不由一声低呼。——我无法形容我的惊讶。她的发，统统不知其踪。当然，有些女人光头亦不难看，当然。我只是惊讶。她这样出人意表，一向遭些非议，这下岂不更是众说纷纭了。

伊雪艳憔悴疲惫，小脸苍白寒凉，但双目清醒，静定肃穆，如尼。一旁立着名男人，满面焦急灼痛，还有一种无可奈何，鬓旁已花白，见出些年纪，但身姿依旧矜持。是上次那一个。我还记得。

那男人看我一眼，吞吐片刻，欲言又止，终归怔怔转身离去。

伊雪艳僵直双肩即刻懈下来，仿佛一口真气失了去，默默转身

抽卡片 ,默默开了门 ,我随她身后默默跟进。

也许我的劝说在这时分终显得苍白徒劳 ,但无法不开口。

我说 :雪艳 ,何必执拗 ,根本你一早有准备 ,知是这样结局。我也不说那些利与害的关系 ,你若不求得太多 ,什么尽也够了 ,看得出他喜欢你 ,但面对你的倔强 ,他有力怕也用不上吧。

存宇 ,她苦笑了。想不到幼稚是你。学院上下不敢说 ,但中国人圈里 ,谁个不知伊雪艳靠了日本老头子。已经年余 ,当成逸事来传。只怕你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不知情人。人家嘴里我早就风骚又卖国了 ,看你一直神色坦然 ,还当你是格外包涵 ,我倒要不好意思 ,你竟这样纯情。

我抱头。简直可以写成书。风云杨存宇际会传奇伊雪艳。

真的 ,你莫讲笑了存宇。她继续嘲我 :况且你说喜欢 ?或许吧 ,在当初。起码不是不喜欢。有一种阶段叫做当初 ,当初 ,一切事情都是好的。那时我尚令他觉得一种新鲜的想像跟刺激 ,他为我眼瞳中反射出他自己的影子陶醉不已 ,他那宝刀尚未钝去芒刃 ,竟然能够弹压一个足以做他女儿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毕竟还不丑。他那按部就班、乏善足陈的人生 ,偶尔一两个走音无伤大雅 ,没有变奏才是真正失色。在他余下的日子里 ,除了偷情之外 ,还有更具意义的事情可做吗 ?如果还不大麻烦 ,如果还不至于吃亏蚀本 ,何乐不为 ?让一个女子神魂颠倒这样的事情 ,再多 ,也不会太多吧。

我还以为你爱他。我说。

你以为在他那样的年纪 ,需要的还会是爱吗 ?不过一些情趣罢了。他现在唯一不缺的 ,恐怕是责任。他一辈子负够了责任 ,现

在 ,他愿意关心我而已 ,只要这关心不是无条件的 ,不是无限期的。一旦有天 ,这关心变得太累太花精神 ,他还要继续关心我吗 ?

我摇摇头。我叹伊雪艳。

道理是明显的 ,只是何必这么精确露骨讲出来。

事事看穿 ,有时又有什么幸福可言 ?

你这个女人 ,太聪明可怕了 ,男人会畏难而退的 ,知道么 ?

哈哈 ,她忽而拍手笑了 ,仿似极开怀。丁东 ! 正解。她道 :我是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女人 ,我以为自己越曲折堪琢磨 ,就会越多花费去一些男人的时间 ,通常男人只会在意那些自己投入过财力和时间的关系与女人。于是我妄想拉长男人这种探索我的过程 ,也许玩味着 ,分析着 ,忽然发现已经一辈子了也未可知。谁料到 ,男人个个弃题脱逃 ,到底是他们太少有耐心还是我这道题实在太难了呢 ? 你告诉我 ,存宇。

雪艳 ,你是二难推理 ,没有正解 ,又都是正解 ,或者说正确答案太多 ,哪个是真正的你呢 ? 那些原来打算领着你的手一辈子的男人 ,也许走到头 ,也没真正认识过你。不是男人怕解题 ,是早看清下场 ,于是及早抽身 ,还不至血本无归吧。

我以为这只是玩笑的话 ,但是似讲得太有道理 ,不得不叫人犹豫它有几分真实。雪艳忽然静默下去 ,半天低头不作声、不响动。我开冰箱拿罐啤酒递到她手 ,她亦不接。片刻 ,伸手过来抓住 ,却又不放。她那样举着手臂良久 ,以凝固的姿势 ,并不看向我 ,只管垂着头。我知道她是难过了。我还道她只是难过罢了。忽然有颗沉重眼泪砸向地面 ,接着两颗 ,三颗.....

我讶异了 ,我以为她不会哭。她会怒 ,应该有时也会骂 ,但是她是会泪不轻弹的女人不是吗 ? 如果一个从来不哭的女人有天突然哭了 ,应该如何去安慰 ?

我的孩子。她终于仰起脸来 ,斑驳泪迹 ,面色却已平静如往常。道 :也许不是孩子 ,只是我体内一组细胞 ,今天被刮除了。存宇 ,我总是不愿意相信 ,我难以置信我的运气一贯如此的坏 ,但竟总是真的。

我吃惊 ,但不能作声 ,因为不能肯定 ,自己是她的好运抑或是劫数 ? 或许什么都不是 ,或许若果能不坏 ,已经算是很好 ,已经够万幸。我一直都在她处喝茶 ,听她笑语 ,看她笑颜 ,混迹这么久 ,也都没帮过她什么 ,甚至还曾经觊觎过更多。

如今她困顿 ,我忽然发现我竟觉心疼 ,我开始不太认识我自己 ,何以优柔若此。

我叫她去床上躺 ,然后翻箱倒柜找她的红枣百合 ,准备煮点粥来。她也很服从 ,没有什么感谢的话 ,只视线来回跟我 ,这里那里的。

存宇 ,也许只你肯这般为我忙呢。她幽幽开口 :人人都误会了。以为我这样的女人 ,不过是为一点钱。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他。其实我何必跟任何人解释 ? 是的 ,他有了些年纪 ,可是我却是爱他的年纪。就像他喜欢我 ,也是为着我的年纪一样。

我不作声 ,她很少辩白 ,或讲自己的事情 ,也是一种含蓄的脾气。

她道 :我看他 ,老也好少也罢 ,不外也就是个男人 ,是不是说一

个男人上了年纪便不再可爱？其实我比他自己，都更不愿意承认他是个老头子。承认这点无疑是要我承认跟他的距离。我一直憧憬比我年长的男人，下限是一岁，上限没有。我需要一个令我仰望以及言听计从的人，他在的时候，我便停止使用我的聪明，因为他的聪明可以令到我的聪明，变得根本不算什么聪明。

我第一天去那里上班那日，发着轻微的低热，汗流满背。客人扰攘，收银机哗哗响，每个人忙得没有时间看顾我。他来到我旁边，什么也没讲，只是点点头，然后笑了。我喜欢上那个笑容，于是一直做下来。

在我日语还很初阶，还不很健全的时候，他是唯一懂得从不打断我，把我的话听到尾的人。于是我得以学会如何运用它来撒娇发嗲，博取欢心。甚至用中文我至今都没能掌握的这门技能，我却用不属于我母语的语言，将之发挥运用得很完善，很淋漓尽致。

你在笑我了是吧？存宇。

她并没有等我回答，一个人说下去。

我喜欢他。他是有样子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在很多男人里面。我没见过他累，随便点的姿势，稍息或是靠在哪里。我甚至记不清他坐着的样子。他是清爽干净的，衬衫永远雪白，有笔直的袖线。他今天在制服下面换了双运动鞋，黑色，样子普通，普通到我描述不出，但他穿起来仍很倜傥，有一种风流和气度。

他们都怕他。他是微笑的暴君。但是我不，因为我也骄傲的，同他一样，我的品格是可以与他媲及的。我很平静地喜欢他，见不见都好。且保留着心计和警惕。我甚至可以与他负气斗嘴。

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的倔强坏脾气便来了。我有我的方式来折磨他 ,甚至我从不真正地请求他。

我就像他早晨起来压歪、睡坏的发型那样 ,是怎么也不肯伏低的那绺头发。除非他把我打湿重新梳过 ,但是他会把我重新梳过吗?他不会 ,那是要付出金钱 时间 ,以及感情和心血的 ,有失败的危险的 ,对于他这样安稳理智的中年 ,是得不偿失的。

于是他对我一直宽纵。我们的关系不是不暧昧。至少我自己觉得如此。暧昧有时候是很好的 ,代表一种含蓄 和永不言破的清醒理智 ,还有一些梦不会醒来的安全。

我知道我不会再次爱上。因此还好 ,我不会心碎再一遍。

我说这些你能懂吗?存宇?她质疑地看住我。

是的。我不以为然道。你不会心碎。但是你却为了这个人吃苦 ,甚至今天你哭了。

不 ,那不是哭 ,更不为他。她矢口否认 ,我只是感怀身世而已 ,我告诫自己要永远只为自己流眼泪。有一天我老了 ,有一天我就要死了 ,或许有一天我突然厌倦了 ,有一天我发现我等的人不会出现了。我便不会再有眼泪。说真的 ,我怎么会为了这个人的钱呢?我不过要他一个肩膀 ,要他一个怀抱罢了 ,我也不要他给我一个屋檐。

我跟他闹别扭 ,直闹得人人都看出我们的反常了 ,毕竟他是上司 ,何以容我这般的放肆?有一天也是个晚班 ,快要打烊了 ,我扭头去看挂在收银机后面的钟。他留意到 ,因而问我腕表哪里去了。我不过随口说 :‘坏了。’其实也不是真的坏了。是电池用完了。

然后 ,第二天再上班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精工的男装表递给我 ,说是自己早年的旧表 ,现在一时不用 ,就想起来送我戴吧。我看了看 ,明明是新品 ,却非要这样拐弯抹角地来 ,欲盖弥彰。于是嘴上也没说什么 ,也没再犟 ,就系在自己腕子上了。我是真的累了 ,不知道一直以来自己在争的是什么意气 ,我仿佛早就在等这天 ,等着被他收服 ,已经等习惯了。或许也并不是等他 ,但我明白到他对我也有的心意 ,这并不是一块表的事。

你明白的 ,存宇 ,我知道你明白的。这根本不是一块表的事。她本来呆呆地看住天花板的 ,此时突然别转过来瞪着我。

但我想她其实不是那么肯定的 ,如若十拿九稳了 ,又何必来向我征询 ?既然不关一块表的事 ,那还说不是感情 ?我夺下她手里的啤酒罐 ,命令 :睡吧 ,一觉醒来 ,该走的人走掉了 ,该留下的人留下了 ,病痛好转 ,肚子饿了 ,好吃我煮的粥饭了。

闭眼。我说。

她迁就地笑笑。听话合上眼帘。

伊雪艳累极 ,任是平日里那挥洒样的女人 ,此刻却拥被熟睡如婴。耳朵透明似小小一颗贝 ,别四颗钻石耳针 ,设计至简、大小不一、似碎的流星。我不禁生出些怜惜 ,想伸手为她拉平被头 ,心下一顿 ,手也犹豫了。也许她吃亏就在这 ,她永远教她身边的那些男人觉得吝于敬献殷勤跟温情 ,关爱多了 ,她便更骄横自由 ,何况即便没有人来惜来疼 ,她亦是永远地鲜活。

我惯性地拉开长帘 ,少许拨开玻璃 ,看见一窗暴怒的海、阴沉

的天。站在那里一会儿，风夹着盐腥尖叫着不住冲进来，直激得人眼泪欲出。

这个女人，不该看这样多的海，实在是，太寂寞了。

室内灯光漫涨开来，可见是黄昏最后的天光也隐灭了。这时分，此情此境，我忽而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前面是罔罔可现呼之欲来的风与雨，后面是熟睡的伊雪艳。

我心里叹，生命也可以是这样短和简洁，假使天不再明，夜不再白，而我如此坐着，坐下去……

真正春天到达的时候，伊雪艳顿然失了欢颜。她一个人，是冰水淘出来，太阳偌大，但晒不融。心无属，意阑珊。很少再听到她大鞋子突沓突沓奔在厨房洗衣房里，只是隔条门隙，看她将小灯越燃越晚，有时彻夜有音乐声，细细碎碎，淅沥至天明，Silence must be heard……她走火入魔了。

我不得已去敲她的门。这样下去她不疯我也要疯。

很久她来开，表情很平静，无事人一样。

我说你不要这样，独自一个人想不通什么的，你和我商量，我也是男人，有什么，你说给我听。

她温和地捋捋我额前的发，顾左右而言他：多好的头发，又黑又倔强。以前我也有的。多好……多顽强……

突然疼痛袭来，眉间上、心里头。她不再哭了。她说过她不再哭了，就说明心彻底灰了。她是应该幸福的女人，我想起这世界上很多愚蠢的、造作的傻女人，那些曾经上上下下我的床的露水女

人,她们是不会心灰的,她们哪里有心呢?

我很冲动,一下子就冲动起来。我用力卡着伊雪艳的手腕,我说:还有我那,我总是要你的,等有天你觉得真正好了,什么都忘却了,你就到我这里来吧。

伊雪艳忽而笑了,灿如春花。也许她看我要哭,因而不得不笑了,反而安慰我:你现在糊涂了,我不跟你计较。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且自己去吧。我总会好的,不会一直疼下去。那就不是客观规律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想,要决定。不,我不打商量的,跟谁都不。别忘了伊雪艳一直是那么坚强的女人,以后还要继续坚强下去的。

我突然如被人抽取了肋骨般的软弱。

春假最后几天,我去了趟福冈,做毕业前最后的恳谈和答辩。因为关系就职大计,同时邀请了多家业界的高层。三天时间赶得匆匆忙忙,白天一连数场 presentation,面对着那些表情节俭的高层人士,循环,重复,讲着相同的内容。下面的面孔是更迭流动的,只有我站立的位置不曾变换,在幻灯以及电脑投影的光影明灭之中,只觉得唇焦口裂,以及浑身阵阵虚脱的乏力。

导师倒一改常态,话多得车载斗量,每天跟着秀足场次,在他的社交微笑与点头哈腰的间隙,我分明地看出年纪二字,小老头满额油汗,金丝眼镜镜片上,尽蒙着纷乱杂陈的指印。

直至将返的头晚,我在博多站前的商店街徘徊。百货公司的吊娃娃机各色玩偶满目琳琅,只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坐下练习,研究

如何擒获一只绒毛玩具。最后 ,在一家弹子机房的噪声中 ,我拉住一个向外走的小子 ,几乎是用喊话的 ,以我手里相当于原物价值三倍的筹码 ,换到个半人高的充气 Doraemon。

然后我找到间招帘拂动的小面店 ,是那种门脸店名都混沌暧昧的 ,在长台前面坐下 ,叫了两碗来 ,独自慢慢吃 ,仍是不惯用勺 ,仍是将汤尽啜完了 ,留下稠稠的面在碗底。这是我不专长的领域 ,味觉是件奢侈的事 ,我已生疏那样的情调了。我想伊雪艳是不一样的 ,她是明白滋味的人。

我警觉我是在为这女人花费精力与钱财么 ,但同时又觉得伊雪艳值得这所有的一切或更多。她是什么都不要的 ,善心 ,还是恶意 ,人给的 ,她都受了。该化的化去 ,该留的留下了。或者相反对于那些欺与骗 ,还受得更镇静坦然些。

我再一次去扣她的门 ,这次很快就开了。

什么时候她变得整日在家了 ?

我皱了皱眉 ,没说一个字 ,蹲下去开始用嘴吹那只 Doraemon。我知道自己一定涨红了面 ,我就那样不停地吹 ,头昏、眼花。我也不说什么。

伊雪艳站在那里一手撑着门 ,看我。

看着看着她说 :你疯了 ,存宇。这样大的东西 ,是用嘴吹起来的吗。说完过来拉我 ,要我起身。我不理 ,甩掉她的手 ,只是吹 ,吹着吹着发现自己心乱如麻 ,我也不知自己委屈什么 ,莫名其妙。

然后她也蹲下来 ,伏上我的肩 ,静静哭了。

那夜我没有走。我搂着她 ,两人挤在她的小床上 ,合衣 ,我们

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我的脸贴着她的脊背 ,真正地睡觉。

转眼开了学。学校成了游园 ,处处人影。杨絮亦开始飞。我怕这蒸蒸日上的喧天人气 ,嘈杂地 ,叫我出虚汗。

我一直钟爱阴天 ,讨厌晴天的万丈金光 ,直把人照到原形毕现 ,化为脓血。

我开始把伊雪艳带在身边 ,开车载她 ,俨然如情侣。这样闲杂人等不好意思上前打扰 ,算是另一种与世隔绝。

也许很多人想不透 ,何以杨存宇突然尘埃落定了?但是我跟她心里均再清楚不过 ,这是一种要好 ,仅此而已。我变得节制守礼 ,她是不能轻易碰碰的女人 ,碰了就可能伤了。我耐心等待 ,等她腾一块位置给我。

至少 ,等到她长出新的发。

那晚放课 ,我们约在生协门口等。下了点小雨 ,因而又有点湿雾。我必须赶在大雾腾起遮断公路之前 ,尽快下山去。路灯已起 ,但视线昏朦。远远走来三两人 ,我搜索辨认着伊雪艳人影。待那批人愈走愈近 ,近至不能再近 ,我却呆了。始知天下有巧合二字。毕竟 ,这校园能有多大?

我知道人活着不外是相见。在此地、彼地、随便某地 ,不停地遇见。

我愿意安排一次遇见一人便足够了。

但生命的空间真的如此窄小。人物接二连三地登场 ,场次纷

乱 ,我应接不暇 ,终至不能思考。

当小弟和伊雪艳同时站在我的面前 ,尴尬匆忙中 ,我牵住的是伊的手。

我看到小弟脸上的犹疑不定 ,继而错愕 ,接着是一丝讽刺的冷笑 ,一种世界塌陷 ,受伤决绝的表情。

我几乎是拉着伊雪艳夺路而逃。不能停 ,向着停车场方向疾走。宛如心慌做错了事。我后悔我已看到的太多 ,我但愿我一生没有目睹过那样失色的脸容。

这次我是真的辜负了他。以前的那些不同 ,那都是玩玩的。

当这段关系开始 ,注定就是有天我将背他而去的结局。他必定是心清如镜 ,知道被判的是死刑 ,不是无期。只是他从没想到 ,这结局来得如此没有尊严。

我竟从未爱过他。虽然曾经一度我以为我爱。但是今天我确信我没有拉错人的手。我选择了 ,情急之下的选择 ,永远是最本意的选择。

我想起三年前夏天 ,去露营的夜晚。大概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情 ,我不会喝酒 ,却逞强醉了 ,混闹一轮 ,就倒头睡在泉边的大石上。其他人只管痛饮狂歌 ,是小弟 ,这个傻傻的男生 ,一夜坐在我的旁边 ,未曾合眼 ,褪下自己的 T 恤盖我身上 ,喂了一晚蚊子。我神志忽而清晰忽而混沌 ,只听见头顶拍拍打打 ,是驱蚊的声音。后半夜 ,人声寥落 ,恍惚睁开眼睛 ,只看到小弟关切与痛惜的眼神 ,俯看着我 ,笼得我风雨不透 ,暖得我胃里的酒 ,都化成了眼泪 ,一口一口 ,默默吞进心里 ,四下横流。

小弟把他的手 ,热热放上我的胸口时 ,我没有拒绝。

我还记得的。只是我终于是背叛了那样的眼睛了。

我让伊雪艳坐到后座去。她亦没说什么 ,一切很了解 ,默默从后门上了车。

我哭了。不想让她看到我的眼泪。这眼泪是属于负心者的 ,她分担不了。

雾越来越大 ,渐渐都看不清路了。

那夜我辗转了。

第二天起床来 ,开车去了旁边的城市。跑到最大的百货公司 ,看了一款戒指 ,细细的 ,没有什么款式 ,应该配伊雪艳。

我拐回头来找她。她又在家。依旧是打开门来 ,给我一个平静的面色。

我没有准备 ,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只有无话可说的时候才需要准备。

我把戒指放她面前 ,干脆说 :你戴上吧。就把以前那个摘下来了。以前作为以前 ,无论如何是过去了。我知道你是要有一个指环来圈住的女人。以前你等男人的承诺等那么久 ,等得最后他们一个个负了你 ,久得熬尽了精气心血身家性命 ,该累了。也许你等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出现 ,现在轮到我在这里 ,虽然不好 ,但就是我吧。

我听见自己接着说下去 ,我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地需要有人听我说这番话——你来了 ,我总是额手称庆 ,我常想与你这么厮守着

厮守着 ,生命便短去很多枝节 ,转眼就可以结果分明。我一个人再走下去 ,必也绕来圈去 ,费时无意义的路途。伊雪艳 ,我是不知道爱的 ,只是很想很想有你在一起而已 ,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 其实世上没有什么很爱很爱 ,其实也没有其实 ,只有我觉得罢了。

伊雪艳拿起那枚戒 ,套上中指 ,把手伸远些细细端详 ,复又摘下 ,随即叹口气 :它甚至是这么合适

只是.....她沉吟 :你既然有信心养我 ,我也不见得没有勇气跟你住你 ,只是存心 ,那个人怎么办 ,你还没有给那段关系句号 ,何苦又贪心起更多更远来了呢 ? 再说 ,你要一个你能懂得却永远管不住的女人来做什么 ?

做什么 ? 我已经喝惯你的红茶 ,我怎么会没有你 ? 我用夸张的语调配上搞笑的表情 ,没有你 ,我日子怎么过 ?

嘻嘻哈哈 ,我跟她都拍肩打背地笑了。

但我随即换了脸色 ,是的 ,我道 :我懂得你 ,就像天生懂得某道方程式。我有这样的天分 ,你要叫我放弃不用吗 ? 我以为我们难道不是配套的吗 ? 再说 ,我要管住你做什么 ,不 ,我不胆小 ,亦从没觉得过自卑 ,何必拿挟制女人为毕生事业跟乐趣 ?

伊雪艳完全置我不顾 ,只不看我 ,依旧笑得开心。

我气结 :看 ,我也是男人 ,有肩膀 ,有怀抱 ,将来会有屋檐 ,一切都会有。你等不来驯服你的人 ,那么一点诚意跟温情你要不要 ?

她低头不应。

每一字每一句想必她都听进了。

我把整件事暴露得这样一本正经 ,于是她只有笑。笑了 ,就好

像可以不用当真。

这个世界 ,是有万一这回事的——她一定这样想。

她是把自己护得太严密结实了 ,害怕再次认错了真 ,于是一招推手 ,将来势化为无形 ,分明是留好了余地 ,给我个台阶下。

她的玲珑心肠 ,我岂有不知的。可是我要她这番体恤做什么 ?
毕竟对她 ,我从未轻狂。

也许正为如此 ,便也束手无策。

学校 career office 叫我。我去了。本部栋外公告栏里 ,一排发表纸。求人的、奖学金选考的、申报企业实习的、Homestay 的、国际交换留学的。

等候的间隙 ,一张一张看过去 ,生张熟李 ,不外人名跟人名。

然后 ,我看到小弟的名字和学籍号 ,端然印在其中一张里 ,写着——韩国 ,庆熙大学 ,短期交换留学 ,一年间。

是了 ,一种季节好似专门用来别离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要选择在同个时间 ,一起离去。而有一种 ,是永远的。一位负责人出来 ,客气招呼我 ,经过导师推荐 ,书面选考 ,与校方研究决定 ,恭喜你 ,你被留校了。有一种人 ,只能够记得 ,不能在一起。因为知道不能 ,也就没有努力。……这里这些表格 ,你拿回去填写一下 ,我们希望你能在下周三下午四点前提交。负责人微笑着。我心怅然。何以我的心绪始终不能停止为别人跌宕 ?我是这样的失败——在别人的生命里 ,一个一个 ,败下阵来。……今天只是口头通知 ,如无异议 ,明天这个结果将会在揭示板发表。再会 ,请继续

加油。负责人起身送我。外面是五月的阳光迎头劈将过来,照得人满目火红,我踩着碎乱的脚步,突然觉得无处可去。

我去拎一整箱麒麟回来。找伊雪艳。我说:至少你陪我醉一场。

她抱手斜着半个身子看我。存宇,你心情糟,不该来我这里。你会觉得我也凉薄,我也不够算做朋友了。世界总是炎凉的,你受伤了么?应该自己躲去一边慢慢疗救,不,我不能也不打算分担。

但是,你是喜欢我的是不是?我执拗地想知道。

当然我喜欢你,她道,语气毋庸置疑。她甩甩头,像是忘记那长发早已经不在,然后侧过脸颊,若有所思。第一天看到你,你穿着那薄底短靴子,鞋带也不系,尽管散着,水色布裤,裤管不好好放下来,就凭空吊在鞋腰上,虽戴了眼镜,气质竟不酸迂邋遢,凭的一个人挺拔清爽干净。我看了心里不是不叹气的,你不知道,我一看到出色的男孩子心里总要怅惘。当然你是绝好的,存宇,只是好男人必不在我命数里,从来不在。

说至这里,突然她露出哀容,只是稍纵即逝。因为她一直都是那样极端克制,如此,便也已经是至恻了罢。

她伸手用力捏捏我的肩头,接着扭过去把脊背示我,道:存宇,他走了,他离开你了。也有人离开过我,我也会离开别人。就好像有一天如果我不离开你,你也会离开我一样。我们管那种离开叫做伤害。我很喜欢,但我宁愿等那一天来了,是我伤害你,而不是你伤害我。看吧,我也是这么自私的。

月底 ,伊雪艳的结果发表亦出来。是就职 ,在京都的一家民间放送机构 ,搞一些国际交流节目的幕后。一切似是个巨大阴谋 ,他们 ,每一个人 ,默默进行这桩离弃我的筹划。最后成功了。

我拖着伊雪艳的手 ,手很温凉 ,手心掌纹细碎 ,像握着一把多舛的命运。半天不能开口 ,最后我说 :不是约定 ,没有什么约定 ,约定其实不能约定任何事。我与你 ,我但愿我们不会有一天把什么都忘记了。

忘记 ? 她道 :我只但愿自己可以少记起。

嗯。我把她手合在自己手里 ,放脸颊边。我不会大方到帮你来走开 ,我知道你会很忙 ,那些琐事 ,都需要处理。但这次我就不帮你了。

暖。她应。我懂。我明白。

我竟不会看到老去的伊雪艳 ,什么样子 ,永远没机会认识。

伊雪艳走了。昨日下午的航班。并没有来告别 ,亦没有留信或是留言。

今早在学生课碰到末广 ,笑着拍我肩膀说 :你小子相好的走了啊 ,怎么没事人似的 ,算是个美人了 ,这下岂不便宜京都的奥吉桑。

傻逼。我愉快地说。微笑着 ,从牙缝里 ,用中文 :你 ,傻逼。

我记得她的发 ,曾经纤细柔滑 ,冰凉如覆着初露 ,此时已经初见新生的短茬 ,露出本来的颜色 ,像个小男生。眼睛长长、瞳孔很深黑、眼皮薄薄的 ,据说是叫做丹凤眼的。我记得她的足踝 ,幼细

一如少女 ,反而爱穿大鞋子 ,走路时散漫地将鞋子拖往四处。我记得她爱拉面 ,且无肉不欢 ,食量大好。总是拼命放红姜放辣椒 ,搞得整碗面惊心动魄的红彤彤 ,然后孩子气地打捞叉烧肉。我还记得她 CK be 香水里理智的味道 ,圆摆白衬衣绝少款式却也绝不重复 ,四个一套左右对称的耳洞和各不成套的耳针 ,我记得麒麟啤酒和不加糖的柠檬红茶 ,我记得 doraemon 和黎明时 Enigma 絮絮叨叨的浅吟低唱。我记得。像记得某个清晨醒来时的幻觉。

她来 ,带来这些个。她走 ,带走她曾带来的一切。

我突然想起来 ,我不知道这生还有无可能爱 ,爱上一个女人。我又怀疑 ,怀疑在她之前 ,自己曾拥抱过的那些 ,到底也好算是女人么 ?

转眼就是逼人的夏 ,生命一如既往 ,冗长 ,无可解决。

我想 ,自伊雪艳之后 ,再也没有女人了。

——完——

2002 年 4 月 23 日 raku 于匡匡の框

风 尘 抄

何时，
忘却能越过记忆之上，
柔情能越过寂寞之上，
信与坚，越过谎言与懦弱，
岁月越过惘惘日子，
而生之狂欢，越过宿命之上。
何时？

那一早已经是一个妄想。

我妄想跟他，生出他。

一老一少，他们都是英俊的男子。我便想我其实应该跟他生一个儿子。当初那一粒细胞，如若被我狠心留置腹中，仔细喂养，然后我经历躯体的膨胀，丑笨，手肿脚肿，落发，妊娠的瘢痕如裂缝，我经历产床上劈开双腿最没有尊严的时刻，那么此刻它正该是个幼子，生着软软胎发，在襁褓中啼哭。那么我会给它取他的名，叫做 Ken。可是我不能保证，我如何教它不去体会生的险恶，在

这个世上 , 每一天都发生。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 , 同时拥有了他 , 还有他。那样我猜我或者会喜悦 , 或者觉得折磨。但是现在 , 我没有麻烦。

细胞不会哭 , 也不伸出手与足踢打这个世界。

我杀死我跟他的这枚细胞。

佑 一

那时冬日正秘密来。以碎细锯齿 , 将年岁撕裂。

自邂逅阿缪斯刘之后 , 我便常常无由想及此人 , 想起她岿然凌驾于一切变化与冲撞之上 , 那样缟素的人生 , 我便突然觉得时间多得 , 简直不能将它们用完。

毫无线索地碰到一个人 , 然后乌漆抹黑不见前景地走一程 , 然后故事再没然后——这似乎是很应当的结局。所以后来跟他 , 也似乎是命运说 : 碰到。于是我便碰到。

我摊开求人志 , 角落有则小小募集广告 , 豆腐干大。我也细细看了 , 用红笔圈圈。时给虽然一般 , 好在地点就近 , 走路便可以过去。24 小时便利超商 , 工作内容收银 , 这样我只需站 , 动口 , 或者动手 , 既不体力 , 也不脑力。我想做这样的工 , 比较实惠 , 先前也有家小公司要我去做些文件录入的事 , 但每周出勤的日子有限 , 薪水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 , 不过是坐着 , 在有空气调节的房间里 , 显得略为体面。这于我是不上算的 , 只有款有型 , 没有实际。

北九州的冬天来得犹豫，一旦来了又不遗余力地冷。那天下午有很薄的阳光，照得影子也清浅，稀稀拉拉洒一地，飘忽而不甚清晰。我在那样的天气里，总觉得流光难握，恍惚着不知是怎样的时分，有种年华的感慨。一刻觉得日子太长，长到没有尽，凡事不必指望。一刻又觉得日子太仓惶，稍纵即逝，于是更不必指望了。

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见他。他穿着什么式样的制服。他怎么样看我一眼，然后又看一眼。

后来他说他还记得那天下午他见我，我怎么样在冬日里赤裸双腿穿着靴，我怎么样对他说，这个当然，那个当然。令他极难堪。这样无礼的日语，我讲了一个下午。但他依然慷慨一笑，说：从明天开始……

果真自那后一切便开始。一切明明是我长久向往，但又猝不及防。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

在我这样的年龄，常常记得一些不该记得的事，然后忘却某些应当留存的。Key初来乍到那天我看她第一眼当她是日本女孩子，打扮得很考究，细节处头头是道。再打量，又觉得比日本女人少了些乖觉，多了些韧气。她来见工，穿着那样高贵的裙与靴，姿态吓死人，一刻不肯放下她自己，虽说表情语气都有些心不在焉，举止也自由，但我知道，这女孩子，必定叫人无法自精神上甩脱，她是一来就要夺人心魄的，然后要么久留，不然就深扎。而我，简直

任何一样都经不起。但是下午时间 ,阳光半斜 ,并且微微倦怠 ,于是我留下缝隙 ,放她进入。我却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他是怎样。

谈不上亲切 ,但又总不至于疏远。我好笑看着这个男人 ,刻意用轻巧距离隔断我跟他自己。我们于各处狭小空间内相逢 ,并延续和保存初见面时习惯 ,似乎作为一种约定或者默契 ,彼此讲着随便不拘格式的语言。

而店堂如此狭小挤逼似乎总在刻意完成两个人的相遇。空间若广大便只能相望 ,不会相逢。擦身而过时 ,他时常比我更局促而在意着彼此一点气息的融合或是体温的交接。交给我什么时 ,他态度拘谨 ,姿势郑重 ,迅速将手抽回 ,很多次东西直接掉在地上。我真的笑了 ,我笑这个男人的畏惧及其矫情。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

年轻脸容挂着大人的神情。偶尔释放 ,她一笑春天便提前来了一个季节 ,冬日明亮了好多。我对美好的事物总有所提防。她来她带着年轻、容易当真的心以及无数心事。说着撒娇的日语 ,每一句里都有一个那就 ,好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时间便不经意流露过多的微笑给她。看着她做事常觉得到处有她 ,空间小得盛不下过多青春闪耀。蹲下去时她有薄薄的后背不堪承重 ,一时站起身又见颀长脚线随时可以跑走。

我疑惑这是年轻给我过多的错觉。我看到 24 岁的自己站在东大安田讲堂门前,30 年前的冬天也像是这么冷。结香的黑发一闪,在空气中划出流星的弧线,然后慢慢倒下去,像一朵花凋谢的姿势,在台阶上,擎脸望着混浊天空,苍白干涸的嘴唇最后嗫嚅念出我的名字:佑一。

我还记得他是怎样。

看我的眼睛里总有太多不忍神色。我一笑,他便借故走开,眼角光芒都是未破解的秘密。第一次提出送我回家,明明是件很殷勤的事,却命令说:坐到后座去。而后将车子开得很狂野。我从后视镜里放肆看他,但从未与他任何眼神遭遇过。车经海旁道时,他突然打开音响,喷薄乐声瞬间激出,轻快、滑稽:you know I love you, I'll always be true.....

那个时候他把头一侧,从车窗眺望深黑海面。我跟随他的目光,只看到海风不住挣扎着灌进窗,而他头发尽已花白。

那以后他常常送我。他喜欢听的歌每次都会放。他决定走哪条路,在哪里停下来看一刻钟海,却从不与我商量。他讲他年轻时的事,我都配合地静静听,不打断也不询问。既然跟一个 54 岁的男人同车,既然他愿意讲,既然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话要说。

也有时我会蜷在后座上睡着了。他都不来唤。只将车子悄悄驶,而后泊在我住处附近的黑影里等我自己醒出。我不知道我睡的那刻他有没有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也不知道那一刻是我陪了他,还是他陪了我。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

我讲自己的事时她从不插嘴。究竟听懂了几成也不告诉我。那时夜的形状极之怪异,车里车外均匀散落,渗入周遭每一个缝隙。我开始吻她的面颊,吻她嘴唇,吻她眉眼,吻她发,吻她手臂。我吻她,她一副没有思想准备的样子,像是突然被天使之翼拍了面门,像是不明白我们两个怎么便做起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带她去成人酒店开房,她却很热情。她很热情而用力,我几乎觉得是一种慷慨。但之后她会要求付钱。说:你爱我吗?如果现在手头还没有那个,那么请付钱。我一愣,坐在床沿,她打扮齐整立在我面前,低头俯视着我,我扬脸看她,她摊手说:请付钱。

昭和四十一年6月30那天,披头士乐队下榻在东京希尔顿饭店1005号室,他们穿大领子藏青西服弹吉他,一色一样婴童似的蘑菇发型,他们还年轻,不知道脸上是不是还有雀斑那个时候,他们在武道馆唱 She's A Woman,唱 If I Needed Someone,唱 Yesterday, I Wanna Be Your Man。

那一夜,我与一千人等开了车子,呼啸着前去,并在千人万人中将嗓子喊到破烂充血。回程时我喝了酒,用剩下的啤酒淋了头,大笑站在车顶等着风干,后来我头顶着奇异的发型,将车子在街上滑着“之”字,直到在夜的凌乱霓虹中,一眼看到“恋商人”蓝紫的灯牌。

那年我初入东大读一年级。那一年,结香总是坐在阶梯教室前方的尽头,长发用丝巾挽住,很美丽,但我够不着。那一年,我想

那一年我年轻并且英俊 ,脸容上时常写有三分矫情的冷漠 ,我希望女生注意我不笑的样子 ,注意那冷酷里有种不可侵犯的矜持 ,注意在四周的浮沸人世里面 ,唯独我的青春 ,颜色格外不一样。

那一年 ,我辗转在校园左翼社团的期刊上找到结香的照片 ,粘在床头的墙上 ,而我对着那些照片 ,一次又一次自慰 ,遗下多余的精液。

那一年我开始频繁光顾“ 恋商人 ” ,我想我必须为一生所有精液找到容器。于是第一次有女人说爱我。有女人说爱我 ,是个吧女。只 15 岁 ,坐在很多熟透了 ,脂粉横溢 ,珠光堆积的女人身边垂着头 ,脖梗幼细欲折。她来倒酒我记了她的名字每次都给丰盛的小费 ,并且我不调笑 ,任她独自腼腆坐着 ,不开口讲话也可以 ,从不用勉强。妈妈桑每次经过都意外地挑挑眉毛 ,对我眨眼睛 :佑一 ,你们两个到底是谁胆小 ?

我设法加入那个左翼社团的时候 ,结香用拍纸簿写上电话号码用手捂住 ,在桌上推至我面前 ,然后秘密一笑 ,说 :你可以打。我看了 ,折好 ,放进衣袋暖了一个下午。最后却是打去了“ 恋商人 ”。点名要她。

她来时 ,穿一件毒粉红的裙 ,惊人的 ,看久了会轻微晕眩的。我掀开她的裙 ,插入。很快地动起来。她脸色很苍白 ,下体细瘦而透明 ,隐隐见着青紫色绒绒的血管。我向着那里面穿刺 ,她很痛 ,出了汗 ,但仍旧皱着眉笑 ,在我身下打开她自己 ,并从头到尾絮絮说一句话 :佑一 ,我一直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我一怔 ,俯下头来 ,却正见一对小巧的乳 ,孩子气的 ,淡红色乳晕如温柔的眼执

著凝视。我伸手捂住 ,像是惧怕被那样温情的视线捕获 ,又像是担心它们不经意飞走似的。在我高潮时一刹那的软弱跟乏力中 ,一个吧女说她喜欢我。我生命中第一个对我提及爱的女人 ,有着畸形的天真和未被脂粉覆盖的素颜 ,是个吧女。

后来。Key 打扮整齐立在我面前。低头凝视我 ,良久说 :你爱我吗 ? 如果不爱 ,请你付钱。我一愣 ,想起方才她曾是那么慷慨与热情。

我还记得他是怎样。

他说他独自上京那年是 18 岁。战后的昭和三十三年。正逢是东京奥林匹克如火如荼的季节 ,一切高速暴发而急急向上。还有少年的佑一 ,心里疯长着青春的叛乱 ,与随之既来的倦怠。一切孜孜以求 ,一切可得又不可得。一切似懂非懂。一切都不是一切。

生日当晚 ,佑一抬头看到自家的小纸伞店根本没有天 ,五颜六色的舞伞遮住了头顶。梅雨溽潮的气息里 ,夹着用来造纸的楮木 ,与三桠木混合的青苦香 ,馥郁得可以溺毙人。他父亲在这样的气味里浸淫了一生 ,死时 ,除了这间纸伞店 ,没传给他什么。只说 :你走吧 ,去东京 ,你要读书。

生日当晚 ,佑一携小小一只手提行李跟他自己 ,坐上一班从神户开往东京的夜车 ,仿如匆匆赶赴一场盛世里的盛事。那时他心里常有日夜难以平息的热闹 ,烧灼的 ,乱蓬蓬的 ,如炉火啾啾跳跃 ,舔蚀 ,不容忽视。他知道除了遵从之外别无他法 ,但他不知道那热情 ,仅只是一把无处交付的热情而已 ,绝非成就什么的理想。

他说 key ,你以为年轻就是一切的道理吗？结香死那年 ,我正是你这般大。学生运动之后 ,一个时代结束了。而我在其中 ,失去的不止是她 ,还有我自己。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

睡在我身边时有不均匀的呼吸 ,不知在梦中抵抗着什么。醒了便问 :你爱我吗？而后伸手要钱。我原本以为所有的关系都不会超过一个冬季那么久。与她 ,却一直平静走到春天的途中。并且有什么 ,在未察觉之时 ,已经蹑足 ,向着最深处潜入。

她在海旁跌倒那夜 ,第一个想到是电话给我。

我赶着到那里时 ,key 独自坐在海堤。背影瘦丁丁一只影 ,她流着血 ,凉鞋老远甩脱一边 ,赤脚坐在坏掉的车子旁 ,向着黑色浓郁的海吹风。

我过去扳她的肩说让我看看你伤如何。她打掉我的手 ,冷冷瞟我一眼不理睬。我又扳她的额 ,教她扬头向我看 ,同时呵斥 :傻瓜！脸就是女孩子的命 ,我只不过想知道你的脸 ,伤是没有伤？！

她迅速抬起脸来 ,眼睛全是泪。说 :宇崎先生 ,如果今天我死掉 ,那该多么好。我就可以不要让你知道 ,我多么喜欢你。

——我不要让你知道 ,我多么喜欢你。昭和四十四年 1 月 19 日清晨 ,东大安田讲堂防御战历时 7 个月 ,最终幕落。当 8500 人的机动警察冲入讲堂那刻 ,我在熙攘的头盔与警棍中 ,看到结香被人流携卷 ,冲到不能及的角落 ,额头凝结着冰冻果酱一般骇异的血色。我突然想起来 ,结香 ,原来我还没有让你知道 ,我多么喜欢你。

甚至我们不曾牵过手 ,你我都骄傲着 ,以为还有往后无尽的日子打底 ,怎么也不至于错失。我看着她怎样逆着汹涌向外的人潮 ,奋力来到讲堂门前 ,并伸手在空气里向我一抓。我看着她离开我 ,扑倒在地 ,最后似乎微弱叫喊了一句 ,口型是 :佑一。

其时 ,讲堂上方的天空在催泪弹的烟幕遮蔽下浑黄暗浊 ,我觉得后背一痛 ,一个趔趄跌倒下去的瞬间 ,还来得及仰头看了一眼天色。纷乱中 ,共 631 人被逮捕 ,我是其中一名。我的一生在那时 ,其实已经完了。出狱后 ,我去“恋商人” ,找到那名吧女。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 她答 :智慧子。我觉得滑稽 ,扯扯嘴角算是笑了。说 :跟我去神户。

我还记得他是怎样。

在海边流泪那次之后 ,他不再付钱给我。我一摊手 ,他放上来张披头士的旧 CD ,说 :没有钱 ,只有这个。小 key ,你能不能相信我与他们 ,都曾像你这样年轻过。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

她接过 CD 时抿嘴笑了。以为那样就是得到了。

其实小 key ,如果你像我一样年轻过 ,并且像我一样不再年轻。你才会明白 :爱如何从美好开始 ,辗转经由折磨结束。很多时我看着 key ,看着她执拗地美丽 ,徒然矜持 ,无由忙碌 ,我会瞬间心出痛楚和怜惜 ,我知道我必定会折磨她 ,不在今日便是明日 ,不过早晚之间。同样作为回报 ,我也会因她承受折磨 ,在这种彼此挫伤

的过程中 ,她更长大 ,我更老去。

我带着智慧子回乡。因为学生运动时期的背景 ,我难以就职 ,突然开始面临贫穷的困境。那时她怀了孕 ,时有轻微的出血 ,与我一起终日耽在家里 ,纸伞店最后一点家资慢慢挥霍散尽。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的人生要活。婴儿出生后 ,智慧子重新做回夜总会 ,早上回家时脸上却慢慢有了风尘之色 ,稍微胖了些 ,拿家用回家的时候 ,学会用轻视的眼白看我。

那时我开始打她。每天 ,像工作 ,随手抓起手边任何东西。最初她哭并躲闪 ,后来也渐渐不出声。她不出声 ,我下手越来越重 ,打完她我自己去睡 ,我不知道其后她如何 ,大概是独自处理伤口 ,也许她也有短暂睡眠。后来天亮 ,我醒来 ,婴儿在小床啼哭 ,小脸憋至青紫。我不见她 ,我又开始非常后悔。

我清早起来便一眼看见败坏的家 ,窗外仍夹杂着黑的黎明 ,不稳定的人生 ,没有答案的又一天。我后悔 ,因我不够努力去担负 ,去担负她跟她带给我的 ,亦缺乏勇敢 ,去随手丢弃。

但第二晚我仍旧打她。如是 ,循环 ,往复。——爱如此强烈 ,在体内左奔右突 ,冲撞令我癫病 ,难以自持看伤痕在你身上开出五颜六色热烈花朵 ,我只有无比快意。

这样直到有天我用皮带抽她 ,事毕 ,我自己累至虚脱 ,衣衫粘了湿汗包裹我如茧 ,如完成一场拼却全力的造爱。我推她 ,又抬脚踢 ,说 :你快些离开我。不然我怕我会如此 ,直至有天杀死你而不自制。

那夜子时 ,我从黑暗里站起身 ,屏住呼吸查看熟睡的四周 ,脚

步轻巧穿过甬路一直来到厕间，打开窗子抬头看见硕大的月，然后跳出去。——只不过在一个婉转的侧身与腾跃之间，我找到了摆脱所有重量的捷径。

自那以后我开始屡屡抛弃女人于床上或路边。我知道了如何迅速站起来走开，或者用一个扭身，便将争吵跟腐烂的情绪截止在背后。但我也时时为女人们所遗弃，如一场场预谋或不预谋的接力，她们果断推开我，冰冷说：放开！

就是这样。慢慢就很容易习惯，来与去都不过如此。你知道吗 key。我仰头迎接她鄙视的目光，看到她眼睛里跳动的小簇火焰，我知道我又要开始动手进行扑灭——你所说的那种纯粹意义的爱，在我，是没有的。我来告诉你，没有什么可以长久。这世界最长久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好生生活着，不停地活着，他们都走了也可以，离开我了，死了，或者怎么样了，但是我活着，这就是唯一的长久。

我还记得他是怎样。

我不能等到他说爱。他一生没说过这个字。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说，错过了机会以后也不会再说。我与他都在车内静默，播着的音乐突然走了调，唱起荒腔走板的人声。披头士不知所云呜哩哇啦。我嘴角浮起一丝嘲弄，开心笑了，问他：你还有没有好些点的音乐？

他恨恨看我一眼，忽然眉心涌上无名怒火，愤然不耐从卡带座基里将一些絮絮成团的磁带用力揪出。披头士打着凌乱皱折，撕

撕扯扯 ,不复再听。这种缠绕纠结 ,我想 :多像我们的关系 ,他确乎已经老旧 ,无法平滑地播放我。

我打开车门跑掉。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

她只是不知 ,而且顽固。她不知她可以推拒 ,可以隔绝 ,以为漠视反而可以表示轻蔑或者不屈服的意志 ,其实却只不过不断杀伤她自己而已。她与我冷战 ,便以为手握着武器。好傻。冷战的意思是 ,彼此不动 ,就这样她只是不讲离别 ,而我不靠近。

我必须将自己与人远远隔开 ,独自拥有一个安全而周边完整的空间 ,我向东向西 ,无外乎是碰到人还有人 ,接触带来无比疼痛 ,或经由甜蜜 ,晕眩 ,转至疼痛 ,留下明伤或底子里隐秘的裂缝。

我还记得最后他是怎样。

在那以后 ,我便没有再见过他。在我回家的半途 ,他车子一点一点跟进 ,靠上来。在我身边停下 ,像以往那样命令 :坐到后座去。

那时我跟他没有对话已经接近 5 周 ,并且辞去工 ,振作着出去剪了头发 ,买了过夏天的衣服 ,表示重新开始。他来找我 ,就那样跟着我走了几条街 ,才说 :坐到后座去。

正值眼前电车丁当当从铁轨上开过去 ,我站下 ,打量他片刻。天已经热了 ,他却仍穿着长袖衣服。白衬衫毕新 ,姿态仍是很好的。只是心看不见 ,看见了就会明白那里有残缺 ,千疮百孔。我与他倔强对视 ,忽觉得这一场比赛从来没有谁输赢。对面又是一路

下坡,为什么要小跑着躲闪不存在的过去?街头一个人也无,全世界都不知去了哪里,只剩我跟他,就是说自始至终甚至没有观众,我任性行到坡底,也只有自己知道如何气喘,已经好累,他也不见得轻松,于是索性上他的车。

他故意踩下制动将车子缓缓滑下斜坡。在转弯路灯难以涉及的暗影里停下,快速扫一眼后视镜里的我:小key,你不可以这样任性,你不可以跟我冷战时间太久。因为我没有精力,也没有什么耐心。如果你是要求钱倒好了。我还能勉强凑出些,也不吝啬都给你,反正给谁都所剩无多。如果你是要求爱,要预定我余生每一天,可惜我要说你贪心了些。你不像是个痴缠孩子,怎么立定心意地,执拗要做我一生里最爱的深刻人物,我也绝不能骗你说你就是。不不,不是你,她早已来过。我过去太久远,已经是半个多世纪等于两个你的年纪,你不可能还来得及。无论是谁,我都没有想过非要她留下不可,任由她走。你若是愿意,同样自由。

我早已明白,你不可能爱任何人,你只最爱,你过往那些岁月。我说。

Key,你不该懂这样多。你好好找个人嫁,也许还来得及幸福。他说。

我忽而心酸而屈辱。伏上前去双臂紧紧掇住他的颈,在那皮肤之上印无数个潮湿无声息的吻。密集的唇印粘连成网,又渐渐被眼泪濡湿溶化,终于没了界限变得沉重。他双手撑着方向并不来握我,脸上辗转现出些难过神色:小key,你这样的女孩,不是随便我要留,便能留得下的。你为什么哭?我猜你是要走了。你的

年轻里 ,还有太多重要的自尊等等不能放下。

他话语低落下去之后车内只剩黑魑魑 ,小型音响低声播着披头士 ,轻快反复小声唱 :

love ,love me do ,
you know I love you ,
I 'll always be true ,
so please ,love me do ,
yeah ,love me do ,
oh ,love me do.....

披头士再过一百年也还没老 ,老的是此刻我竭尽全力但无法抱住的人。我觉得眼泪烫得自己疼 ,又来势汹汹不可断绝 ,为什么 ,为什么交付这样难 ,离开永远如此轻易 ?

Ken

过许久我才发现自己有了孕。

我以为自己时时想要呕吐 ,是恶心这个人世的种种欺瞒与辜负。我接连数周没去社团活动 ,我腹内开始生长多余的生命 ,这像是一个老人对我留下的最后遗产 ,这遗产说 :要么结束 ,要么延续。而对于这项提问 ,我还犹豫并试图规避。

六月仲夏 ,一日午后有人在我门外按铃。我拉开来看是名剑

眉星目少年 ,挥着汗 ,眼睛却静得清凉。嘴唇咬至泛白 ,有些紧张握着拳 ,在门外有礼地立得很端正。见了我 ,说 :你很久没来观影。

我诧异打量他 :可是我记得我们并不同社。

观影社隔壁过去右手是电脑社。有小男生每每半场时走过来 ,在黑暗中最后一排角落静立 ,光影明灭中 ,别人观影 ,他观我。因此我还记得这清楚双目 ,有天放吕克·贝松 Big blue ,曾探照着 ,携着碧海的蓝光幽幽找寻过我。

我温和问 :你怎知我住址 ?

我在你们经济学院院生网络档案里查 ,你留了电话号码在上面。可以知道你住哪区的会馆。然后再查 ,也很容易。

我请他进 ,开罐冰梅子蜜茶给他。他也不客气 ,几下喝完 ,然后不说话看着我 ,配合午后的淡静潮热空气。

那以后他便常来 ,骑脚踏车 ,流着汗。来时带些极小巧盆养植物 ,花开几天谢了 ,他就又拿来。我只管做自己事情 ,从来不上心招呼。他摆弄我的电脑 ,装点什么再卸点什么 ,蹲在水族箱前看鱼 ,有时也是一个下午。偶尔我们结伴去社团 ,见到的人便来告诉我 ,这小孩是泰国来的台湾侨生 ,生得皮相真好 ,追他的日本女生排起队 ,只是话少 ,叫人疑心脑筋是不是有点怪 ,日文不大会讲 ,不过养植物很有名 ,闲时你去他宿舍瞧瞧 ,几十种怕也有 ,等等。

但我体内不再产生耐心从头开始了解一个人。他无语 ,我也就避免刻意。回家途中他常停步盆艺店橱窗前看很久 ,我也不催 ,看完他脸上有种满足神色。若是偶尔我提出买 ,他便很直接指指其中一株 ,说 :这盆好。我便进去付钱拿了走。

然后再一日 ,大雨下得天地轰鸣 ,雾笼断了窗景。他依旧来了 ,淋得全身都湿。我拿毛巾递他 ,第一次好好端详他的脸 ,轮廓线条干净简洁 ,分明是英俊的。只是他自己混沌不知自己很好 ,因而又有一团未开的稚气。我心念略动 ,便说 :你帮我一次 ,有个需要签名的事情。

他想也不想便说好。这时我才想起从来不知他名字。也从来没称呼过彼此。或是因为话太少 ,用不上。

我叫 key。我说。

我叫 ken。他说。

我如此憎恨医院。我憎恨药水气味的可疑。我憎恨血的污秽和肉体的累赘。我憎恨不洁跟溃菱每日在此滋生。我憎恨每当来此 ,一定因为我们罹患什么 ,一定意味将失去什么。

我领了号牌 ,换了绿纹白底宽大病人服 ,换了皮拖 ,束好头发从更衣室出来时 ,他就在门边等。上来问 :你怕吗 ?

怕了怎样 ?我反问。

怕了 ,还有我。他话不多 ,我却觉眼眶之内有一点暗流涌动。他是如此温柔的男子。

有你管什么用的呢 ?你这么小。小 ken ,我好声好气说 :稀里糊涂就来做了我的帮凶。

他不置可否望我。好久又说 :我愿意。

我的医生 ,是一名有雪白皮肤的男子。有被阳光遗忘的脸色 ,比白衣更肃杀的五官 :很危险知道吗 ?若是再晚几天来 ,就不是今

天这个小手术。

小手术。刽子手对主谋说。帮凶一定在外面等 ,而肇事者今日不列席。杀死一条性命 ,只需一个微不足道的仪式 ,用很简单的器械 ,很少一点时间 ,只有一小团模糊血肉 ,从我体内刮出后 ,迅速冷了。

下床后我觉得一点轻微乏力 ,也许那是因为我失去了一点重。他照例迎来时瞳子里反射我脸色苍白如纸。他说 :你别哭。

你说什么 ? 我诧异抬眼睇睇他 :我没哭。

那时四下坐满神情呆滞委顿的病患 ,我与他开始在拥挤长廊里挤挤擦擦地走 ,这里一年四季 ,连白天也亮着白炽灯 ,但四下却仍旧暗淡惨黄。我反而镇静 ,像讲起头夜的电视剧 :刚才白瓷盘里盛着一个孩子。该是男孩子 ,像你这么好看的。长大了像你这么高的 ,胳膊粗粗腿长长的 ,背挺直直的 ,头发茂盛的。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

叫 ken 吧。他认真侧头想一下 ,眼睛深黑如有所诉 ,同时露出雪白牙齿笑笑 ,伸手在我脸上探一把 ,指尖温柔抹掉点什么 :叫小 ken。

我听了就背过身去 ,说 :好。

出来时 ,风大到可怕。是呼啸着穿来过去。我从凌乱发丝的深处偷望。他十分静默跟安宜。双手抄着衣袋 ,衣脚乱拍 ,如翅在扑、在展 ,他兀自闲然、散淡。

我心痛楚 ,一倏而过。也许从此后 ,不是他追赶我 ,便是我要

追赶他了。他是如此温柔小心的男子。

许久才拦得一辆车。两人分别打开两边车门一起坐上后座。那晚夜色发红,有咸腥的雨气,台风季节就要来。我略一迟疑,随即又想也罢,便把头埋向他的肩并竭力钻进去,深入些,再深入些,同时隔着恤衫闻到了年轻男子淡淡的气息。他起先紧张地绷着身体,硬邦邦坐得挺直,后来渐也松弛下来,并把散着微热的手,犹豫着轻轻熨到我的膝头来。车至将近宿舍区后面一排花池栅栏处,我们从石阶翻越,过去便是校区。我低头钻那铁链,他忽而有一刻拘谨,扶不上来扶一把,但他停步下来等,谨慎注视我,仅此微小一点细心,我也叹。

他是如此温柔的男子。

冰梅子蜜茶,杯身镶一层密密汗珠,鱼在缸内无声翕动着唇,仿佛秘语,他朝我小公寓房子的地板上扎下根,喝茶,看鱼,守着我,像看守一株伤残,濒临坏死的植物。而我开始习惯日子里每天有他,有他,也就如窗下有一株静静开花的树,没有声音,徒留气息。

馥热而滞腻的夏季,没有夜,只有很长,很多个白天头踵相接。

不知为何见了他,我便忘记本来我是很想哭。眼泪流得多了,就没有温度。那时候,我常用一天的时间红着眼,但我在他全天候静默的注视下,一点一点痊愈。

自那起,渐渐我也就变得喜欢看,喜欢长久凝视一件小的东西,凝视让我内心沉淀而幽静。

我与他似是从没有过夏天之外的其他季节。夜永远很急促，任何时间睁开眼来，窗子外边是永昼的光亮。

这夏天，会不会长得像整个一生？而在无边的长，与安静之中，在我的深自疑虑之中，他沉沉睡着，一切不予追究。身边的他，连睡着了也皱着眉，头掉向一边，累得不堪承托他自己，仿佛一个疲惫的婴孩之脸。但他醒了又会那么端正，连个牢骚也没有过，静得好似迟钝。我看着他面容，睫毛好长，都垂下来要扎进眼睛里去，那么长。我就发神经一样用力推醒他，我说：小 ken，从今天以后，我就爱你了，好不好？

他从睡意中节节苏醒，眼角眉梢现出轻快之意，想了又想，终于只说了一个字：好。

好，好，好。然而转头我又很烦恼：可是小 ken，可是我怎么可以又一次，不去了解一个人，就爱上他？并且你是这么小，单等你长大，我便要数过多少个日子呢？而赶在我老去之前，你能够快快长大吗？

一切可还来得及？

来得及长大？来得及了解？或者说来得及不要爱上你？

我与他出门。在一个台风，与另一个台风交接的间隙。烈日之火红与暴风之深蓝抗衡之后，烈日取胜的日子。去往旁边的城市，探访阿缪斯。

陌生的城市里，处处隐含飓风到访后的痕迹，空气透明而辛

辣。

阿缪斯依旧典雅秀丽如前日之事 ,见着我们 ,瞬间眼内流出讶异与怜悯之色。那时我正拖着他的手。阿缪斯在一张宽大台案之后拥着巨型书堆 ,抬起头来 ,便一下愣住 ,浓云的黑发之中绽开的脸容如惊惧的初莲。

Key ,你不要告诉我这便是你的放任与快乐。

不要同情 ,也不要谴责我 ,阿缪斯。有时候走到什么地步去 ,都不可算计 ,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 key ,他这么年轻 ,几乎还是个孩子 ,他能有多少清晰稳定的心思 ? 你不会懂得他 ,他也不会懂得你。

但是阿缪斯 ,我还以为男人就是女人的孩子。他几乎就是我的孩子。

不要傻吧 ,key ,你自己已经是你自己很大的责任。爱 and 了解之中 ,请让了解先行。

但是阿缪斯.....

但是 key.....

但是阿缪斯 ,你不该这样暗示我一切有可能会无疾而终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如此温柔的男子。

告辞阿缪斯之后 ,我与他在天神区满街走 ,太阳炙得人一点开口的欲望也要蒸发。他也不来牵我的手 ,我们沉默着沿途路过风景路过车 ,路过居酒屋和盆艺店 ,路过地下通道与河流 ,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市向着博多站方向摸索。

途经住吉神社时 ,我驻足下来 ,向着绿阴深处的幽谧所在眺望 ,白色砂路斜斜铺向四下 ,廊前挂着粗布人偶 ,玻璃风铃丁嚶嚶响 ,细碎写意 ,凑不出一把完整声音。他说口渴 ,持长柄木勺 ,舀起泉池里的水洗手 ,然后又舀一瓢却是给我喝。我这才不自禁打量他 ,我想我已经快要接近停泊了 ,而他尚且稚嫩 ,他也许还要挥着汗走好久。

那神社里供着狐仙和惠比须神 ,我跪地求了一只符。只是一只平安符。而后又决定许一个愿。在众神像俯瞰交织的目光之下 ,我眼鼻观心 ,忽而见到我之烦忧 ,由过去积攒 ,于今日兑现。——伟大的惠比须神 ,你在天上 ,还是在无数时光之前 ,在永远的未来？你分配生意的兴隆与财源的昌盛 ,人间有你更热闹了 ,但不会更公平。我想知道的 ,在诸神之中 ,会否有一位是掌管着时间？若有 ,请在繁复喧闹之中听我的倾诉 ,我请求 ,如果我可以不要老 ,或者已经老了 ,都好。

——但现在 ,比起年老 ,我没有很老。比起年轻 ,我又没有不老。

回程时日头降了旗。天光隔了层车窗 ,深了紫了远了 ,给这个世界悬着柔软的帘帷 ,我觉得是个了解的时机 ,于是开始琐碎问他些关于泰国的事。他扼要简短地答我。

我急了 ,不耐说 :这样的介绍我不要听 ,你描述细节给我。——你家的街区泰语念来作什么名？是否在 pattanarkan 宽阔的路侧 ,有歪斜而终日光线匮乏的老旧店铺是你的家？你如何

背着书包 ,每日在街边迷迷烟尘中耐心静立 ,空着腹等总是迟到的拥挤公车 ,任是这样 ,你不沾惹人之气息。你父 ,如何开着车子四下奔波送货物揽生意做贸易 ,在凌乱的单据上 ,粗粗的手签下沾着汗渍的名字 ,便笑了。你母 ,如何在煮一家人午饭吃食的时候骂你 ,勒令小小但沉默的你洗堆积如山的盘 ,你竟想不出不听她的理由 ,但她又心疼 ,一直会说 :儿子 ,我只有你。你如花的姊妹 ,如何在慵懒的午后出去 ,在子夜的微醺中踩着杂沓的步子回来你的床边 ,她们将残妆的脸埋向你尚且纯白冷静 ,不明所以的手心 ,埋藏了一个夏季的眼泪 ,叫你无措地接着。她们是在爱恋 ,还是失去爱恋 ?

他讲的时候 ,巴士驶入隧道 ,我们一起直直望着前面。车子很匀速平稳 ,在无尽的漆黑中行驶。对面是黑 ,左右亦是。我们来自黑 ,向着黑里面去。因此我感觉不到是在向前。

我再再地问 ,之后他缓缓拼凑给我。他的表达依旧简略寡薄 ,我一时想起他们都说 :他是这样闷 ,没错。而我听着他的事 ,在冷气强劲的车中 ,抱着垫子沉沉睡去。

那天我再醒来 ,发现他依旧端坐 ,大开双眼。继而转头看看我 ,说 :第十个隧道。

阿 繆 斯

拜启 ,阿繆斯刘先生 :

在如此猛烈的暑日 ,你可有将案头置一杯冷的梅子

茶 ,并在一本书翻过两三页的功夫里 ,想到 :快乐有时比生命更重要。有时恣意 ,便是对自己最大的疼惜。

Key 敬上。

拜启 key :

为何你总是不停在恋爱的驿站里来回 ,坐一程又一程没有终点的车子。见信 ,我知道你一定是又开始忽略自爱的训诫 ,去追求短暂的快乐与长久的伤害。

拜启 阿缪斯刘 :

生命较之暑日更残酷些吗?我如何用及时的快乐 ,阻止不停下堕的日子?爱情真正的颜色 ,是彩虹之色。在纯白之上 ,一切没有意思。

拜启 key :

纯白是真正绚烂之色。终有天你会得懂 ,如何在沙土之上看见开出花朵。如何保存气血 ,不再孜孜以求。如何看好自己 ,躲避无妄的灾厄。

拜启 阿缪斯 :

我与你之商讨跟争执的、诸多的所谓意义 ,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仿佛是左手与右手的战役 ,仿佛是心无法说服脚 ,脚也不能听从心。

拜启 key :

我同意你 ,但我不同意你。好像我同意并且不同意我自己。因为你我俱为女子 ,所以尽管我们遇到不一样的 ,但我们遇到的 ,是一样的。

我一直与 key 这个孩子通信。因为彼此写中文 ,所以大胆用着明信片。

她大四那年时来研究室找我 ,要求跟我写论文。来时申请理由书里未写一字 ,手里捏着张空白表格纸 ,嘴角倔强 ,眼角孤清 ,长发染着栗子红 ,却蓄得又直又垂 ,一条裙子扑着脚面 ,像极我年轻那时。

我说你基本理由不清楚 ,我对校方 office 那边如何交代 ?

她说 ,怎么不清楚 ,我选你做导师 ,一因你生得美 ,你拿了博士学位但还懂得穿裙 ,二因你是经济学院所有教授里唯一写中文诗的人。——这种理由 ,写在纸上 ,你一样不能交差。

但是中文诗于你的学术并无帮助。我说。

但是中文诗于我有帮助 ,比经济学于我更有帮助。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是这样说。

我依然一横心驳回她的申请。

我在下午第四时限拨一个电话给她 ,上来一直讲日文。那时她已经放课 ,不可能来得及于当天之内再到研究室跟我讨论那些千奇百怪的理由。我做人的技巧从来是完整无懈可击 ,拒绝她 ,我却不敢开口用中文 ,我觉用中文便有如将一处练门袒露空气之下 ,并且暴露我的疏于设防 ,软弱 ,以及亲密的意志。我一直对她讲日文 ,还用了敬语。

她开始靠近来时 ,便不掩藏一份刻意 ,带上了所有的探寻与好奇。那年我 43 岁 ,刚从台大来此处谋得一个教席。我畏惧与抵触传奇 ,希望正常稳定的人际 ,师有师的架子 ,生有生的样子。我拒

绝了她。

刚来时 ,校方为我租下间公寓 ,面对一座知名寺庙。草长花深 ,古松参天 ,石像微笑着领首伫立。夏日之夜 ,推开窗子细看 ,对面黑暗之中隐隐似有憧憧人影晃动 ,是四面幽灵流连 ,再搭配一口晚钟 ,声声如歌哭 ,敲得人失魂落魄。父亲来日本探我时 ,一日不甚愉快指着对街 这房子风水太凶 ,人不留福 ,尽快些搬吧。

但课业一天繁重一天 ,又有学术的攀比 ,人事的倾轧 ,我赞同是赞同 ,却再没功夫理会转而掷向脑后。

果然那一年 ,那人迢迢越了洋追来 ,以开会名义 ,辗转倒了飞机 ,又倒船 ,三番五次到此。晚间两人大眼小眼 ,茶也喝过好几轮 ,相对无事 ,他便凑上来吻我 ,消遣性地 ,将嘴唇密密如针脚 ,织上我的脸。每次吻过之后 ,他照例总说 :你什么时候嫁我 ?说时便鼻息促热 ,伸手探进我的下身内衣里摸索。我都抬手一隔 ,挡开他。然后我们分头去睡。他彻夜在我书房里咳 ,又翻身 ,吐痰 ,喝水 ,突沓突沓走动至天亮。清晨开门时满室烟臭 ,他萎靡无神 ,嘟嘟囔囔再问一遍 :你什么时候嫁 ?我的耐心瞬间殆尽 ,嫌恶激生 ,我迅速打扮停当出去 ,将门死死带住在身后。如此 ,半真半假地拖延了些时日 ,我支吾着没有立即应承 ,逼过几轮之后 ,他不再逼。他回台很快娶了别人。

我是及至那时 ,才第一次认真兴起了不婚之念头。我时常想起那只试探着伸往我下面的热热的手 ,布满着暧昧的温度 ,我一起 ,我便觉得丑恶与不洁。

我的脸这样美 ,十几年如一日 ,皮肤细柔 ,嘴角轻扬 ,发在肩上海开得乌亮。我的身姿这样轻盈 ,裙下裸露的脚线如鹿之巧倩。上课时那些男学生 ,依然会目不转睛对我行以注视。我 29 岁便拿立命馆大博士学位 ,出了 5 本书 ,我随时可以坐下与他讨论韦伯 ,讨论管理学系谱与企业伦理的限界性 ,但他惦记的 ,每每仍是我的下体。

中秋那天 ,月亮大得吓人 ,虽然是夜 ,黑暗无所施展。我头顶着几百瓦的月去取车 ,鞋跟敲响路面 ,得得得 ,锁匙手中轻摇 ,丁丁 ,好似说 :真孤单。——真孤单 ,这样便过了半生无人团聚的日子 ,虽此刻依然 ,但我警惕施起全副披挂予以抵挡 ,也没觉得心里冷清到怎样。

我开车沿学校后面背静的路回家 ,一路躲闪 ,抛远了月亮。远远见前面一个瘦细女子背影很轻飘在树影里挪移。我略加下油门 ,想提提速经过她。擦身而过的瞬间 ,我从后视镜里扫见一芽尖削伶俐的下巴 ,和一对冷冽凤目 ,原来是她 ,那名称做 key 的女生。

事后回想起 ,觉得那才是惊鸿一瞥。

当时不知为何急急停了车 ,下了窗子 ,伸头出去说 :怎么这个时分一个人走 ? 快上来。

她不紧不慢挨上前 ,说 :我一直一个人走。你不也是。

我一定是那晚 ,遇上了她之游荡的幽灵。或说重逢了我之旧精魂 ,像极 ,真是像极 20 年前的我 ,也是那个寡尼般的神情 ,永远热闹不起来。

4岁时初初记得世事。一家子嗣,祖父独疼我聪明,说:这妮子眼睛里有机灵。外出每每只带我一人,买糖哄,可以骑脖子,又时常光顾年轻美丽的姨姨家,在她们熏香的锦床上午觉。晚间回到大宅,蹦跳着描述一天的兴奋,祖母笑吟吟:明天带我也去找你今天见过的漂亮姨姨玩,好不好?

6岁时祖母一手牵我一手抄袋中,在城内转街过巷,寻人拍门。我和祖母有一个秘密,在她将手藏匿的一边口袋之内,正盛满了香灰,那香灰将在一个个泼辣狐媚的、活色生香的女子头顶盛放,铺天盖地落烟花般好看。祖母说:这游戏叫除妖降魔。——虽然长大才知,女子惯会向女子作践和寻仇,对男子就宽容而无奈。

8岁时在祖父私宅后那一片广阔林地里赤脚穿行,夏日蝉声无限焦灼,日光射透林隙却悠远宁谧,我是长发被树梢羁绊的水泽仙女。祖母远远喊我的小名寻来,手里持一串红漆念珠,年久被指肚摩挲,露出木色的暗白。见着我,便用念珠抽,说:阿弥陀佛,你什么时候能安静些好。

12岁时跪在徒然四壁的佛堂,看祖母青衫背影伏于佛前的毡上,如睡眠的石头。一个又一个无风的午后,佛不言不语,祖母虔敬合着眼念祷,我心里越来越阴静而柔凉。

16岁,我觉得佛长久看顾的那个,不是别人,是我。不知祖母可有在每天的斋素中平息了她的痛业。但我,却自落了一把发,晚间用白布托着,站在祖父饭桌前宣布:我要出家。祖父夹着一筷子菜愣怔,半天不能食。

18岁我出家一事被郑重商议。祖母看我索了性横了心,便

道也好，清清静静总强过一生难缠糊涂。于是四下里打听神学院，又答应若是果真剃度，便派辆车子每日接送学堂。次日我母携一包袱跌撞着前来，进门便扑通跪跌祖母膝前，用她一辈子也学不流利的客家话说了句：好好的女孩子，不去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若是明天荒唐地削发做了姑子，今天我也死在这里给你们看吧。言毕抖开包袱，竟跌出把黑铁剪子，丁咣落至堂前。

24岁，与初见的key相若之年。我独自立在大阪街头，将手中家信慢慢推展。上写着：

女儿，祖母于几日前脑溢血急发而逝，你远在异乡，没有招你回返。你祖父哭得肝肠寸断，跪地几个人都搀扶不起，这几日也精神狂乱，一直嘴中叨念你祖母小名淑荣，我们担心他不大好，轮流看护，但一直想不通，这一世怨偶，你祖父风流，你祖母乖僻，怎么一个撒手去了，另一个也没个活。母字。

我细细看完那些字，便随手撕个粉碎撒身后，然后走开不回头，同时心内秘密许下个洁身自好的誓，天知，地知，佛知，我知。

祖父次年上去世。脑溢血。但我心里只剩下笑，晚了，如今这样跟着她，也晚了。

中秋的月明晃晃。

我把key从路边领回家。两人坐在露台喝梅子酒就芝士。那

晚她喝很多 ,但是不醉。依然清醒着说话。阿缪斯 ,你这么美。我但愿我的未来 ,也可以像你这样。

美是美 ,生命是生命。我说。——你可知 ,美是意志。我之美 ,虽强大 ,抵不过生命之丑恶 ,命运之绝望 ?

我几乎可说亲眼看 key 谈无数场简短恋爱。

我看着她与各式各样细小的伤害斡旋 ,没有出路。

我看着她毕业穿袍 ,又入大学院接着读那门枯燥的 ,她不爱的科目。

我看着她 ,后来我不再看着她。

我申请了另所城市的另所大学的一个教席 ,他们提供更优厚的薪酬和更宽松的研究资源。

走前 key 来送行。在我行李袋中塞一张早年 Beatles ,说 :抽空你听这个等着我。我很快毕业 ,之后去投靠你。

我知道这张旧旧、有些磨花的 CD 后面 ,必定是另一场伤害的线索 ,我没有问。只说 :我走这条路太辛苦 ,绝非什么捷径坦途 ,所以我想一个人 ,请你不要追上来。

Ken

阿缪斯曾经说 :命运就是时间。是时间这样安排 ,不那样安排。

也就是说 :反正 ,怎样也都是不完满。遇上你 ,遇不上你 ,都一

样不完美。

当我厌倦了夏天之盘根错节不肯凋谢 ,厌倦了一年与另一年间永久恒常毫无更迭之温度时 ,与你也似乎走得见着了崖与荆棘。我又有了孕。这个消息我比你错愕。

我不明白生命何以总是挑拣夏日盛极的时节到来。这样迫不及待频频要到访人世。算算时间 ,恰与上一次的谋杀 ,相距一年。我开始时常会梦到以前的事 ,梦里有佑一 ,而佑一有年轻、坚定的容颜 ,不说话 ,尽是笑容。他终于可以不再继续老去 ,停下来在某处等我了。

我相信小腹里那粒种子必然是佑一的跟随以另一种形式 ,借另一个躯体 ,我开始想像若是这个孩子出生 ,不知是不是像他那样胆怯然而倔强。好像一种根深蒂固的品行 ,加害身边所有的人和他自己。

阿谬斯曾经说 :要了解。说没有未来的关系什么时间结束只看两人什么时候困倦。

我自己去医院刮宫。我了解到肉体温暖 ,刀具冰凉 ,而命运有时候不适合展开就要及时合上。医生问 :这孩子父亲呢 ?我说他没有什么父亲。

我的孩子一向都没有父亲。而你本人也还是个孩子。

我与你自那之后 ,开始时时出入阿谬斯的都市。我寻访 ,你则陪着我寻访。我细细筛选那城市每一角落 ,就像我每每细细筛选与鉴别你我之可能性 ,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过 ,路愈走愈迷路。后

来 ,我累了不敢想像你是我巨大的行李 ,我决定抛却你 ,我决定流徙至对你来说叫做别处的地方 ,等待结果宣判的到来。

——等你长大是项漫长艰巨事业 ,在我等待的时间里 ,是迈开步子踱至一边腾手干点别的 ,还是坚持立在圆心 ,又有什么分别 ?

我速速毕了业。速速打包过去 ,谈妥未来 ,找到阿缪斯与她会合。

而你信步长大着 ,总不肯快走两步追上我似的。

此时 ,那城市已经是这城市。阿缪斯的城市 ,也就是我的城市。而曾经我们的城市 ,今天只是你一人的城市。

那一天 ,是你我最后一次一同登陆夏天。

那一天 ,所有的云都翻到大厦那一边去。我跟你站在蓝的下面 ,但我们不觉得那是蓝。阳光锋利尖锐 ,叫我皮子刺扎扎痛 ,但我们亦不觉得那太阳怎样。因为没有人注意 ,它益发不留余力地掷出暴戾的热与光。

你伸出手来拉我 ,我甩甩就给挣掉了。但你还是不肯说别走 ,不过就是那两个字 ,你不肯说 ,我也就没有办法 ,不能不走。

你还记不记得一条河流叫做那珂 ,从这个城市蜿蜒穿过。我们第一次结伴来这里 ,傍晚迷路在 canelcity 之外 ,也是从这河上过了好几遍 ,我说我们该找人问问路 ,你说不。我猜你是暗自享受漫无终点的旅途 ,只要是没有终点 ,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长久些 ,再长久些。那时河上正蔓生着火的树银的花 ,皆成碎片 ,还有那被波光扭曲弯折的巨大霓虹 ,淌得满河都是颜色。夏夜的热如此稠密 ,令

我们汗湿 ,夜下买串烧与煮物的屋台腾腾袅起烟火。那时候你也没说你喜欢我 ,可我不知为什么 ,却是不那么在意。

从来你不说是喜欢我。却又不准我走开。

当你想要进入 ,总是由我轻轻握着你 ,将你缓缓领进。漆黑中的路途你来过依然会再三忘却 ,似乎永远不能熟悉 ,一直那样静静不言地等 ,双眼温柔恳求 ,然后我便服从 ,次次不厌其烦带路。对于你 ,我这样宠爱着。

有时你在汗水中默默睡去 ,我赶上来蜷起身子 ,用自己做了襁褓 ,从后面将你揽着。不知怎么我不忍 ,比你自己都更不忍 ,见你孤零零着 ,赤裸的样子。

我不觉得你会长大的。甚至在我里面最后那刻 ,你的汹涌里依然不是空白 ,会有一丝怅然多么莫名来袭 ,是恋恋不舍分离的惊惧。你所能掌握的如此之少 ,除了霸占时间 ,只有霸占时间。你常迟迟不肯退出 ,好久好久趴伏着 ,湿发粘到我的颈 ,手也缠着我的 ,紧紧攥住 ,呼吸也哽咽了。

尽管如此 ,你 ,从来不说你是喜欢。

那一天我终于离开你。我曾经以为永远也抛不掉的 ,也不是永远都抛不掉其实来说。于是我抬手看一下腕表 ,腕表给予记录 :下午四点二十八分的街角 ,人流不断拉开口子 ,吐出你我 ,又不断匆匆愈合 ,将你我吞噬。你垂着头 ,呆立不动。也不顾阳光正煎烤 ,好久才开口 ,却竟然是说 :走了 ,就再不要回来。

我笑得打跌 ,弯下腰去一直流出眼泪 ,你真好傻 ,年轻就是以

为走了还可以回来。我已没有那样东西。自然决绝无反顾。

即便是此时。下午四点二十八分,我坐在阿缪斯刘的研究室,我放一张早年 Beatles,自己倒一杯肥皂味的暗绿蔬菜汁来喝。阿缪斯推开手头书本,研究我的面色。左左右右看了一回,试图查找漏洞,发现终无半分黯淡迹象可循,平缓一如那珂四季的河面。阿缪斯显露好笑的痛心神色,最后忧心忡忡作结论,说:你老了。Key,我真憎恨你这无喜无悲的脸,憎恨你这心如铁石的女人。你能这样精致地收拾好自己,光鲜利落,气色如常坐在我这里喝营养果菜百分百,谁能知道你内心正遭遇了飓风。世上有路那么多可以走,我还眼睁睁看你走了和我同一条。Key,你怎么这样就老了?

你不要夸张吧。我听得简直失笑起来:难道你以为我该在这里哭诉着,说我心脏好脆弱?我该面对所有人,作出那种世界末日般的受灾表情?我是老了,也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老了而已,这世界每天有千千万万女人在老去,哪里我就值得太追究呢。

Key,一个人怎么可以经过一个陷阱两次,并且明明知道那是陷阱?你爱的人,之前那个大你30岁,此次这个小你7岁。你爱的,到底是他们,还是那些时间?

阿缪斯,你知道的,我爱他们,以及他们的时间。你知道,所有的爱来自于时间,也失踪于时间。大家都不过是某个时间上相遇,而后某个时间上离开而已。我没有什么两样。你不知道,我们这三人,都分别爱上彼此的年轻与年老,可是又有什么错?他年

轻 ,我靠着他 ,就觉出他衣服下面胳膊多么鼓胀结实 ,生命几欲弹跳而出。他年轻 ,于是多么干净 ,当第一次碰触 ,他甚至为自己的欲望感到羞惭难堪 ,他笨拙不知如何打开我和安排他自己。他年轻 ,还会有此后无尽泪与汗水 ,并且那不是心凉了的泪 ,那泪水会有温度又急速 ,就像我自己曾经年轻一样……

阿缪斯听着我的话 ,脸向着窗子出神。太阳已经渐渐远走 ,阴影迈过窗棂 ,在她脸上轻轻啃噬 ,消灭她的眼角眉梢 ,腐蚀她的神色 ,一点一丁慢慢支离破碎。

她抽一张纸片递于我 ,key ,我但愿我还可以学你——沉迷于时间 ,或是挑衅时间。到底我们该怎样去理解时间 ? 当我 16 岁 ,时间就是无尽可能与未知。我 26 岁 ,时间代表过往 ,经验的种种 ,还有尚未兑现但一定兑现的伤痛。36 岁 ,时间开始等于变老和变得更老 ,看见皱纹一夜簇生而知道女子天命如此。46 岁 ,我发现时间就是 ,我已经没有时间。

她忽而笑了 ,并竭力笑得更明亮一点 :key ,我生了癌。这张纸说 ,我不再有时间。

小 Ken ,这些日子 ,趁着我离开的间隙 ,你长大了些吗 ?

如果我不能忘记关于你 ,至少 ,你也快要忘记关于我了吧。

看罢 ,我依旧如此优柔而矛盾 ,若是从前 ,你会不会质疑地看向我 ,并且发问 :key ,你是想我怎样 ? 长大 ? 还是不要长大 ? 你想我不再做一个孩子 ,还是永远做你的孩子 ?

我搬了一次家 ,为脱离所有的从前。早晨 ,收到市役所寄来的

住所变更确认票 ,我捧着 ,我知道我将彻底与你失散。

现在 ,我一个人住在天神区亲不孝町后街某间灰墙的公寓 ,终日可以看到一心堂拉面店的招帘拂动 ,有时我自己过去吃一碗。有时我穿行在地铁站 ,在上班族庞大而漠然的人潮里 ,突然念及你 ,你曾经说 key ,少想点 ,快乐点。于是便什么胃口也没有了。

我不能给你电话。绝不。从我立定心意要自爱那一刻起。我会竭力过得世俗 ,和很多女人一样 ,每天看一集九点半剧场 ,赶着超市四点钟市时买半额冷冻食物 ,并且我会结婚 ,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家常男人 ,然后我不会特别地爱他 ,或者特别不爱。

阿缪斯刘今天入了院。她带甚少东西 ,表情也不见得多么悲苦。我想我和这个人 ,分手的期限 ,也快到了。

那天最后 ,她将我按在椅中 ,亲手正式调杯茶给我要我喝 ,她说 :如果疾患一定要来 ,果菜汁又做什么用 ? 况且这以后 ,连一杯茶也不能够了。她将那纸诊断书 ,草草扯来垫了茶杯垫子 ,又指指四壁架子上没人头顶的书 ,一共几千册的 ,随手挥挥 :这些 ,你惦记的 ,都给你。这样 ,便料理了她跟我间的后事。

我不知怎地真气一弛 ,一时没自制 ,端着手中茶盏 ,竟落了泪在里面。

阿缪斯 ,可是 ,你还这么美。我从此不能原谅上帝。

当然美 ,这是女子毕生权利。她莞尔 ,说时又嘲弄着揪揪我的发 :一直比你美。

我哽咽喝不下那茶了。

有时我觉好奇怪 ,何以我一生不会认识一个人两次。如果真的他在我宿命的谱线之上 ,那么不管如何错落着 ,他也定该寻到路再来 ,我定该仍旧看见。

如果真所谓那样 ,转过这个街角 ,也许什么大厦的阶前 ,也许某个屋台的杯盏与清酒旁边 ,我们大家一抬头 ,便重新相遇了。也只好那样了。

Ken ,你知不知道 ,此时我这样数着自己心事 ,就如点着盲文磕磕绊绊 ,星星霉点。自从遇见了你们 ,我的心事增加 ,热情 ,却是狠狠短少了呢。

佑 一

现在 ,我是否已经有足够老 ,可以来爱你。

佑一。那时 ,我从来没资格这样唤你的名字。你的母可以 ,你的妻可以 ,但我都总是叫你做 :宇崎先生。

甚至做爱的时候 ,你也是 :宇崎先生。其实 ,那做爱不是做爱。一直以来 ,我只当那是一种接近的仪式。我希望承接你所有的重 ,与失重 ,并且在那样时刻 ,你与我的距离 ,便有了时间之外的算式 ,来重新考量。

你与我曾有个孩子但是你不知 ,因为你不必知。你知和你不知 ,都是一样的。我杀死那个孩子。因为我不能等到有天他长很高 ,我来告诉他 :你的父亲 ,叫宇崎先生。

我只是你生命的 $1/54$ 。在 54 之前 ,和 54 之后 ,都没有我。

我曾经企求神 ,请将你的老分给我 ,或是将我之年轻分予你。
我只希望可以与你 ,靠近 ,再靠近 ,最靠近 ,无限靠近。
佑一。

阿 繆 斯

眼看夏天又一次贴近窗子 ,嘲弄命运似乎也这般地轮回。

我终于是没有避过季节与年的追捕。而阿繆斯的美丽 ,亦将要接近尾声 ,渐次褪色 ,宛若花 ,开败了它所有的时节。闷湿的夜里 ,我手捧冰梅子蜜茶 ,对着电视机幻动而闪烁的屏幕发呆 ,里面絮絮预告这一季台风即将登陆的消息。光线亮了暗了 ,映照我的脸色 ,亦随之明了灭了——我懂得风暴 ,我熟悉那气味名字叫做危险 ,一切即将毁灭。

放疗开始后 ,落下第一蓬发。它们断落 ,纠结在这个不属于凋零的季节。

那些癌 ,如菜花形状 ,该是很斑斓 ,此刻已从她的子宫内膜向着四处慢慢游走 ,浸润 ,散至整个骨盆 ,铺满她的腹腔。之前一定该有许多密集的小小预兆 ,小腹的坠胀 ,莫名的流血 ,渐渐减了体重见出消瘦。而她竟长久不自知 ,全无丁点自觉症状。放疗对她 ,已经没有用了 ,放弃子宫 ,都没有用。

她守着自己的处女 ,像守着一把残灰剩冷 ,像是守着一个无人登临的祭坛。她的青春空自来过了 ,她没和谁 ,没和任何什么人真

正一起过 ,但依旧是自己生了癌。干燥阴凉的子宫之内 ,不曾孕育过 ,便开了一捧毒花。

子宫也老了 ,随着她禁闭的肉身一道 ,随着她的精彩或不精彩的华年。直至将要绝经 ,依旧每个月有要索命般的经痛。也都白痛。

我去医院探望她时 ,顺便带一小球白雏菊。我记得她是喜欢白。病房的颜色。

她脸朝着窗户方向睡着了。刚才一定是看了很久风景。我低下身子 ,凑着那方向望出去 ,却是什么也没 ,一块四四方方的天 ,水泥白。

风才起了一日 ,便停了。台风到底没有来 ,绕过九州 ,向四国方向登陆。

挂了 10 号风球也白挂。一切都很浪费。我也不想为她落滴眼泪什么的 ,也是浪费。

四下真是萧索。我心灰得很。暗中自己摸索着读来 ,像定定落了一把尘埃。而我还要坚持 ,在那尘与土之上写字 ,是为——风尘抄。

后 记

这次 ,我想写一写“时间”。我将它撕碎了 ,散落织补在全篇每一处细节之中。

所谓“年轻”与“年老” ,所谓“流年”与“季节” ,所谓“出生”与

“死亡”，所谓“铭记”与“遗忘”，甚至所谓“坚持”与“撤退”，“获取”与“失落”，“昨日”、“现在”、“今天”、“未来”，都只不过是时间加减法里的代名词而已。

命运乖戾，年岁深长，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时间，交付给时间。是时间的迷惘风尘里，你我臣服地活着，但偶尔虚妄，偶尔固执。

——完——

2003 年 8 月 28 日 raku 于匡匡の框

伊西朵拉是一座城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请认为是生命太多巧合。

我不知爱情有时无理至此，当它轰然来袭，如原爆投下的烈焰，如皮肤烧焦，眼睛灼伤，头发焚成灰烬之痛楚。伤亡如此惨重，而人次则不可预期。

——千树在键上敲下这些字，一样是举步维艰，中心摇摇。在这个暖意靡靡的黄昏，她等的人，一直不肯出现，游艇上的 pub 里人声嘈杂，千树将座位挪至甲板吹风，尽管老式点唱机一直被人投下硬币，咿咿呀呀地唱，但千树依然几乎昏昏欲睡了。

当千树还是 21 岁方成人时，却已经有了极端老成破旧的心情。大学即将毕业的日子里，周围尽是纷乱动荡，但是外在的动荡却也抵消不了内心的微循环，埋藏得深的总是动脉，那里的血流，

一向都比较湍急 ,却也不为人知。千树第一次觉得自己老 ,便是在那个初初二字头的年龄。其实左右不过才谈了一场似是而非的恋爱 ,但千树已失去纯白。

那时在校门外林荫大道两旁 ,有午后会支出阳伞与白色圆桌的酒吧 ,千树在那下面邂逅一名 30 岁日籍男子 ,有淡褐色眼睛和温柔的薄唇 ,纯正东京口音 ,一笑牙齿灿白 ,微微神经质。千树时常跟他在铺着美丽台布的桌边对坐 ,春风下面看泡桐静静落下紫色喇叭的桐花 ,听着 Dragon Ash 的 hip hop ,貌似交换学习语言 ,实则谈着不着边际的话题 ,一个个下午 ,便悠然而逝。那么适宜恋爱的机会 ,千树尽管晚熟 ,一样在频繁出现的彩色日本折纸和应时 CD ,以及流行推理漫画的殷勤之下 ,动了被宠爱的心思。

那男子是一家日资大机构职员 ,已婚 ,单身赴任来到中国北方这座骄阳似火的都市。也许烈日催情 ,激发他在青春穷途末路 ,已近尾声之时 ,谈一场不必负责的恋爱。也许千树那时恰够火候 ,正需要一场恋爱来做长大的仪式 ,于是未及细想 ,双方便挑中了彼此。但是 ,两人也仅仅刚来得及走到牵手的程度 ,他便要被一纸公文招回东京。走前 ,男子没忘了匆匆索取了千树的嘴唇与身体 ,而后将一个女孩的全副寄托打进行囊 ,不知回程一路上 ,可有些满载而归的心情。

千树自那开始每晚开着房门睡觉。为着等深夜电话响起时 ,可以最快的速度赤脚踩过冰凉地板直奔客厅 ,抢起话筒 ,听对面人隔着海来说 :千树 ,是我。然而实际上半年之内电话从未响过 ,赤脚奔向电话机这样的镜头 ,也只出现在千树深夜不眠、辗转反侧的

想像之中，一度疑幻疑真。

半年后，千树换了新日记本，第一句话便写下：从此，我将不再提起爱情。

再后来，千树拿到奖学金，只花了四个小时便飞过日本海上空。当客机在成田机场降落，她双脚踏上朝思暮想的东京，似是有一桩心事同时得以了结，在她体内断落折损，销声匿迹。那时她还当她以后，再也就没有烦忧。

千树撒了谎。

也许是生活和命运要千树撒谎，千树便不得不谨遵吩咐。自那之后，千树又涉入很多场深浅不一恋爱，在秋阳澄澈、树影飘摇的操场边拥抱过白衣黑裤的棒球少年，亦在原宿深夜的街头醉倒，投靠过无名乐手的臂膊。习惯了伤人或者被伤，习惯了依赖幻觉，或从幻觉中陡然苏醒，将刻骨铭心、电光石火、魂飞魄散，悉数化作一个老字，慢慢写脸上，刻嘴角，人们所以为的沧桑，是否都有着这样的雏形？

千树累得扶扶头，燃一支烟，捋一把头发，然后继续在键盘上敲字——爱情，根本就是化骨绵掌……写到这里，似是对自己的危言耸听有些愧疚，千树自嘲一笑。嗤，她已是辜负了自己，21岁时那个发誓对爱情三缄其口的自己，怎曾会想到，现在，29岁、她独自在异国的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徙，为了什么人停下来，或又是为了什么人离开，且堕落成为一名专门撰写情爱指南的职业骗子，每日

拎着笔记本来到港口这间名做素人的酒吧 ,叫一杯梅子酒 ,坐三数小时 ,然后杜撰一则则三流速食恋爱故事 ,以拿爱情贫嘴谋生 ,而实际上两手已空空 ,所把握的爱情资产 ,一直跌破零点 ,接近负数。

你不写小说你简直不会知道 ,人们多么倚赖 ,以及如何每天消费这样大量的伪爱情、假浪漫 ,如消费杯面、纸巾与可口可乐。这是城市废墟中最隐秘的一层 ,踩着繁华生出来的虚无 ,无数彼此亲近的愿望 ,带来了无数自以为接近的假相。千树不无遗憾 ,写道 :爱情 ,我爱你这场幻觉……

爱情就是用来幻灭的 ,这句话是殷此所说。在她来到神户这座城的第一天 ,第一个对她讲中文的人。

辗转总有前因后果 ,其间过程总不堪细说 ,但横下心决定不再走 ,却是为着见到当日傍晚斜阳里 ,松懈的城市齿轮缓缓绞出闲散慵懒的节奏 ,优雅几乎不含生之逼迫与催促。太多种不同的皮肤、眼睛以及头发的颜色 ,太多种国籍、语言 ,以及风情韵味的人霸占了此城 ,在生意的间隙里腾出时间忘情纵情 ,在纷繁林立的饮茶店与酒吧间里出入、流连、消磨、倾诉、做梦 ,或者在他人之梦里留下影子 ,要么微温 ,要么冰凉。

千树不由叹气 ,就是这里吧 ,她打算在此处养老了 ,即便寂寞 ,也可以不用那么惶急仓促。

当夜无眠 ,千树在陌生的公寓熟悉的床上 ,抱着袖珍型收音机搜索频道 ,于呼啸的电波与电波的呼啸之间 ,突然撞上一把冷静男嗓 ,竟说着极富装饰性的中文。是的 ,那绝对是一口千树耳朵久违

的哥特式的漂亮中文 ,也许是某家华人电台 ,为了这国际大都会里 ,午夜徘徊的迷途游魂中 ,那为数众多的中国羔羊。

这是一档子音乐加谈心的老套节目 ,本身并无新意 ,但是他的 DJ 主人却给它一个奇怪的名字 ,叫做信望爱时间。千树聚起神来不再调换频道 ,彼时正有一女子在絮絮诉说她的失意心情 ,切碎的句子凌乱无章。末了 ,DJ 打断她的冗长告解 ,不为所动的语调说 :我建议你听这支叫做 portishead 的英国乐队 ,他们的极尽颓靡和冷漠 ,让你知道 ,爱情就是用来幻灭的。

那以后 ,每晚听这个男人用几乎矛盾的、背道而驰的冷酷去解释信望爱 ,成了千树固定的节目。当有人落寞 ,诉说城市夹缝中生存的拥挤倦怠 ,他会让他去听 R. E. M 的 Everybody Hurts——因为这首美丽的歌可以令你知绝望 ,而深刻的绝望永远好过肤浅的满足。

千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精神暴力 ,捶打上门来寻找信望爱的人们那脆弱神经 ,这个男人总会残忍解剖真相给你 ,而后随血淋淋真相附赠的 ,又总会是一支摇滚曲子 ,这是他用来解决和抵御一切倾诉的办法。

千树第一次拨打那个谈心号码时 ,并没有什么需要这个刽子手来替她指引排解。她只是信口讲了一个故事 ,像以往她讲很多故事那样。当信号音显示接通 ,千树先发制人 :亲爱的信望爱叔叔 ,我打赌你真名叫做殷此 ,并且我打赌每天上节目之前 ,你会喝一口甜似蜜、腻似糖的念慈庵川贝枇杷膏。

对方显然略为一怔 ,而后随即沉吟了。因为他听到一把奇怪的小而清澈急促的声音 ,如同芦苇边的哨子 ,是一个女孩子上来便直接猜中他的名字 ,而此刻在他的手边 ,也恰有一只饮到中途敞着口的枇杷膏瓶子。

很久以前 ,有一个女孩叫做霍许 ,她从少女时代起迷恋上午夜的收音机和 FM 某某兆赫的一把冷冽的嗓子 ,如加了冰的杜松子酒叫人先醒后醉。经年累月里 ,她用羞涩的信笺写了很多含苞的句子 ,寄给远在另一座城市的电台唱片骑士 ,而男子收到那些佚名的信件 ,总是看过之后便速速投入碎纸机 ,让一个少女的单恋变成不可拼凑、不被关怀、不成事实的假定。唯独予以保留的 ,是享用随信而来的念慈庵枇杷膏的习惯。

千树不理对方的反应 ,娓娓开讲 :后来女孩长大 ,大学毕业分在电视台 ,与因职务变动而做了编导的男子共了事 ,曾经一度两人无比接近过 ,他们交谈过 ,拥抱过 ,她亦曾收到过男子半真半假、动极思静时新颖别致的求婚。她爱他依然 ,他不知她爱他依然。这是一个故事与夜间有关 ,与无数个日子凌晨 12 点 30 分有关

.....

嗯 ,多么动人的故事 ,显然你很善于讲述。对方将千树打断 ,在两主角前途将明不明的时刻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可是留学生 ?

不 ,我写字 ,职业是留心别人的爱情 ,我叫做千树。

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千树吗 ?最后 ,殷此这么问。千树没有答。

不知是千树爱上那段节目时间 ,还是殷此迷恋上一个叫做千树的女子 ,经常在深夜电话打过来 ,从无怨怨牢骚 ,只是随口编织故事。她永远有取不竭 ,用不尽的狡黠小篇幅 ,有时三言两语不知首尾 ,有时也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且嘴上一直叫殷此做 :我的信望爱叔叔。

后来殷此几乎要等着自己与千树之间发生故事了 ,千树却突然失了踪 ,留下一个漫长的音讯全无、人间蒸发。及至再回来的时候 ,是风雨稠密的夜 ,直播间里 ,等待电话接进的小灯频密在闪 ,似有无限内容急等告白 ,殷此随手掀一下钮 ,熟落清脆的女声从电流那端顺水而来 ,又像是云层携来了密集的小雨 ,忽然之间便淋在头顶 :当卡尔维诺少年 ,终于找到了他的伊西朵拉城 ,将会有什么事情在一夕间发生 ?

殷此闻声心头轻喜 ,似已有默契 ,选择了暂不作声。他知道不必做答故事也会尾随问句自行展开 ,而此刻他的身份 ,已换作听众。

少年第一次看到女子的时候 ,在中央地下铁人挤人挨的出口。女子醉了酒 ,在俯身忍受翻江倒海席卷而来的呕吐冲动 ,狼狈间口袋书啪地应声跌落 ,封皮上正写着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少年拾起书 ,以极度迷惑神色趋上前 ,托起她 ,而后轻问 :伊西朵拉 ?

只有女子知道伊西朵拉是一座城 ,是少年心中企盼与隐秘之城 ,所以他们的相爱也就不可避免。这是她与少年的爱情楔子 ,虽

说此后 , 每一段恋爱都大致雷同 , 但细节处却也一样可以永垂心头而不朽。女子最不曾想也最不提防 , 这个小她 10 岁的少年 , 越过年纪丛林的阻隔 , 跋涉而来 , 渐渐盘踞一方而不愿再走。

很多个日子里 , 少年的电话总在凌晨的微光中打来 , 铃铃铃 , 急促将女子从睡眠唤醒 , 他绵密热情如齿印 , 咬上皮肤 , 便经久不褪。有时少年又深夜出街去 , 敲开打烊的餐馆 , 索一只番茄 , 只为做一盘材料简洁、手工幼稚的中式蛋花汤给她 , 那便是他唯一擅长的菜式。少年穿黑色衬衫 , 消瘦身影 , 隐匿在夜色里面就成黑天使 , 面容苍白细小 , 眼神悒郁孤僻 , 女子便生出心疼 , 要把他切切拦在怀中。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城市与记忆之二》里 , 当少年终于抵达伊西朵拉 , 这座年轻时的梦中之城 , 发现自己已经一把年纪。广场上有一堵老人墙 , 老人们坐在那里观望过往的青年 , 他也走过去坐在其间 , 当初的盼望已成追忆。

少年碰上伊西朵拉便苍老了。千树说 : 伊西朵拉是一座城 , 是女子 , 也是爱情。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少年。千树轻轻嬉笑 : 老女人不肯服老 , 要爱上小情人 , 这样的情节只合出现在萨冈的小说里面 , 充满人造的刻意和偶然。而老女人完成历史使命之后 , 最终总要选择颌首退场 , 让少年自由 , 继续上他自己的路。爱情安排他们彼此都老了一截 , 或者长大了一些 , 但却没有为他们安排更长远的未来。

所以女子也同样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犹疑 , 而最终还是决定在

一个晴快明爽的好天气 ,与她的卡尔维诺少年分手。因为有一天当她打开收音机 ,听到子夜里有人用极端清醒的声音给予告诫 :爱情的尽头 ,叫做幻灭。

千树的故事讲完 ,殷此突觉有片刻哑然 ,他无法应答 ,第一次在心里感到了愧 ,与悔。千树 ,还记得很早前你来 ,讲过一个不彻底的故事 ,你可否告诉我 ,霍许和殷此 ,有关他们的后来 ?

嗯 ,如果你看过一篇叫做《夜间飞行——或许与因此》的小说 ,你会知道最后女孩拒绝了唱片骑士的求婚 ,在一个出行的日子里 ,将小型收音机连同那把声音一同扔进机场的垃圾箱不再回头。‘有时太美的爱情 ,只有不去触摸才不会失去颜色 ,任何靠近与朝夕相处 ,都将破坏它本来的面目。当她呼唤他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当他呼唤她的时候 ,她也没有回答。他们彼此呼唤过 ,但是没有回答。’霍许登上飞机 ,决定到云上去。

好 ,殷此略为整理凝固的嗓子 :那么 ,刚才那名女子 ,与她的卡尔维诺少年 ,他们的然后将如何 ?你告诉我 ,我或许可以送她一首合适的曲子。

没有然后。千树笑了 ,很多故事再没然后。而且 ,我忘了告诉你 ,包括所有曾经的过往 ,也许亦只不过是幻觉 ,一如生命 ,只发生在想像之中。

千树言毕 ,轻轻切了线 ,关掉小型收音机 ,就手扔进身边垃圾桶。屋里顿时静下来 ,滋滋电波再也游不进千树听觉。而殷此仍无知无觉 ,依照惯例送出他最后的摇滚曲目 :来听 beatles 吧 ,那首

let it be ,在顺流而下的同时 ,告诉你不必过于收紧自己 ,毕竟 ,爱是感受享受 ,不是受难 ,爱也不会让你失去什么。

他很少说这么勇敢慷慨的句子 ,只是 ,千树都不再听见。此刻只剩下夜雨敲窗 ,寂寥地沙沙 ,沙沙。千树翻一个身 ,她要努力睡眠了 ,这是将老人的事业。

我们在想像中兀自苍老。千树写完最后的句子 ,合上电脑 ,远远看 ,她等的人来了——她的青碧少年。

她曾拥他以满怀 ,他年轻的身体如此蓬勃。蓬勃一如他手中无尽未来 ,绿草模样 ,每一个日子都争着欣欣向荣 ,每一个日子上都写着无尽可能 ,这些全都是让千树低头自卑的青春啊。

千树也曾握他的手 ,拿起那手掌摊平细看 ,那里有饱满生命线 ,修长智慧线 ,有被无数微小细纹与漩涡点缀的感情线一如激荡的河流。那时千树笑了 ,曾指指其中一个锁状的交叉 ,看 ,这便是千树了 ,不过只是你整个人生中极不足道一环。她把他的手合起 :只要你握起拳 ,就是你手心永远的秘密。

千树目光追随那颀长身形在舷梯处登船 ,侧望去 ,倔强脊背挺直如线 ,从没丝毫妥协与折痕的挺直。四周正是太平夜色 ,良辰好景 ,盛世里的离别却原来也是这般揪心动肠 ,震慑肺腑。千树一口大气也不敢出 ,屏息留神目不转睛 ,要在脑中牢牢背下那个轮廓所有的细节 ,一直看到黑色衬衫远远融入梯口模糊晃动的人群 ,忽隐忽现 ,正是毫不知情 ,向着千树方向寻来。

原来世间有一种爱情 ,是比刹那多 ,比永恒少 ,总也不够天荒地老 ,全无可能海枯石烂。

千树坐在那游轮的甲板上 ,用享受微风袭面的姿势扬起脸 ,看神户塔慢慢在碧青湛紫的天幕里展开霓虹 ,一时间几百盏华灯尽起 ,光线喧哗开放 ,五颜六色浸染了整个神户港的夜空与海水 ,又将是一个不息不歇的白夜如昼。

灯火实在太亮并且霸道 ,逼退了几丈内的黑暗 ,以至也遮住了星光。千树努力眨眼 ,只觉双目被照得火红 ,刺扎扎要泛起酸痛 ,于是抬手去揉 ,只一下间 ,谁知接着竟是热泪如倾 ,哭了。

——完——

2004 年 2 月 28 日 raku 于匡匡の框

离开方舟的日子

那一天 ,京都日和。日和 就是好天气的意思。

方舟走以后 ,我就有祸了。

在知觉逃匿与显露之间 ,在心死与脑死 ,苏醒的堤岸和渐至湮没的最深最黑水底之间 ,有一处短小空隙。没空气的空隙。我在这段真空中变成干涸陆地上无声扇着鳍翅的鱼 ,唇瓣翕动 ,然焦渴无言语 ,渐渐如行尸。

铭歌 ,你竟瘦成这样。铭歌 ,这段日子你话少多了。铭歌 ,出门走动 ,不要总是独自呆在房间禁闭 ,要出门走动。他们见着我 ,就总是这样说。

我每日一餐 ,每餐吃很少食物。来来去去尽是重复的菜式 ,生的包菜切成细丝。生的青椒切成细丝 ,生的咀嚼久了都有奶汁的稠与腥。我吃很少 ,但不觉饿。

从有心馆到尽心馆之间 ,是 2766 步。以前我走无数次 ,从来不知距离。现在我低头看着脚步 ,量出令人心惊的数字。方舟走

路迈步阔 ,总需要我急急小跑着跟 ,若是他 ,估计 2000 步。但他又总需时时迁就我 ,若是两人一起 ,估计 2500 百步。

太阳照射 ,打上眼帘如昏暖的路灯。他们说这是光。光本是佳美的。他们还说这是春天 ,梅花开过之后就是桃花与樱花。记否 ?

我有些将信将疑。却记得祸事来自 2 月 17。——2 月 17 日那一天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天起 ,夜间我一入梦便有雨。有时淅沥 ,有时滂沱 ,有时淡青釉色 ,有时钢灰 ,有时掺黄浊泥浆 ,浇得我浑身上上下下湿个精透 ,无处躲无处藏。

昨日午间 ,保险公司一名专做赔付的中年男子来访。他将纷杂条例手册一一摊上桌 ,手里玩着原子笔 ,在纸片上画一些无甚意义的数字 ,与我详细分析物损、人损与慰谢料赔偿的比例关系。他来之之前已做好说服我的预备 ,以为我定是块难啃的骨头 ,因此不自觉形成口头禅 :你很幸运的是…… ,你很幸运的是…… ,如何如何。

我听着解说 ,同时觉得双肩酸沉 ,茫然只能垂下头去 ,呈一个首肯的姿势。不错 ,在条例与条例之间 ,我一直幸运安好。不由得想替男子把那荒谬的结论一并说出 :很幸运的是 ,地球在太空中 ,白骨在肉体里。一切还好 ,人们犹自在死在活。还有 ,到了明天 ,天总归是要明的。

男子告辞以后 ,已是傍晚的暮色半灰。桌上只剩零落的纸片

与文书。需要签字 ,或者需要投入碎纸机。下面埋着一张旧保险证 ,仅露出冰山一角如未完全的面目。我抽出看 ,见上写着 :方舟 ,男 27 岁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昭和五十一年 7 月 21 日 ;住所 :京都市北区等持院北町 56 - 1 尽心馆 531 ;车型 :HONDA shadow 750cc ,车号 8527。

我将那纸慢慢合起在手 ,放在脸颊摩挲 ,似有微温。方舟 ,他们不可掌握你 ,不可领略你 ,不可铭记你 ,不可承认你比一纸文书更多。

但我要与他们商榷的是 ,你在油墨之外 ,血肉身軀之内曾有热意。你口曾呼吸 ,你眼曾期待 ,你手曾握着我的。于是我不可复述你用一种机器人口气 ,或者公事公办的冷静程序。

方舟 ,巨蟹座男子。特征 :温柔 ,时而执拗。外表 :消瘦 ,短夹克宽松布裤 ,一年四季永恒阿迪达斯浅口缀三条斜纹鞋子。发质柔软。手心有痣 ,但经年温暖。耳垂处藏三只耳洞是最隐秘不为人知的细节。喜欢挤一只眼睛看书 ;喜欢席地坐 ;喜欢后半夜打电话过来 ,声音清澈如同众水的声音 ;喜欢笑 ,笑起来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那男子最后拉开椅子 ,拎起公事包略为欠身 ,说 :对此赔付结果若有异议 ,可交予律师 ,提交地方裁判所上诉。

我扬眉 ,不解凝视他 :那么谁来告诉我 ,我是否可以起诉耶和華呢 ?

方舟走以后 ,我在洪水里。

水势浩大 ,在地上共 150 天。

我很少拉开窗帘 ,室内是沉默安全的半黑。年还有四季吗 ?
晨昏的来去可有定时 ? 树可曾重新绿 ?

昨晚自己在厨房煮粥 ,与一只青灰皮蛋做顽抗较量。杀破了
膛的皮蛋蛋黄稀软柔韧 ,颤巍巍粘在刀锋不肯轻易剥落 ,我伸手一
抹 ,错腕间 ,在指尖划出清晰深邃的裂纹。血刹那间涌出 ,很多很
多红色争相溅落水槽之中。我一下呆住 ,想起方舟走的那天 ,那样
斜斜躺在车来人往的街心 ,额头爆裂 ,手脚断开 ,一定把体内所有
的红 ,都倾尽了 ,赋予大地。

又是不小心 ,惯性做了两人份的粥 ,而后只好自己吃完。起身
回到屋内拿起编织的篮筐 ,里面盛着松花色未竣工的围巾。织太
久了 ,已经有了不正常的长度。不像是围巾 ,倒成了一条蜿蜒思念
的河流 ,千针与万线 ,圈与环密密凝结 ,如同书写了千言万语的誓
约 ,且还在写 ,进程漫长。从去冬立志要编出一条温暖牌的初学者
开始 ,我买回太多的书与杂志回来细细研读 ,每日耽于繁复的图例
和针法 ,那些花色繁多的称谓 ,种种要领是笨拙如我无论如何不可
一一掌握。平针、低针、下针、左加针、右加针、挂针、划针、浮针、扭
转针、卷针、平三下四、中上三针一起、2 乘 2 扭绳右叠左其实
一条围巾而已 ,哪用得着那样严阵以待。后来方舟你牵着毛线笑
了 ,说 :铭歌 ,不要灰心 ,我 80 岁那年冬天体质畏寒 ,惧冷怕风 ,戴
它一定刚刚好 ,你还有大把学习时间。

此刻我想着围巾要结穗了。我买了白色的绒线与钩针 ,这样
便可以结出细细的流苏。我以为会共你活到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而死,却未想我们之间,并没有如约定好的那么多个冬天。你走的那天,因听说天满神宫的梅园花开得枝沉桠满,你早早出门,说是折花回来予我插瓶。我推开窗子看到京都日和,一天阳光丰盛如这个世界的太初。有心馆中庭的花池前面,你跨坐机车上,马达突突作响,简直是意气风发,几乎要飞马扬鞭,对着天空与我大喊:铭歌,再见。

后来,就下起了雨。也就,没有再见。

方舟走以后。生门还在,卦象平平。

早起读报,A叠第13版右下有照例的占卜问卦。你一直笑我迷信,在星座塔罗牌四柱推命紫薇斗数里浪费了太多时间,耽误了许许多多原本该好的心情。因为我执拗笃信着这些,我们错过了一次海外旅行,取消了在门后镶一面镜子的计划,宁可走路半小时亦不搭车回家,为着小吵闹与妒忌,我与你哭过两次鼻子。我时常这么蠢,希望有冥冥定数来安排好我所有的日子、感情的走向,和内心的起伏。顽皮的你后来充做法官,常常提前为我预审当日运程,见有消极句子、不良诱导,就径直操起剪刀,将新新的报纸挖出一个四方窟窿。

去年中秋那次同窗会的夜,酒罢歌毕,一票人从喧腾的居酒屋出来,其时风清月朗。你抬头看月亮皎好,色白质嫩,一时兴致大起,竟趁着酒意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拦腰一抱,便一把扛起我在肩,旋转啊旋转,要把我送到月亮上去。

我现在想起这些微小事情,仍是禁不住嗤笑。犹记得那些凌

空的旋转 ,夜灯 ,还有良朋的笑脸轮番眼前交织辉映 ,好似云霄飞车。我因在你肩头 ,占据了一点点高度 ,怎么便见着了那么多 ,那么丰盛。

报纸如今不再破洞。我低头看 ,今日占卜内容无奇。老套句子 ,平庸指数。综合恋爱加工作健康金钱交友 ,每一项两颗半星 ,不偏不倚 ,中规中矩。

噫 ,方舟 ,你走了以后。你走了以后。万事没意思 ,万事蛰伏。生门还在 ,而卦象平平。

方舟走了以后。我体内一项顽固热度执拗不肯熄灭。

当低热延续 ,各类抗生物物质亦不能将之平复和制约 ,直至第50天 ,我开始频繁来去病院 ,在各个科与室间进出 ,各式仪器管子针头在我的身体进出。

可有胸痛、气闷 ,伴随咳喘的现象？

可有头晕、消瘦、乏力 ,并头发干枯脱落、虚汗 ,以及无缘无故颤抖？

可有腰膝酸软、小腹坠胀、莫名流血 ,或剧烈痛感？

可有……？

有的。

唔 ,好像有。

嗯 ,似乎 ,偶尔有的。

我在先生们排山倒海的问句之下唯唯诺诺 ,你们所说每一项都那般确凿无误。只是 ,您是否可以检查我的心脏 ,听它的音 ,并

辨识它凌乱的节律。您不知方舟走以后 ,我一颗心还剩半点 ,有半月形残缺。若果心电图显示律动微弱的电波 ,那一定是有人在那里顽强活着 ,踉踉着 ,再三徘徊着。

我吃很多白色、黑色、淡粉红色、水青色药片、药粉、药丸、胶囊、冲剂。形形色色、林林总总 ,打开抽屉 ,好琳琅满目。白色大圆药片 ,解热杀菌抗感染 ;一日三次 ,每次一片 ,饭后温开水送服 ,谨遵医嘱。

但是方舟你走了以后。你走以后谁来为我掰开硕大药片 ,将它们分成四分之一的小粒 ?我束手无策 ,一筹莫展 ,只得整片放于舌上 ,拼力仰头吞服。但它们依然不可顺利下咽 ,粘上我细窄食道 ,如鲠在喉 ,是不能化解 ,又叫我难以言说之事。

方舟走以后。我频频迷路。

出门心不在焉 ,便在地下铁与电铁 ,红黄绿线错综交织的入站、出站、转站口前 ,被左右人流冲击携卷 ,惶恐如孩子。时常坐过站 ,又时常提前下车。若是方舟你在 ,一定会大笑着嘲弄 :傻丫头 ,你路痴啊 ?手拿地图也会走丢 ,来 ,跟我后面。

傻丫头。你总会这样半真半假喝骂我。我闻言亦心头有喜 ,亦不强嘴分辩。

傻丫头 ,鞋带开了 ,鼻子歪了。然后你俯身下去 ,众目之下 ,为我系好。

傻丫头 ,左转左转呀 ,哎哟妈耶。

傻丫头 ,这里还有一个座位。

在你那里 ,我便是一直这般心甘情愿地傻着 ,又妄想一路能够傻了下去倒也福气。那日 ,他们一票人起着哄 ,一定要你说说看 ,喜欢铭歌这个女子什么。对啊 ,我也倒是要听听 ,你喜欢铭歌何处 ,她哪里好 ,哪里蒙你的悦纳 ? 你在不依不饶逼问下 ,渐渐涨红了脸 ,吭哧好久 ,方终于极难堪开口 ,道 :喜欢她老实。众人听了 ,笑成颠倒一片。这是何样笨拙的理由。

现在回想 ,你竟从未对着我 ,说出过爱与意志的句子。而我依然可受鼓舞 ,并同时觉到了欢欣无限。

老实的我第一次见你 ,是极早前一个被大雪覆盖的日子。我为一场答辩 ,在图书馆由早至晚耽得忘记时间。出来时只见漫天飘雪 ,道路隐没。我立在那檐下石阶前踟躇 ,低头看早起出门时为了扮俏登台才换上的浅口细跟鞋子。

丫头你脑筋傻的啊 ,大雪天穿成这样秀气 ? 你恰逢那刻 ,正立在门前抽烟。见状大声讥讽我 ,同时将烟头掐灭 ,自告奋勇来到跟前 ,说 :是要去有心馆吗 ? 我与你一道 ,这样 ,你可以走在我的后面 ,踩我踩过的地方。言毕 ,竟也不容我回答 ,你便脚步深深浅浅 ,迈开长腿 ,去到了前面。

方舟 ,自那起 ,我还以为我就要那样一直跟着你 ,踏你的足迹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一直踩到大荒之境里去。

方舟走以后。我是新妻 ,亦成新寡。

我要面对的是 ,独立生存之可能。周一又是挣扎着出门。天气好像热了 ,也没人来告诉我。我手抱着就职的资料走在四条町

与五条町之间 ,依照事先打印的简图 ,寻找笔试会场所在的建筑。时间所剩无几 ,眼看临考的钟点将近 ,我却依旧在红绿灯交汇处 ,迷失了去路。在左转还是右转 ,笔直前行抑或返身折回中 ,渐渐疑惑丛生。要入夏了吧 ,出了些汗 ,衬衫开始粘上脊背 ,我在高大建筑丛林倒头而来的压迫里 ,微微眩晕。

此时他远远自前方走来 ,阔步流星 ,同时展开满脸热烈笑意 ,一边直直迎向我 ,一边微微俯身低头自下凝视我 ,寻找我垂下的目光 ,试图相遇。我从那地图之上再次焦灼抬起头茫然四望时 ,却听得一把声音响亮在耳畔招呼 :早晨好。丫头 ,你路痴啊 ? 这是要去哪里 ?

这问候似曾相识 ,我不禁要凝神细细向来人打量 ,似是在哪里见过的 ,要么是某个发表会的现场 ,要么是某个午间大餐厅的收银机前 ? 要么 ,从有心馆到尽心馆那 2677 步中间 ,我们曾多次相遇过 ,而后错了身 ? 我只是认识他的 ,这日籍男子明明缘来不只一面 ,却如何也叫不起名字。

来吧。他匆匆扫两眼地图 ,不由分说便拉起我手 ,领我在街头发起足飞奔。跑起来啊丫头 ,跑起来 ,否则你时间一定来不及。

彼时五条町人声淡远 ,建筑急急退后 ,在眼前一一掠去 ,我头发扬起 ,招展如旗。

到底是谁 ? 我这一刻思前想后 ,脑中反复过滤筛选 ,但依旧不能忆得明晰。却只记得 ,那一日 ,京都日和 ,空前的好天气。他迎面而来 ,声音好似众水的声音 ,而笑起时 ,面貌有如烈日放光。

方舟 ,我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认为 :你 ,是昔在 ,今在 ,以后永在

的。

而你来渡我 ,刹那间 ,永恒间 ,刹那与永恒之间。

——完——

2004 年 3 月 30 日 raku 于匡匡の框

七 曜 日

传说上帝在第七天上休息了，
所以魔鬼才会横行。

月曜日 青葛

晌午当太阳照进窗子，青葛悠悠醒转。榻榻米上浮着细灰，隔壁的青梅尚无动静。

唉——，青葛拉长音叹了一口气。云层突然遮上日头，屋里就迅速暗下来。

青葛爬起身梳洗，把蒲团枕头收进壁橱。接近梅雨季了，黝黑的壁橱里扑出一团霉潮气息。青葛把锅子坐上，热昨日剩下的味噌汤，葱花隔夜变成了暗绿色，味道太咸了。

青葛搅动着锅里的汤，在迷蒙热气里发了一个漫长的呆，同时双唇怔忡地微微开启，闻到生命过期的酸臭。

——如果，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那么我在天上的父，坟墓，可曾为我预备好了？

他今天该会来。

来时开那呼啸逼人的集装箱大货，踩着长及膝下的高筒胶靴，扑通从高高的驾驶楼落车，脚跟踢腾，身上依旧围着那条污脏有了无数裂纹划痕的胶裙，浑身腥膻。与此同时，带着最新鲜上等、价值不菲的鱼生，带着半个月可资青葛与青梅生活的钱而来。

带着射精需要而来。

他年轻时候左手末尾切断两指。在鱼片机中绞折掉，他还没听到骨碎的声音，再扬手，发现两指已被飞速吞吃，只少有残剩，留两朵血红肉芽，白骨的断茬在原先位置。此后仍可以动，但再不可以用。——失去意志，生命不过是一截肉。

他摊开的手，形状因此而看起来像极一种奇异而暧昧的手语。在青葛的凝视下，有无限模糊难言的暗示。青葛心有所动，又不愿知其所以动。

谈不上想念。但是青葛还是希望他来。别经常来，但也别不来。

有一次他突然收到消息，半夜匆匆起身走人，回乡下给他的老母奔丧。他一走一个月，青葛手中零星节余很快用尽，家里水电煤气都断掉，分类垃圾袋也用到尽，青梅的纸尿片在厕间堆到似小山样漫出来。青葛甚至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

情急之下，青葛翻出蒙尘的记事簿，找出久已忘记的号码，跑去邻家借用电话。给青萝、青梨、青苇、青葵每人挨个拨过去。她

听到丁丁东东等待音 ,听到答录机留言录音 ,听到漫长的无人接通讯号音 ,绝望之际 ,是青苇在电话线的彼端一贯缓慢而滞重地 ,支吾着答应先把私己钱抽出一二来寄给她应急。

数天后 ,几张纸钞极不规正地夹在一张白壳信封里寄至青葛手上。青葛坐在断电的屋子里 ,很恍惚举起钞票 ,看到其时将晚暮色里 ,对面有人脸色颓败、眼神空空 ,却对她扯动嘴角诡谲一笑 ,而后转身 ,一闪 ,隐匿在墙壁之后。

但青葛还是不能约定什么。就像她与他的所有合同 ,都生效在于习惯而不在口头 ,更何谈什么明文。

但是他就知道该在月中或者月未来 ,来一次吃吃饭 ,在青葛的榻上做点两人之事 ,然后等着青葛为他浆洗衣物再熨烫服帖的时间里 ,扯着鼾声歪斜着睡去。

而青葛就知道今天玄关处会多一双男人的胶靴 ,就知道多准备一些菜式 ,多做比平日多两倍的白饭 ,就知道在贴身处换上干净稍微崭新的小衣。

这样 ,也就是他们都知道和熟悉的仪式。

只是青葛从不等待。

青葛早早便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活着但不必等待什么人。她要等待的 ,只有她自己 ,等着死亡有天来带她走。等着天明 ,再等着天黑。等着青梅睡了 ,再等着她醒。等着这个男人走了 ,还会有下个男人来。

从前她好担心自己比青梅先死。后来也就无所谓。比青梅先死还是晚死其实都没什么两样，反正没人给她洗身体、换衣，一定是发霉烂臭了也无人问津。

青葛想着也许哪天，自己像一块无知无觉无助的肉，瘫倒在屋中间的榻榻米上，头杵在地，跌出咕咚的声响，像是碰翻了某种器物的声音。她的脸侧朝向地，头发散开，嘴唇青紫，眼睛没有闭。她的身体慢慢硬，霉朽，肚腹胀满，终于噗地爆裂，尸体流出黄澄澄的，浓黑的或翠绿的腐汁。

有蝇来唱，嚶嚶嗡嗡覆盖其上。好臭好臭，氤氲的尸臭一直盘旋向外，弥漫庭院，而后溢过矮墙，流淌在街上，伸出黏稠的触角，徘徊在邻居的门前，敲门，而又静默。羞怯地欲言又止。

有人嗅着她那浩瀚盛大的气味前来。撬开门，脚步犹疑地踏入玄关。然后有人呼喊，奔跑，然后更多的人从四处围拢近前，目睹死之诡笑，振动着翅尖停留在青葛弯起的嘴角边，高深莫明，错综复杂，而又甜蜜凄楚。

那个时候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用袖掩紧了面门，眼珠核突，面颊涨红，喉头发发出咯咯喀喀的呕吐声音呢？

青葛想，尸臭一定好温暖，如被，如毯，如浴，如怀抱。

暖得青葛跌在里面，用力嗅着，沉醉着，不愿醒来。

青葛用力睁大眼眶，眼球咕噜滚落出来，说：死原来这样，好舒服。

然而那群愚蠢的人一定无暇理会青葛的话。谁愿意听一个死人的倾诉。他们一定闹哄哄,一边咳嗽着,干呕着,一边去七手八脚搬动旁边屎尿遍溢的青梅。

青梅总是这样无辜。她饿得渴得,没得选择,从小屋里一路蜿蜒蹭爬着到青葛身边,然后仰叉叉躺下,口里呜呜说念着,或许是不满咒骂,或许是哀号。

怎知青梅就从无牢骚?她说的最多,然而从来无人听得进。后来她累了就悄没声息,后来就饿死渴死,溢出粪便。

青葛翻身坐起,来到人群之后,默默看那些嘈吵的人如何掀起自己刚刚褪下的尸壳。群蝇哄起,榻榻米浸透了屎尿腐水,那些人眼睛红彤彤,呛出了眼泪。

青葛嘴边涌起一点笑,很快意,将热汤的炉火关熄,煤气蓝火跳了一下,啪地灭去。

这是她能为自己和青梅设计的最风光结局。除此之外,青葛想像不出更盛大空前的死法。如果可以像母亲,17年前,死得那样凄绝静美,历历如画该多完满。就像是一个姿势,漂亮与否,总需要精心构思。她生时如果不能如母亲一般无二美成绝境,那么唯一可超越的,只有死。

青葛赤足轻步走。在廊下微微沾动尘土,留下不易察觉的足痕。她扭身,淡淡一笑,做了个几乎深情的回眸,那些人竟然不以为意,送也不送,只一味喧哗着,把尸身与腐肉拾起,潦草地装进尸

袋,看也不看青葛。有人惊讶,吐口水而咒骂:“还,这女人平时瘦得似柴棒,死了胖得胀得比猪还多烂肉。”

收殓之后,母亲的魂魄只得一只罐那么重。青葛抱过那只罐,陶土制成,一只水瓮般大小。她想母亲生前那样骄矜铺排的人,化成一些青灰粉末,容身在罐内,虽是委屈,但毕竟轻盈。

对那些人,青葛低声好言相求:给我一只罐,其实不过只要,一只罐。

如果生命从不答应她更多。

她与他在早起的鱼市相识。

那时她与很多人挤在他杀金枪鱼的台案边,来买旬物的人都眼巴巴等着,看他操着一柄雪亮长刀,手起刀落,熟练地将鱼背骨上那条最晶莹绯红的肉剔出,如圆润玛瑙一样的上好鱼脊肉,带着淡红血水,抛在青葛跟前。

像他这样的微寒人,似乎也可怜着青葛。好似她脸上写着伶仃与困窘,就再也没法拒绝接受同情。

那些人熙攘着将尸袋封口,出屋,拖至小型运货车。青葛好奇跟在队列之后,在玄关处一个探头,几乎挡掉某人的去路,便连忙闪身。

宅院已老,地基松松地坍塌,廊下木板颤巍巍腐朽,铁钉生起锈来,樟子长久未经修缮翻新,绵纸上泛起星星霉迹。杂物四下里

堆满 ,连回转身体的余地也没 ,家像一口沉默棺材 ,生生吞吃青葛。

青葛淹没其中 ,慢慢地 ,脸上就生出巫的神色。

在这样的家里 ,青葛总觉得迷路。

她跌跌碰碰 ,时常撞上门框 ,或是在拐角处提前转弯 ,被裸露的铁钉 ,或凸起的木刺划破衣物。然而她执拗地不愿点灯 ,有时她拉开纸门 ,杂物充塞脸前 ,根本不是通道。有时她打算取点东西 ,却发现自己站在一扇打不开的隔扇前面 ,徒劳拉动纸壁。

连这个家在内 ,她曾天真以为可以遮蔽她一生的 ,后来都没有遮蔽她一生。

20 岁那年在珐琅初次见到妈咪的时候 ,妈咪正是时值全盛的一个华服妇人。做着一丝不乱 ,巍峨高耸的发式 ,身上的晚装宝灿亮丽 ,手上颈上的钻石密集到可以将人的眼瞳射穿 ,好像夜间凤凰 ,焕着通体的明。她眼睛一闪 ,发现青葛 ,便步子摇曳 ,来到青葛面前 ,柔声问 :你真成年了吗 ?

青葛那时还穿着学生期的衣服 ,套头毛衣配素色短裙子 ,头发扎成马尾荡在脑后 ,一张素面不带星点颜色。怎么看也像 16 岁 ,妈咪眼睛打量着青葛 ,侧过头去跟皮条客的结论。

青葛倒是没有骗人。妈咪将她的身份证明扫一眼 ,说 :叫青葛这个名倒是也很好。女孩子 ,你知道你有多幸运。珐琅是全银座最好的酒廊 ,而我是所有女将里面最开明仁慈的。我们的女孩子全是公主 ,你来了 ,你是公主中的公主。

青葛将眉一低 ,顺从答应说 嗨。

她从此便跟了妈咪 7 年。

妈咪果真是开明 ,她像珧琅的灵魂。

她带着青葛去百货公司购衣 ,不说置办行头 ,只说女孩子我们要好好打扮一下。青葛在灯光明亮的大堂 ,售货小姐的殷勤服侍下 ,将裙子件件比上身 ,妈咪就坐在一旁的软椅上欣赏 :青葛你必是珧琅未来十年之内最贵最邀宠的女子。

关于青葛的身世 ,妈咪从来不问。——何须打听 ,能来到此地的女子 ,必定各个有着不可言说的理由。虽讳莫如深 ,也不过大体相同。但是又怎样呢 ? 生命从来不是完美无缺 ,遗憾 ,损伤 ,俯首可拾 ,日日都有 ,人人都有 ,一向是她最了解的事。

妈咪训练青葛笑 ,这样 ,笑容不仅是嘴角上扬那么简单 ,你心里再忧苦 ,你脚下起了火 ,你的眼睛也要笑出来。轻轻托起青葛的脸 :看 ,这么美这么美 ,谁可与你比 ,你若笑了倾国倾城 ,全世界都在这笑里归于你有。指指妆镜中青葛的脸 :记住做我们这行的女孩子绝对不可以哭 ,眼泪流在脸上就蚀掉你的好颜好色 ,给你带来霉运败势 ,你一生的成败都从这笑里面来 ,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心里说不会错 ,就是她 ,这个女孩子将来要继我的业 ,要做全银座最头牌的女将。青葛 ,非你莫数。

镜里 ,青葛和妈咪微微靠拢 ,肩并肩 ,凝视之下 ,越来越像 ,渐渐不分彼此 ,形如连体。她看到那向日葵一样的笑在自己脸上热

烈开放 绽开在夜的灯红与酒绿之中。她就出师了。

妈咪训练青葛听 将你的耳好好竖起 嘴巴闭上。这个世界所有的话留给别人去说。而你自己的 ,你攒下来 ,有一天说给上帝听 ,他会知道 ,他会懂得。现在你听 就是同情 就是安慰。你是最善、最慈的天使 ,听就是你的翅膀。

青葛闻言静静点头 默默将翅膀插好 ,飞起。

那一年真不敢相信青葛只有 20 岁。她成了珧琅最炙手可热的女子。

她坐在那些醉酒哭闹 絮絮缠缠倾诉着失意的男客当中 ,始终保持着一个深深了解而怜悯的笑容 ,每日酒水从她的名下哗哗流走 ,清晨关店算账 ,她签下的单子厚厚一沓 ,要打好好久。

妈咪每每在青葛上妆的时候 ,巡过来 ,骄傲而欣然慨叹 :青葛必不负我。——看呐 ,这镜中世界 ,这华丽衣裳 ,这脂香鬓影 ,这璀璨红颜 ,这幻觉也是真实。妈咪细细拾起青葛肩头的吊带 :好好做 ,我们都是生活在镜里的女子 ,你想留住这繁华旖旎 ,你就要颠倒其中 ,再别出来。

然而青葛必须出来。

夜间她是酒廊锦堆深处的又一段锦 ,白日她挑开帘拢 ,走回日头之下的世界 ,同时无奈发现 ,亮光有时近乎黑暗。——她还有一个青梅。她闻着青梅粪便的气味就知道生为何物 ,因为只要她们

二人中的任何一方还活着 ,青梅就是她牢牢锁死的桎。

青葛看那干人扰攘着将她的尸搬上车 ,徐徐开出窄巷 ,便尾随其后出门。

车子开始走得极缓 ,而后逐渐加速 ,终于在路口转角处 ,调转一个方向 ,右行而去。她站定 ,依依目送 ,看车子渐行渐远 ,开出视野直至不能再见 ,便向着相反的方向左拐 ,沿脚下一条直路 ,耐心走去。

走到尽头 ,就是她要去的方。

有花篮与彩条装饰的新娘花车从她的身边经过。青葛转头 ,见车内一位年轻的嫁娘 ,头纱雪白 ,肤如百合 ,也正微微侧头 ,凝望着徒步的自己。四目相照 ,女孩毫无吝啬保留 ,对青葛展开了一个极爱娇俏丽的笑容。

10 年前的自己想必也是这样美。否则 ,震霆不会那样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 ,也就不会拿着那样大一颗钻石跟她求婚 ,跪在基督的面前盟誓 ,说青葛我想你做我今生的新娘。

震霆到死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想 ,他生时何其不拘而暴烈 ,他的死更超过一切言语所能形容。

那年震霆才 19 岁 ,身形早已不似 ,可心性还是烈火少年。他跑到珐琅来找他母亲讨钱 ,高利贷人一路一路追着他 ,他便一路一路逃 ,逃到珐琅门口 ,挤着门跌进去滚倒在地 ,口中大叫着妈咪的名字。

青葛那时已独挡一方 ,凭着最震慑人心的美丽 ,在珧琅做了 5 年头牌。闻声出来 ,以为是哪名鲁莽的客人滋事 ,谁知看到一个英俊男孩 ,浑身污脏扑通跌在她面前 ,便马上被随后而至的一票高利贷人一拥而上 ,死死按住不得动弹。他一边脸被侧押在地 ,只好斜眼睛高高向上睇。就在那个竭尽全力的仰望之间 ,他最狼狈的一刻里 ,他爱上青葛。

那以后震霆的大多数出场都不具备什么新意 ,次次被追打着 ,滚着 ,摸爬着 ,跌进珧琅。让他的母亲 ,青葛的妈咪无限头疼。她年轻的时候 ,才 21 岁 ,肚子里就有了震霆 ,只顾到生 ,没顾到管 ,一直撒出去由他自己长。现在震霆人如其名风驰电掣。他爱上青葛那个俯首探看的瞬间 ,便从此成了珧琅的火坑孝子。每晚他带着玫瑰和各种借口流连在青葛的化妆间里不走 ,清晨在青葛归家的路上徘徊等候 ,他的热情轰然点着 ,就是重装炸弹般 ,要炸毁一切在所不惜。

青葛那时候不是没见过一些世面 ,脖子上也早已戴了钻石。但依旧是在那一把狂野的热情面前 ,觉得魂魄战战发抖。

妈咪说 :青葛你跟着我 ,将来我死 ,珧琅就是你来做女将。我待你如母如姐 ,因此不想看见你受伤。男人这东西你一概不可去相信 ,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也一样。他三分热度 ,烧烧就算 ,烧干净了一堆灰什么也都存不下来。什么真爱不真爱 ,他说什么由他去 ,刹那怜惜不足以成全。我现在教给你 ,希望还不晚 ,心碎了没有第

二颗 ,男人走掉这个还会有新的再来。珧琅的女孩子谁不渴望着
一场恋爱 ,但那东西是魔鬼 ,你沾上就毁掉 ,我现在想你明白 ,现在
免疫不知可还来得及。

青葛再见震霆的时候 ,狠狠拉下冷脸来回绝 :你不要再来 ,来
了也是没结果 ,你太年轻 ,还是小孩子 ,我想我不会再见你。

震霆听了把花掷在地下 ,握拳说 :我知道珧琅的女孩子各个不
爱鲜花爱钻石 ,但我还是喜欢你。我喜欢你就是要娶你 ,等有天我
自己能够买足够大的钻石 ,我就来找你 ,那个时候你不嫁给我 ,是
不是都没有理由 ?

震霆不再来缠 ,妈咪眉心稍稍减去忧虑 ,放一些心 ,说 :青葛你
别怪我为人母却这样心狠 ,这个儿子似足当年他老爸 ,野性不驯也
必定是个夭寿的主。他这样混街头不肯上进也是有遗传 ,我老早
已经想明白 ,各自的福分各自惜取 ,我养他这样大 ,他一样是有天
被人斩死倒尸街头的下场。我唯一这间珧琅当年辛辛苦苦挣到
手 ,是个可以永远传下去的基业 ,于是一早开始物色人选 ,只有看
着它交到你手 ,我或许才可瞑目。

妈咪没有瞑目。她说了那些话几晚之后 ,震霆来珧琅把青葛
劫走。

他出其不意出现 ,扣了青葛的手腕 ,把青葛拖上机车踩一脚就
呼啸而去。来到一间夜间亮灯的教堂门口停下 ,面对着教堂顶端

的巨大十字架 ,在台阶上跪下 ,接着从怀里掏出颗巨大钻石 ,虔诚向着天父举手起誓 :今生今世我要青葛做我的新娘。

不知天父是否听到 ,那誓言 ,青葛却是忘中犹记。

此时青葛脚下停顿 ,发现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抵达。她要去的
地方 ,就是这里。钟声当当响起 ,云上也有悠扬回音。方才的嫁娘拽着白纱 ,手捧花束在台阶上 ,被人群簇拥 ,对着镁光灯浅笑。青葛远远看去 ,分明是 10 年前的那个自己。

巨型钻石青葛没有拿。那想像中的嫁娶就成了永远的想像。

震霆在教堂求婚的翌日子夜 ,他架着机车在河边被枪击穿了脑颅。机车失控向着桥栏撞击 ,而后带着他的尸体跌下河去。青葛第二天白天去看 ,现场只余一堆燃烧后的废铁搁在浅滩 ,震霆的尸骨不见。半月之后 ,他在下游被捞起 ,日头晒着他爆开的头 ,泡得白大肿胀 ,像一只狰狞的脱线娃娃。

他死以后 ,黑道就找上珧琅。

赔掉震霆的钻石和他欠下的高债 ,妈咪元气大伤。珧琅的生意也开始在滋扰之下 ,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妥协 ,一脚踩进混水里 ,在其中帮助串引些毒品买卖 ,算是一个藏点 ,妈咪胆战心惊地周转着那些白粉 ,小心翼翼度日如年。这样挨过七八个月 ,刚刚稍有起色 ,妈咪也胆子大一点 ,同时打起精神 ,生回点重振珧琅的心思 ,却在一次警察的突然搜查中 ,被发现了藏匿的毒品。

妈咪判刑很重。最后一次青葛去探她 ,她穿着牢服坐在隔断

后面 ,脸容有些浮肿 ,开始不再是当初那个盛年的丽人 ,不过精神尚好 ,见了青葛 ,有一点高兴神色。她瞧瞧青葛 ,饶有兴味 ,说 :这个发针何时换的 ,这样好看。

青葛也不细想 ,摘下来 ,从通话孔递过去予她看。

她将那发针把玩在手 ,幽幽叹一口气 :青葛 ,我不能再看着你 ,而答应你的珐琅 ,也要失信于你了。

你出来我们东山再起。青葛说。

没机会了 ,青葛。妈咪打开笑容 :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所剩无多。但是青葛 ,你好好活 ,你是不一样的。你跟我 ,她们 ,还有她们所有的其他人都不一样。我不会错看 ,你骨头里生着钢铁 ,你的生命是不会轻易折 ,就算暂时压得弯过去 ,你都会有一天重新挺直回来。我就是这样相信你。总有那么一天。总有。

那是她们最后的对话。过不久 ,妈咪用偷偷藏起的 ,青葛送的那支发针 ,插进了自己喉边的动脉。据说血直直从颈下喷出来 ,喷了好久 ,染红了整面的狱墙。

青葛前去领她的骨灰 ,发现是自己有生第二次捧起这样一只陶罐。——生前何其重 ,死去何其轻 ,所有生命的重量在肉体熔化的瞬间 ,化为乌有。

青葛揽着那罐 ,像搂着一只易碎的心器 ,第一次 ,哭了。

青葛离开珐琅便式微了。她的美丽像是过气旬物 ,只有在适当的季节才可以鲜美。她想是否因为没有听妈咪的话 ,眼泪流下

来 ,就玷污了她的颜色。

然而直至那时 ,她尚还是一名处女。但 ,都已经迟了。

那以后她辗转在很多的酒廊与 Pub ,她碰到男子 ,也给男子机会碰到她。她曾在暴虐的男人那里被羞被辱 ,带着累累伤痕 ,失掉了保存太久以至不知是空前超值 ,还是贬值的童贞。但也曾在某一个瞬间 ,恍惚之中 ,以为自己寻到了光 ,以为他、他 ,或者他 ,就是她的迦南地 ,或奶与蜜。

然而记得妈咪曾告诫说 :刹那怜惜不足以成全。

妈咪的这句话像是一个预言 ,她继续收过珠宝 ,却再未出现过钻石。开始只穿黑色的晚装 ,在尽是黑夜与黑影的日子里 ,无尽地黑下去。她的脸终日在霓虹杯盏里浸饱了酒精 ,慢慢浮出失望与衰老痕迹。

遇到他 ,青葛已经从酒廊的声色场里退役。肉腾腾的人气里 ,失去铠甲的她再也厮杀不动。她老了 ,这么快便老了 ,耳听当红女子的狐媚笑声 ,已无心恋战 ,时时在酒与酒、肉体与肉体交接的间歇 ,遥想起过去的日子 ,发现这一生错过了很多 ,而唯独没有错过幻灭。

她从镜子里跌出。跌出来看一眼四下 ,发现天地都像衣服一样渐渐地旧了。而可以去的地方 ,只剩下家。青梅总会在那里傻傻等 ,有时睡 ,有时醒 ,生命低回 ,然而必须继续。

花完最后一笔钱 ,她开始穷。好穷好穷 ,穷得入了心志。所以

当她立在杀鱼的台案旁边 ,看他抛过那条绯红鱼肉时 ,就似乎应该领略到格外的好意 ,尽管曾经一度 ,她也拒绝过一颗钻石。——他永远不会拿出一颗钻石。因为他失掉两指的残手意味深长——他没有手指可以戴一枚用以约定的戒指。

也许她辜负了钻石。她在它的光耀下怀疑过 ,胆怯过 ,犹豫过 ,青葛想 :钻石有一天也终于要辜负她。

青葛从长椅缓缓站起身。暮色一程程赶 ,催促她站起身。方才婚礼的人群已在未曾察觉时散去 ,礼拜堂空荡荡 ,打开门准备请进夜。

一日将尽。

此时她想起家中的自己。她想——她与她也曾一道风光 ,镜中日子闪亮如钻。也曾一道狠狠跌落 ,镜外日子残破 ,难以缝补。多数时她们进则共进 ,退则共退 ,但有时 ,她也片刻游离 ,或许像这个下午一样 ,抛开那一个她 ,做长长的任性出走。

不管她曾如何不忠 ,在另一个她深感困顿劳乏的时候 ,觉得饱受了牵连 ,一度还在妄图摆脱 ,投奔自由。——轻巧的魂 ,拖着沉重的肉身。

然而在命定之中 ,她们毕竟是生的同谋。——失去意志 ,生命不过是一截肉。她低下头脚上仿佛有链。这一刻她必要回返。

她回返一切不会变 ,还是之前种种。但是青葛还会是之前的青葛吗 ? 她如钢似铁过 ,那钢铁的部分碎过也裂过 ,便无所谓什么

更坏。

何样大而可畏的日子她不曾看到？死神作案的现场，她亦曾屡屡光顾。既然如此，她与她哪怕最坏的结局，都早可设想，不过都是那一只陶罐的终点。

她可以对着任何一场死亡作祷，更可以提前给自己办一场告解。而无论是那已来的，还是将要来的，都在这告解里找到安息。

教堂里灯起了，从此一刻，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青葛来到寂寂无人的讲坛，将头低下，两手交握，放在胸前，开始最后的念祷，像人间一尊新神——记得在《圣经·诗篇》第23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脂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火曜日 青萝

看《旧约》第一章《创世记》,就已经知道 ,上帝的情操很成问题。种地的该隐因其供奉遭了轻贱 ,牧羊的亚伯便可凭着羊羔油脂的肥美而蒙悦纳。原来这人世的太初 ,已写满了不公 ,上帝的势利和浅薄 ,早已为后来人性的种种黑暗打底。

我叫做风间青萝。

但我不确信我叫做风间青萝。

那必定是极其早久前 ,上帝的一个阴谋或者手误。

有关我的降生与成长 ,是一个乏味冗长的故事。相信讲了谁也不要听 ,因此多年来 ,就只能定格成一段秘密。秘密到连我也渐渐遗忘 ,找不到当初藏下它的位置。

不过此刻 ,我依然在手边这份文件之上签署下这个名字。同时 ,我想 ,如果你一直把某个名字用 33 年 ,你将会在骨髓深处看到它 ,像疽腐 ,却不能刮骨以疗毒。

我签下名字 ,次次拼却全力 ,如忐忑亮出一张底牌 ,直到今天我依旧不能分明知晓它的胜算到底多少。在以往无数次大小通吃 ,所向披靡的经验里 ,我有一点不确定的小小自信 ,但更多的是 ,

难以清理和擦除干净的卑贱 ,如粘在我的前额 ,透出胎记的肮脏与羞耻 ,它们无以洗刷 ,更从未磨灭。

我有没有向你提起过 ,我的名字 ?

法学部 4 年 ,法科大学院 3 年 ,8 年职业律师生涯 ,此刻写字间电话不停响似要涨满涨破屋宇 ,而我坐在那铃声的盛大交响当中 ,透过玻璃隔断看 ,办公大厅里 30 多名雇员在堆积如山的卷宗与文案间埋首挥汗 ,或来回小跑着 ,穿梭于拥挤的过道之间。

才刚 5 月天气 ,便打开了空气调节机 ,用来给由于忙乱再加上梅雨而闷湿馥热的室内降温 ,投以短暂清凉。复印机绿光不停闪 ,刷刷吞吐白纸。传真机吱吱尖叫着 ,排出长长的卷幅等人前来收取。几十台电脑不遗余力散发光与热 ,打字机嘎嘎写下一行行规整而高深的字迹。

这是我的国。我的城与池 ,我的路与桥 ,我的。

我看着他们 ,看着这烦嚣洪流里的诸事诸物 ,有片刻奢侈的落单心情。我惊讶自己幸留活口 ,这并不算辉煌的成就 ,却叫我或多或少得以安心。我不知道一个背上诅咒荆棘的女人 ,在有限的时间与生命当中 ,究竟可以走出多远 ,还可以走出多远。但我只是想往前走 ,不停走 ,能走多远 ,则走多远。

我有没有忘记告诉你 ,我叫做风间青萝。

此刻无人前来打扰。

助手亦不再推门进入 ,携来厚厚的文件 ,或者带着礼貌与惶恐

提醒我一日的日程。更未有电话不识趣地接进。在这一段为数罕见的类似真空的时间里,我推开手边待审的案卷,从宽大座椅中起身,踱至窗前点一支香烟,狠狠地吸几口,作为对自己迎接了又一天的慰劳犒赏。

我喜欢休息的时候从此处向下望。极目看去,是被密林般矗立的高档写字楼群切割成狭窄棋盘格局的街,有上班族如织的巨大人流,匆匆聚拢,又匆匆流散于其中。宛如显微镜下,窥视细胞的分裂。我看到的不过是,无数移动的头顶,密布如鸦,四散如蚁。

呵,这高高在上的俯视,多么容易令人联想起类似“众生”、“红尘”这般带着浓浓悲悯意味的词眼。但我以为我并非这样一个有着一套柔软,火辣心肠的女人。

体恤是太矫揉造作的情绪,而生命本是被宰割与宰割他人的一场场刑罚。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可以一二三条地开出来详细证明,证明一个作为喉舌的律师,就该拥有比他人更广泛的同情,和正义感觉。我只不过是支持纷争,帮助逃脱或者掠夺的一个臂膀,我只不过是那样。

任何人都可以金钱委托我。但请绝对不要相信我,就像我不相信任何人那样。

亦不要对我存幻想,存寄望。就像我从不幻想,或者寄望任何人那样。

拜托更不要与我谈论感情,我中意以契约方式存在的各种关系,清爽利落,付出与回报两两持平,义务与权利条条对等,如果有人前来付以金钱,则可以短期,长期,或者任意时期租用我的脑,我

的口。

而感情是什么？据我所知，那是极为脆弱与虚幻的一个名词。它发明出来不过为了在骗取什么的时候，更润滑、更技巧。当然也更纠缠、更污糟。那是太文艺腔的陈词滥调，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一个最荒唐的出发点，我从不在感情线上起跑，所以步伐一向更轻盈矫捷。

所以我会每一次取证结束后，面无表情，“啪”地盖上卷宗，向着我的委托人说：好，请交给我。注意，我却从不会说：请相信我。

别忘了，我是叫做风间青萝。

当然不可以忘，也忘不了。

我有将厚厚法典倒背如流的机器人记忆，我老早怀疑自己大脑中嵌有芯片，储藏一切丑的线索，与恶的迹象。如果刚才我说到遗忘，那我分明是在扯谎。

我不提起，只是我不愿提起。佯装不知，亦只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知的更多而已。那些细碎往事，我将它们登记在册，并清晰记下它们所在的页数、行数。而后随时翻弄，细细品尝，这多么享受，也多么折磨的滋味。我乐此不疲。

如果过去日子，就像是名被我谋杀的死者，那么我当年埋藏他尸首的地方，一定会被我小心作以记号。许多罪犯都有喜欢重归旧地，在当年作案现场流连忘返的习惯。我亦从不例外。

假使时光可以悉数倒流，我渴望，我将选择回到 17 年前的某天。

我要重新站在亡母的灵前 ,发出最后的 ,决绝誓言。而后我将以刀割肉剔骨 ,还清我欠下的所有债。如果这样可以交割清楚 ,我会毫不犹豫前往。

并非后悔。但我只是不想自己倾尽此生 ,都是在泥淖之上搭砌虚幻的城堡。如果我将死时 ,可以赤身来到上帝处 ,但估计我不会 ,这只是一个可笑的假设。因为上帝是给伪善的人们准备的死亡甜点 ,而我蔑视一切空头支票的收买。我只是想讨还我个人的命谱 ,我会翻开属于那天的其中一页 ,一笔勾销我所有的记录。有何不可 ? 请尽管将我分发给魔鬼 ,因为至少我以为 ,我就是魔鬼。

是谁所说 ?

言说上帝 ,言说正义与爱 ,早已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不要妄想以有限的语言去固着那比语言本身更丰富的事物。

信仰绝对没有上帝 ,或者信仰有上帝 ,但这上帝从不跟人说话。

或者信仰上帝说话 ,但是绝不透过书写说话。

我从未见过比一部《圣经》更端庄 ,更洋洋洒洒的谎言。

诸如此类——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诸如此类——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诸如此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呵 ,信、望、爱 ,多华丽的欺骗 ,多动听的谎言。

如果你像我一样 ,每天面对层出的罪案 ,那些亲手溺毙初生婴儿的母亲 ,残暴虐妻的丈夫 ,谋杀亲夫以套取巨额保险费的妻子 ,手操利刃砍死全家几口的少年 ,诱拐强奸几岁幼女的变态色魔 ,迫人妻女行卖春行当暴敛钱财的皮条客 ,求欢不得遂以硫酸烧毁情人面目的复仇者 ,趁用职务之便对女学生施猥褻的老师 ,甚至表面道貌岸然却将贱手伸往女雇员裙下的政客 ,吸毒瘾君子 ,网络诈骗分子 ,倒卖器官的人贩子 ,绑架勒索 ,偷鸡摸狗 ,男盗女娼 ,哈哈 ,何以言说正义与爱 ?

这一切的一切 ,你若面对 ,你司空见惯这暗黑勾当 ,不知尚还能有多少信心 ,可虔敬跟随上帝。

若果非要相信着什么 ,我唯一可以相信 ,只有自己。我从未背叛 ,从未稍离 ,从未欺侮于我的 ,忠贞的自己。

是叫做风间青萝。

奈良市幼女诱拐杀人案 ,今日交由东京地裁重新审理。

嫌疑犯《每日新闻》贩卖所的原从业人员 ,36 岁的小林薰将接受深层精神检查。奈良地裁的辩护方对于小林薰的诱拐事实不提出争议 ,但要求检查方应当追溯该犯从幼年时期开始的心理变迁 ,对其犯罪时的动机进行分析 ,并提交全面“ 情状鉴定 ”。

辩护方主张 ,对于嫌犯小林薰的特异人生经历进行调查 ,从而解明其真正的作案动机 ,以及清晰了解一个罪犯如何走向犯罪的精神轨迹是健全法庭不可或缺的构成 ,也是今后防止性犯罪的有效手段。

一方,奈良地裁也撤销原来关于诱拐猥亵罪名的判决,以杀人及尸体遗弃罪名对嫌犯小林薰重新提起上诉。

我停止发呆,坐下摊开案卷,抽出被告小林薰的“情状鉴定”审阅。同时伸手按铃,嘱咐助手送来午餐便当,蛋黄培根意粉配以三文鱼沙拉,我虽不想吃,但是也例行公事吃一点。

“情状鉴定”与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精神鉴定尚有微妙区别,是被作为量刑材料而提呈。由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者与专家们,在对犯人成长环境与身份经历资料进行分析,再借助面试、心理测验的实施等,对人格形成以及犯罪心理机制做出解明。

据辩护方称,小林嫌犯在小学四年时丧母,其后在学校同龄间多遭受歧视与虐待,反而促成该犯形成弱者理该受欺受辱的心理,并在高校时期,出于自我显示欲及其他,对幼女产生性方面的异常执著心与加虐性。对于本次一连事件的发生,据该犯亲口供述,作案目的为猥亵,并认定七八岁的幼女属最容易诱拐对象,而犯案当时则头脑出现过短暂空白。

我细细看完,扣上卷宗,露出不易察觉一丝微笑。

不知何时这微笑已凝结我脸,像顽固面具的驻扎,又如同无懈可击的浓妆,覆盖我一切由内心出发的鄙睨。

看周遭,看吧,这世界一如我所诉,是纵容与袒护驰骋的世界。

古希腊人曾说,给我一个杠杆,我将可以托起整个地球。

而我则要说,给我一个借口,我将可以颠覆整个真相。

鹿死谁手?在我的信念当中,一向属于掌握理由最多的那方。所有追逐的结果,没错,都是强者取胜,而弱者汰灭。

我抬手签署此份文件 ,同时自觉与上帝拉了个平手。不要告诉我你所以为的真相 ,好吗?我的确不需要掌握。

我只知道此刻我的职责 ,是受托接任奈良地裁的辩护 ,在下一个回合的交战中 ,争取最大的减刑。我甚至可以暗示 ,暗示被告方只要付出再稍微大的代价 ,我们还有很多周旋商榷的可能 ,还有很多很多缝隙 ,让我们游刃有余。

我用叉挑起长长意粉 ,徐徐卷好送入口中。

正当此时 ,当我从桌上不经意抬起头来 ,我看到写字间角落里站着一名女生。水手校服裙 ,古老式样方型手提书包 ,眼神很凌厉 ,眉峰深聚 ,嘴角平直的女生 ,默默注视我。

是的 ,若没错认 ,我看到是少女时期的青萝。那样熟悉的 ,眼中流露沉默的鄙夷如炬。洞穿我一样 ,直直看过来。不说话 ,只是双手背后 ,单脚脚跟轻轻抬起磕着书包底 ,静静看我。

宛如照镜。

我扬手 ,镜中人不语。我则放下叉 ,向着座椅后方深陷 ,并抬起下颌与之坦然对视。过不久 ,平淡语调说 ,再见。

在那之后 ,我就看见了——一只巨大蟑螂 ,挥舞着触须 ,竟戏剧化地从那盒我吃掉一半的意粉当中探出黝黑的身子 ,接着挣扎爬出升天 ,重见了天日。

啊—— ,我惊叫着从座位弹起 ,伸手将桌上便当连同文案统统一把扫落在地。看那只丑陋蟑螂 ,正比我更加惊惶失措地 ,越过大

小障碍快速夺路奔逃。我便毫不犹豫冲上去 ,狠狠将脚踩下 ,将之踩扁在鞋底。

外间助手闻风而至。推开门 ,则看到我铁青面容 ,坐在满地满室狼藉当中 ,像一个恼羞成怒的君王。

我记不起少女青萝离去在何时。

也许是我以威严口气指挥助手将死翘蟑螂与意粉合影 ,以图留证的时分。又或许是我命令会计将购餐发票提出 ,打算草拟索赔声明的当口。她走得悄没声息。

此事必惩。

在我的字典里 ,我的字典里并没有原谅这两个字 ,亦从来没有得理饶人之类警句。

众所周知 ,我风间青萝的作风——我厉色宣布将不遗余力起诉餐馆 ,双倍索赔 30 名雇员的全单午餐金 ,并电话食品监察方面 ,勒令餐馆立即停业整顿厨房卫生。并没有完 ,我仍将要求餐馆老板出具书面道歉信 ,再装裱精美后亲自携着上门来跪。我还将令其负担我所有雇员一次全身健康检查所需费用。

这才是我的哲学。

就在我东扑西扑 ,忙碌混乱的功夫 ,我忘记了一个少女注视的目光。

不曾嗔怨 ,亦不曾疾首痛心的 ,其静其从容正是最最纯粹鄙夷的目光。我亦无所畏 ,无所愧地 ,勇于与之对视过的目光 ,一定是这个世界最初的执著。多么光明 ,多么清坚决绝 ,亦多么幼稚。

总之后来她不再了 ,也从未再来。

我想我与她失散不在今日。而是更早时候 ,某个潮腻的黄昏。

记得当日无风 ,她恨恨跌坐在院中 ,眼角噙着一种惊异与绝望混杂的光芒 ,而后便通体变灰 ,变轻 ,再变淡变稀薄 ,最后化作酸液腐蚀下的一枚影 ,逐渐消失在暮色合拢的时分。

潮腻 ,没错的 ,那天确乎是一个堪比今日潮腻的日子。而那也确乎是一个魂飞魄散的瞬间 ,灵异片中常有的镜头。她跌坐下去的姿势 ,暗示一种沉沦。重重摔下 ,支离破碎。骨肉心魄霎那分崩离析。

等等 ,让我想想 ,此事莫非出自我的想像 ,它从未发生只是在我歇斯底里的编造中成立。即便不是编造我亦已早该遗忘 ,除非上帝能代替我记着 ,而魔鬼的特点是从不善于追忆。

都怪这初夏的窒闷天气吗 ? 总之忘却事情我怎么会再想起。

我并不愿在此日缅怀我之前半生。

若说 ,一切往生 ,皆为必然。那么历历种种 ,所有堆叠的必然之上 ,则危坐今天这必然的我。

纵然能够重新来过 ,我依然会选择在当时当下转身离去。我依然会说 ,放开我 ,大家抱成团 ,就是死作一处。你们这样坠着我 ,我想飞都不自由。我依然会说。

实际当日并未有人出手阻拦 ,但何以我至今仍深觉累累受牵连。

风间青萝 ,你是这样可怕的女子。是谁愤愤谴责 ,一根手指几

乎戳上我面门。好熟悉的台词 ,我此生已听过太多次 ,几已毫无杀伤力于我的老生常谈。而那天 ,她们亦是这样说。

我从幽思中苏醒 ,却看到他 ,正满面怒容立于我面前。呵 ,这不速之客 ,又全在意料当中 ,我等的人 ,到底来了。

我起身拍手 ,这特殊的日子 ,应当列为一个纪念日。古人结绳以记事 ,我是否也在此挽下一结 ,以后可循着凭着 ,再来看看。

你不该这样冲进来。我笑脸相迎 ,以温和语调责备 ,我有助手 ,而你没礼貌。

他双手大力分开 ,撑住我案台 :风间青萝 ,把我从这栋大厦中扫地出门 ,真的那么有成就感吗 ?

你错了。我更正他 :我要把你赶出的 ,不是这栋大厦 ,而是整个律法界。

你 ,你…… 他简直要不置信自己耳朵。

我 ,我……我冲他慷慨一笑 :我叫做风间青萝。

想不到你会这样对我。他倍感疑惑 :这样做 ,于你有何好处。

我早已想到。我说。同时深觉这男人逻辑可笑 :你想不到的事情很多 ,并不等于不会发生。而凡事发生 ,也未必都有好处。好处在我的理解当中 ,一直都有另外的意思。我只知道 ,此刻我非常 ,非常快乐。

我话音落 ,室内有少刻安静。他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而我闲闲

抱手 ,等着他反应。还要怎么玩 ? 原来游戏的最后一刻 ,看到分值亮出 ,是如此有趣。

他呆立 ,垂头如丧考妣。慢慢脸上现出些谄色 ,又勉力挤一笑在嘴边 ,咳两声 ,凑近我。青萝 ,他改口喊我青萝 :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像曾经那样 ,曾经我们那样要好过。

我缓缓摇头。你不该来 ,难道你不知尊严的用处 ?

他一怔 ,接着死忍。那咕咚一声咽下的大口唾液 ,好响 ,真难为他 ,竟然会说 ,我们结婚好不好。我向你求婚。我一直喜欢你 ,一直。

我撇嘴笑了。不如索性看他做一场戏。精彩好戏。于是开心问 ,怎么结 ?

我们此刻下去底层百货公司买戒指可好 ? 他试探着 ,征询我的意思。只要你肯 ,你也知道 ,虽然我此际手头已无太多余钱周转 ,虽然如此 ,我愿意为你倾家荡产。青萝 ,婚后我们可以同心协力 ,打理你这间事务所。我永远协助你。

我嗤鼻。不禁刮目看这来人。这 15 年前曾拉我手盟誓 ,许诺在未来无尽岁月里与我长厢共守 ,亦曾言毕便急不可耐褪我衣裤 ,慌忙欲占有我未得便翻脸而去的人 ,这曾在学期末将两人共写的申请论文窃走署自己名 ,将本属我一份的年度大奖掠为私有的人 ,我已等待了很久。太久太久 ,我把与他的账目屡屡翻出逐条查看 ,那宗宗辜负 ,都写在我心 ,那纸已黄脆 ,而字历历如刻 ,我等他前来偿还 ,似等了世纪漫长。

我上下打量 ,以不忍碰触一块脏旧抹布的手势 ,用小指嫌恶地

将他从我身边支开，一字一句说，你。依。然。不。配。

他陡然变色，暴跳。你为什么从不肯做一个平凡正常的女人，看看你，你的样子，你的怪癖，为何如此天气也坚持从不穿裙？你生得这样美，化了妆走出门去，多少男人要跪在你的脚下，可是你认识胭脂的颜色么？你穿胸罩么？你会一个月有一次月经么？

他手臂死死扣紧我双肩，将我摇撼。风间青萝，你变态了。你用不做女人惩罚谁？男人是吗？其实你惩罚的是自己。33岁老处女，这一点都不伟大，你身体再干净，可你灵魂是脏的，脏的。

好，好。我击掌，叹为观止。这番精彩演说，滔滔不绝如缕，简直可刷新此前任何我所受到的评语记录。继续说继续说。我大方鼓励他。

他脸部扭曲，双眼充血，嘴唇簌簌颤抖。你自小时已有素质做小怪物，现在是大怪物，老了是老怪物。想想大学时候除我有胆量走近你，施舍你感情，相信无人愿意与你同行。凡事争头名争第一，真如此快乐？拒绝男人，真可如此满足？你以脚踩别人，自己身子难道可以高飞？

问号携着质询排山倒海来。

我和气非常，拔掉他双手。切莫触摸，切莫靠近我，我盯着他眼睛，以极诚恳语气劝告，我只为自己而活。

你孤独一生罢。他终于发出诅咒。

那正是我所求的。我淡定答应。

我不会给你机会得逞。他咬牙切齿。

我耸耸眉，这话，可以看作是试图挑衅。

我轻盈旋转身体 ,斜斜靠上桌沿 ,以脊背向他 ,几乎要满足地叹息。你确实有做律师的天赋 ,今天更展现出文艺才华。只是恐怕好景不长 ,我有不祥预感 ,以我目前手头所控你的资料 ,与我为敌 ,你将撑不过太久。

他吃惊睁圆双眼 ,踉跄退后 ,看我 ,而再一次恶狠狠作下结语。风间青萝 ,你这可怕的女人 ,你不担心报应吗 ?

说得对 ,可怕女人 ,不幸我一直是 ,而你明白得太晚。我带着凯旋微笑拉开门。请出去吧 ,记住 ,被击败是如此滋味 ,你一生注定从我这里学习这一课。

相信他永世不会忘。

报应 ? 哈哈 ,除非谁向我证明上帝的人格。如果真谈所谓报应 ,不妨理解作 ,我就是他的报应。

我理理衣裳 ,气定神闲 ,扬手喊助手来。送客。

随后我独自坐电梯下楼 ,直达大厦的底层。然后来到最大一间精品百货的门前 ,高高昂首 ,看玻璃门乖巧地自动向两边撤退 ,让出红毯铺就的道路。

我踏上去 ,大步向前走 ,直到深处 ,在钻饰专卖的柜前停下 ,抬腿坐上高椅。立即有服务生送上香浓咖啡 ,被我伸手推开 ,说 :不必 ,我并不会费时太久。而后目标明确 ,指指其中一枚 5 卡左右钻戒 ,说 这只 9 号的 ,我戴中指。

那枚戒被小心取出 ,放在金漆丝绒托盘里 ,端到我的面前。我轻描淡写戴好 ,也不急于相看 ,便先掏出金卡划账。这将是很大一

笔金额 ,但那又如何 ,我眉毛不抬一下 ,如果我付得起。

钻石被翻转过来 ,在我手心里秘密握着。

就这样 ,我订下自己的终身。这样 ,都永远会好过 ,在男人下半身的权柄下被刺伤凌辱。

性交而已 ,不过却常常以爱的名义。我见过这世间最荒谬肮脏的交媾 ,那苟合男女 ,未尝不是以爱之名义。

既然如此 ,我宁可选择自己告慰身体。主宰自己 ,同时也就主宰了一切。任何插入行为 ,都属于侵犯与削弱 ,都在我顽固抵御之列。终我一生 ,我将恪守我之完整 ,一直到老 ,一直到死。

我已做好 ,孤独的准备。哪怕那孤独的最初 ,并没有谁呐喊着跟上来 ,只有我一个人在列队。哪怕那孤独的最后 ,是万丈深渊的 ,不可探测的 ,地狱的黑。

我亦无所畏惧。

因为是谁说过——我不想逃 ,也不行回避 ,于是我堕落于这黑暗 ,但是这黑暗使我光明 ,因为黑暗代表了一切 ,无从对 ,也无从错。

我伸出手臂 ,将拳缓缓松开 ,展直五指比在面前 ,仔细端详。看那硕大钻石 ,在灯下折射光芒 ,竟也有一个瞬间 ,已至五彩缤纷。

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流传。

我扬眉 ,自觉如全美方钻 ,切割完整 ,无瑕疵 ,永久坚硬 ,抵抗所有刃物 ,回避一切伤痕。

水曜日 青梨

这一天 ,定与之前任何一天没有不同。

疲惫日子 ,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彼此相像得好似孪生。

青梨翻出手账 ,找到页数 ,见今天的日期之上圈着硕大的红圈 ,提醒她有不要忘记的事情——她约了医生。确切地说 ,她又约了医生。

早起舞室里还只有她一人。

她立在换衣间 ,随手掀一把挂在金属杠上几十件的绫罗舞衣 ,舞衣们在阳光下腾起透明淡金毛絮 ,沾满亮片绣满金丝银线的质料宛如养了一脸的闪烁泪滴 ,啪嗒啪嗒掉落满地。而她也不捡 ,翘首的样子多么像女王不可一世 ,挥手 ,便扬起了在她一统之下万国的旗。

青梨打一个电话去医生处 ,确认手术的时间。

医生说风间小姐你可以在下午 3 点以后过来 ,这样你是今日里最后一名 ,我就会比较余裕 ,细心处理你。

也好。反正上午还有几名学生要来 ,约好了上小狐步的练习课。

身体或舞 ,永远就在这样紧凑的方程里 ,两不延误。

习惯了这样冷静地处理身体。在不停怠慢它的同时 ,知道它

的顽固 ,与不可怠慢。

总还在未曾准备好的时候 ,她的身体便结出多余的 ,无人认领的果实 ,这样她就轻描淡写拨一通电话 ,预约一下摘除的时间。

她亏待过的血与肉 ,又何止于此。

去堕胎的次数 ,时至今日刚可够划一个正字。一个正字。她想。以至可以荒唐地荣升为一名堕胎 VIP ,特级杀手 ,享受更为细致的照顾。

他们总是说 :对不起 ,青梨 ,我都还未准备好 ,跟你结婚。

而青梨想说的是——但我成熟结果的身体等不及 ,生命要来跟要走 ,都一样等不及。

青梨从不抱怨 ,知道抱怨一无所用。

身体和心要使用到何种程度才会真正衰竭 ?其间是成为一个互为追逐成全的正比 ?还是彼此背叛的反比 ?

曾有相命士给她看过一卦之后 ,凡事就提前有了结论 :她命里多水 ,总是可以一刻不歇地流向四处 ,停不下来。

因此所有的容器不过都是筛子 ,再细小的网眼也必然滤掉她。

医生在电话彼端威颜厉色 ,警告青梨 :风间小姐 ,我必须提醒你 ,无论如何这是你最后一次做中止妊娠的手术。一次次强行刮除细胞致令子宫壁薄脆如纸 ,再这样下去 ,你的生命我无法负责。

青梨——但是。但其实是 ,所有的曼妙舞姿 ,背后都有无限负

重。都有扭伤、汗与泪水。

——青梨将那些做爱当成一场场舞，绝望如探戈，有舞伴然而从不真正长久相伴，那样永远平直僵持不下的肩线，和牢牢攀附不可分离的腰胯。

探戈的真髓，像极了是某种男与女相遇的方式，既靠不近，然而又无法彻底失去关系。突然下一个旋转来到之前，便毅然互相推开，再旋转，再猛然用力扣紧——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他与她伏低有时，他带她仰起有时。

青梨因此而习惯。

男人们如夜半露水，早晨太阳展颜他们便连同白昼气温一同消失。偶尔留下半包香烟，一只打火机，半瓶古龙水，半支发蜡，半脏风衣，半旧手帕，半打避孕套，半盒维他命丸，半套成人漫画，还有，半途而废，适可而止的关系。

最好的一次，那人给青梨账户汇入可够三个月开销的一笔钱，留下一封情辞恳切，理据充分，难予反驳的道歉信，说，真是对不起你，给你添了麻烦。

可是青梨从不介意麻烦。还有什么比她自己的身体欲望更大，更无可平息的麻烦？自她初识烟火之味，便是在不休止记忆领受着麻烦。其实她知道麻烦不是男人，就算永远被辜负，麻烦也根本与男人无关。麻烦在于，她永不愿醒转地依赖男人，那么盲从那么从未敢报以怨尤的，以为没有他们她自己就不能活。

青梨将那笔钱统统提现 ,用其中 1/6 去堕了胎 ,剩下的便一掷而空在银座的高尚饮茶店吃了一餐华丽而内容空洞的西点 ,又在百货公司换季打折的狂潮中一口气买下二十几双形款各异的鞋子 ,玻璃细跟镂空足面的 ,彩色羽毛珠翠镶嵌的 ,绊带盘旋缠绕 ,粉红翠绿橙黄 ,缤纷琳琅可以连换三个星期亦不致重样。

只有她可以这样恣意 ,不分四季场合地穿鞋 ,有空气调节机的舞室里除了光线定时变化则没有天气 ,这样她永远失去应酬外界的机会与必要。

她走过舞衣店的橱窗 ,在大玻璃幕墙上仿佛有点诧异 ,发现自己的影子映照其上。或许因为阴天的缘故 ,那女子擎着妆容剥落的裸脸 ,青灰肤色 ,败花神情 ,眼角有一抹颓容 ,泄露很多心灰的迹象。

没人纵容过青梨。待她最好的 ,甚至不是她自己。不过一些黄绿钞票聊以慰怀 ,纸币是现世中唯一诚恳亲切又踏实的物质 ,她满把抓来 ,所获无限虚空 ,唯手心剩下这一点温暖钱香 ,好馥郁怅惘的。她只有这个。

青梨走进店 ,一无表情 ,抬手指下橱窗里最贵的跳舞裙子 ,说 :那条 ,包起来。

不是没有被爱过。

比如此刻。比如此刻邮差按铃向青梨索要签名 ,送上不远万里而来的礼物。青梨以不惊动手势缓缓剥开层层软纸与缎带包裹

的盒 ,云锦之上静卧一双湖水蓝圆头平底鞋子 ,又乖又拙的 ,这样大费周章漂洋过海而来 ,然而她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穿起亮相的鞋子。

因为工作的关系 ,她从来只有那种鞋跟如短剑 ,可以一针刺入男人脚骨 ,或如马蹄急急捶捣 ,在地上嗒嗒打起拍子的高跟舞鞋。

青梨双足轻轻踩进鞋 ,落地而心头痛楚。鞋子皮质绵软轻柔 ,如何人之手 ,小心承托。她举步 ,疑心是踏着莲花而行。足踝的记忆 ,仍旧停留在秋日的某个下午 ,那失重一刻 ,曾有人蹲身 ,慎重捡起青梨因扭伤而无力支撑的脚 ,放入怀中膝上 ,以精心捏塑一尊雕像的姿势 ,为她察验伤情。青梨在那样的按揉修复 ,在那样的温情触摸之下 ,一颗心缓缓找到形状。

当晚 ,男子背着青梨走过两条街 ,方才拦到车子。青梨伏于宽阔脊背 ,可以清晰历数他后颈皮肤上每一寸微小细纹和脉搏的轻颤。

青梨说 秋天了。

他答 嗨。

青梨又说 天黑了呢。

他也答 嗨。

青梨声音低下去 ,缀了管珠亮片的银色小手袋牵在青梨手上 ,却是极不安分 ,悠来晃去 ,一荡荡到男子眼前 ,快乐打了个回旋 :你喜欢我么 ?

男子略侧头 ,躲过手袋划下的小闪电 ,如躲过青梨催促探询的眼波 ,依旧是一声 嗨。

男子日间在一家制袜公司工作 ,有家有室 ,因而不能常来。青梨便不常能快乐。

男子来时会带来给她当季新款女袜 ,如次次带给她崭新的 ,可资更换的皮肤。青梨穿上那样的袜起舞 ,修长小腿在空中踢出漂亮的弧 ,她钟爱这熨帖平滑的关系。

秋天傍晚的舞蹈教室里 ,青梨支走最后一拨学生 ,而后将每扇窗帘密密合拢 ,便跟男子在泛着蜡香的木地板上做爱。男子很少话 ,不过却每问必答 ,常是一个答案用到底 ,凡事都说 嗨。

自从问过男子你喜欢我吗之后 ,青梨就再不求证。他们的做爱在夜初起时 ,像一种如有所诉的舞姿。而他们恰是一对结合致密的舞者 ,有时青梨向上舒展双臂 ,而两腿盘曲 ,将男子牢牢锁紧在她身体的城池。有时青梨骑乘在男子之上 ,像被烈风吹到不得不将身体向后竭力仰去 ,宛如驾着长车 ,驰骋山阙的女战神。

青梨甚至带过他给的戒指。窄窄白金圈 ,内侧用嵌入式镶一颗玲珑细钻 ,想看到便需摘脱指环仔细找寻 ,生怕稍不注意便遗漏错过。青梨便是男子生活中那粒精心设计、秘而不宣的碎钻。简直秘密到比男子喜爱青梨的心情更加谨小慎微 和不欲张扬。

只有那次,青梨前所未有付以耐心,像在玻璃杯里豢养金鱼——这种不能长大的关系,永远只能在小范围之内弋动,稍向左向右各寸许,已经是踏到疆域的两极——他们的天涯海角也只能这么远而已。

男子不来的日子里青梨就在拍纸簿上划正字,画到最后随便数一数,吓到自己一跳——不相见的时候原来竟然那么多。青梨开玩笑的时候就道:一个正字五双袜。

男子有颇为残忍的实在,听即便当了真,改次果然全部悉数拿来。青梨看着心惊而刺痛——不知怎么就囤积了这么多。寂寞从来不仅仅是两个字——那袜子多到她穿不完。

才过了一个冬春,立夏时男子要走了。全不在预料之中但也属情理之内。因为职务变动,男子要举家迁居英国,他一生所能携带的物品清单里,无论如何再加插不下多一个青梨。

青梨亦不见得那么幼稚,以为露水的关系还可以天长地久直至洪荒。这种事情又不是前无古人,更不会后无来者,她只当是又跟谁吃了终须告别的一餐,餐毕擦嘴擦手,说:今天真高兴,谢谢款待,再见再见。

家里的各色袜子仍然堆积可以成灾,随手拣了一双小腿处有波状丝纹的穿上,而后认真将扭曲的线条一点点修整笔直,以匹配她完美脚线,好可以迈出玲珑步子,去赴他们最后的约会。

出得门时,天浑黄落雨。青梨喊一辆计程车,坐上去关上车

门,发现自己好像置身史前的洪水世界,前面风挡的雨刮器拼命挥动手臂,刷来刷去却一直有大水不歇浇落令人目窒息盲——她的舟,眼看这刻就要歪斜沉陷。

司机问,小姐你要哪里去,什么地方?

青梨侧耳,微眯起眼,做了一个拼命回想的表情。她确实忘记了。只说,往前开,先往前开。

好心司机载着这名失魂女客,大雨滂沱中绕着青梨家前面的巨型超市一遍遍兜圈,入了迷局一般,再也转不出生天。计价器数字不停跳动,雨势却并没有减小见弱的迹象,青梨喊停,匆匆甩下一张票子就奋力推门要走,忽而顿止,一低头,丝袜不知何时在她的挣扎之下勾脱了丝,裂裂破着,代替她受了重伤似的。

后来青梨到底没去那个约。那车兜转了几遭,依旧把她送回开始上车的地方。青梨双脚落在大水里,一双鞋子即刻泡透,她立了片刻,也忘记撑开伞,又不知开步向何处去,她以为从此可以稍稍为自己领一程路的人,自此也动身转弯而去。

青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其后,就有任何故事所显示的那样,漫长的不相联络的日月。

抽一个周末,青梨在家收拾男子遗下的东西,统统装箱打包,电话清洁公司来人载走。哪知晚间刷牙时候,眼角余光内匆匆带入一双男人脚立在侧,吓得险些尖叫出来。再看,却是一对棉拖,怎么没收拾干净的,隐蔽在此地、此时、此刻,幽灵鬼魅一样,站出

来陪她。

她犹豫一下 ,也就由着它们盘踞 ,没有伸手赶走。

很多日子 ,那双拖鞋执拗地站立她的旁边 ,以至她的余光总是会忽略事实 ,不顾真相将它们以为作是他尚未离去 ,身边左右 ,忠心不贰。

是不是说 ,有些东西正因为我们永远追赶不上 ,永远企及不了 ,才会一如既往挥马加鞭 ? 其实 ,任凭她换一个位置遇到男子 ,或者 ,任凭她换一个男子遇到在这位置 ,还不照样是诸般从简 ,朝不保夕。

但 ,青梨从不想知其所以然。

从 16 岁 ,初次在国际摩登舞大赛拿奖那年开始 ,为了能一直跳下去 ,青梨就总吃得很少。她的胃跟她的心一样 ,经久饥饿 ,带着无法饱足的三分神经质的惶然。

那时她还在人家的舞蹈教室里做学生 ,美丽与才华惊世 ,但落落寡合 ,清寂不欢。

她从不跟人共用换衣间 ,非得待到人走干净 ,才不紧不慢拖拖沓沓梳洗。洗手间里有人的话 ,她宁可憋着也不进去。大家的聚会活动也从不参加 ,看人的眼睛里夹杂着轻蔑敌意。回答问题时 ,永远一副反诘的口气。

与她配舞的男舞伴动辄得咎 ,稍微跳错舞步便得到毫不留情的讥讽 ,因此几年之中换了一个又一个。谁也忍受不了她的臭脾

气。最后没办法只得跟她的老师跳 , 谁知一跳跳了再一个 16 年 , 直跳到老师的臂膀衰老得再也擎不动她的身体 , 再不能够一送将她高高举到头顶 , 或者携着她转一个完美无瑕的圆。

那时的青梨真是古怪的女孩。话少得好像丢了声带。练功的时候常常高擎下颌 , 满面濡湿 , 都是眼泪。

无人破解这忧伤密码 , 命运从她幼时开始 , 就已深深得罪了她。

学舞的间隙 , 青梨看见大姐青葛 , 一手拖着蹒跚的青梅 , 一手拎着便当盒子 , 又拖又拽 , 爬 6 层旋转楼梯一直爬到顶层来给她送午饭 , 就又羞又恨 , 几乎想大哭一场。大姐身上有过于早熟的潦倒气味 , 青梅则不分任何时候流着涎水。

她们走后 , 青梨就将便当里的鲭鱼和渍物挑出来吃掉 , 剩下的全部倾在洗手间的便桶内 , 放水冲得踪影不见 , 便当盒子顺手扔进垃圾桶 , 回家就谎称丢在电车里。

这样拼命节食着 , 让人以为青梨的长大是一个不情不愿的偶然 , 过程扑朔迷离 , 其中秘密她不说 , 就根本不被知晓。

青梨一直极其隐蔽的生长 , 直至 18 岁的时候 , 还又长高了两公分。

无人知道这些 , 无人愿意观察一种开花的过程。夜里青梨能听到骨节因为迅速抽条而喀吧作响 , 这个纤瘦女孩 , 大眼睛旁边常常泛着青黑的眼晕 , 好像消耗到最后的一根火柴 , 呈现过度燃烧的

某种迹象。

她 30 岁的舞蹈老师在接触这具肉体的时候 , 生气地发现 , 架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臂上总出现无数细小划痕 , 淡月白 , 谁的指甲掐出的印子那样 , 交杂错落。他猜不到那是青梨用男士剃须刀片 , 自己做出的裁剪。他小心刺探这个女孩的行止 , 只发掘到一把早熟的孤独结满了女孩尚且单薄的枝丫 , 沉甸甸无人摘取。便生了一点怜意。

青梨想 , 要不是一个提早结束的社交酒会 , 要不是老师在回家的半途突然想起什么 , 转身折返舞室 , 会不会到如今一切都一样。

她会不会舞得不那么烈 , 不那么久 ? 生命会不会 , 不那么盘旋往复 ?

那夜老师推开门 , 听到夜中令人耳盲的寂静 , 只远处电车当当地驶过时 , 地板跟着发出轻微的震颤。有人突然在巷子里跑动 , 变形拉长的影子扭曲挣扎跃进窗棂 , 胀满房间像忽然在水中膨胀的海藻 , 张牙舞爪 , 凌厉得直直抓到面门上来 , 他心下一悸 , 怀疑是狰狞夜魔潜伏在此 , 等着俘获他 , 等了很久了。

打开灯时 , 青梨就蹲在两只沙发的夹缝中间。头发挡着眼睛 , 头垂到双膝里面去。她颤动身体 , 脖子一耸一耸 , 喉咙发出受伤小动物式的呻吟。地上有些散乱血迹 , 拙劣的画作一般 , 油彩斑驳。

这女孩子双臂上刀痕纵横罗列 ,如此惊人的乱砍乱伐 ,老师本能一声惊呼 ,伸手要去捉拿 ,哪知脚步还没走近前 ,已慈悲地先做好一个怀抱的姿势。

不料青梨一下便逃开 ,匆匆留下一个惊恐然而奇异媚惑的眼波 ,躲闪着径直奔上楼去。青梨裸足幼鹿般 ,踩着杂沓的步子跑在木质楼梯上 ,像是踢倒了声音的巨石轰然滚落。落在老师耳中 ,就是踩断心索的致命。

事就这样发生。

逮到她的时候 ,两人已追逐得心跳气喘 ,抱在一起极其自然地顺势滚落地 ,连带撞倒一排舞衣架 ,金丝亮片的帷幕轰然倒塌 ,倾落成雨 ,将两人埋覆在乱无头绪的锦缎当中 ,乱葬岗一般。

事就这样发生。

老师将青梨的舞衣几乎粗暴地除掉 ,压上她身体时 ,她异常乖顺地自动将双腿劈开 ,做一个早有准备的承接姿势。他发现这个整日里眼神惊惧倔强的长发女孩 ,早已成熟到像一个阴谋 ,可以将任何一个男子轻易掇获在她的体内 ,既天真又一派邪恶的纯白 ,柔软潮湿 ,炽热吸附如蛭。

——她早就等着什么人这样进入她了。甚至没有痛与流血的仪式。天知道才刚 18 岁的情欲有多么的焦渴贪婪 ,多么迫不及待要被占领 ,要人来把她那永恒饥饿的身体收留 ,填平注满。

就是那一年 ,青梨突然学会很多技能。无师自通的 ,学会一直

无心走错步 ,而不得不在所有人都退去之后留下来接受特殊的辅导。学会与老师单独练舞的时候故意忘记在裙下穿上底裤 ,露出玫瑰花的私处。学会放课后一路偷偷跟踪她的老师 ,翻查他手账 ,将名片夹甚至钱包里的购物票也一张张抽出来 ,追究移情别恋的蛛丝马迹 ,学会用夜总会小姐的腔调打电话去老师家 ,不知是否凑巧而总能恰遇到师母来听。

老师从没防备一个 18 岁的女孩可以早熟至此 ,他给她一个仪式 ,她便成了一个难缠的 ,富于心计的女人 ,为着得到猎物而不惜工本 ,不吝代价 ,以此威胁敲诈男人更多的注意。他简直要疑心她是一个妻。从早到晚 ,肉体在舞里舞外颠倒纠缠不算 ,她几乎要求全额的爱与承担。那霸权式的妒意是属于妇人式的 ,以为必须豁出更多才能抢尽他人 ,却不知最后像是傻瓜 ,转头被人抢尽。

然而她以刀割的自虐 ,自动痊愈了。结束的不留什么勉力痕迹 ,没等挥别 ,青春期一下就扭头上路走掉。

那以后 ,她以为终于不必饿。

那以后 ,她以为把双腿打开 ,就可以像一个舞姿。

这一舞 ,便舞得极之漫长。

她没有到手她的舞蹈老师 ,不过她到手一间舞蹈教室。

作为与她纠缠 10 年不再纠缠的条件与回报 ,慷慨打发给她的 26 岁生日的厚礼。在青山一家法式餐厅的二楼 ,她自己执了业。墙边有她的奖杯与徽章 ,这件事情可以解释成 ,一个或许寂寞的女人 ,有资格收留另一些或许寂寞的女人练习简单舞步。踢腿 ,

或者旋转 ,很多女子就被这样的姿势所骗。她们一掷千金 ,不过是以一种稍微高尚的名目消遣无从打发的时间 ,却认真以为是优雅心情与优质生活的佐证。

很多时候 ,也有唐突女子会推开门 ,探头问询 :这里跳佛拉明戈吗 ?跳有氧的吗 ?这里跳爵士或者街舞吗 ?

青梨便展眉笑了。这真是一个祈求释放与激情之地。好像舞是万能的医药。然而恐怕只有青梨才会知道 ,这里 ,只跳一种辗转的 ,无法尘埃落定的心情。

学生来以后 ,开始有乐声 ,远远由临间舞室游弋而来 ,携起青梨 ,于是青梨决定舞动。

她抬脚 ,却是一个毫无准备的陌生起步 ,湖水蓝平底鞋子极其诚恳贴切 ,在空中悠悠写下漂亮的弧。

小心试探 ,如临深渊。

原来并不是站得极高 ,并不是足尖疾转、勉力踮动才可舞 ,不是永恒的半脚掌落地才舞 ,不是紧绷双腿才舞 ,不是颠簸才舞 ,不是摆荡徘徊才舞 ,原来可以是这样温柔、缓慢、慎重、婉转 ,带着冥思与睡意舞 ,可以不跃 ,不飞扬 ,可以秘密 ,可以不像舞而舞 ,可以散步 ,如平缓走动而舞。

她转 ,并不惊动空气。

她举手 ,似滑翔。

她颌首 ,谦卑一如佛前念祷。

青梨想 ,或许待会儿就这样 ,直舞着 ,舞到外面去。

或许踩着它去见医生 ,甚至穿着它上手术床把双腿分开 ,穿着它拦计程车 ,走过天桥到街对面的比萨店叫一客餐 ,穿着它路过邮局或许有信 ,穿着它捧一束白色满天星金黄向日葵回家或许不累。

如果鞋子安全 ,如果脚从来没有痛楚。

很久以来 ,青梨总是会在舞衣之外直接加件披肩就权作外出衣服。她时常穿得无比招展走上街头 ,像是时时刻刻准备做一出舞剧 ,她扮主角 ,永不谢幕。

陆续开始有学生来 ,谁在隔壁放肆地笑 ,关停音乐 ,又换上小狐步的舞曲 ,可能已是上课时间。

青梨自朴素的独舞醒转 ,若有所思 ,第一次想到独自谢幕的可能。

也许脚跟着地是一种勇气 ,也许 ,是最好的交付。

青梨站立笔直 ,垂头 ,双臂缓缓降下 ,如落翅之蝶 ,在地上轻盈滑步 ,做一个收势。

那一瞬间 ,脚心与鞋子 ,便忠实地 ,了解了地面。

木曜日 青苇

生命是不是一连串偶然？青苇想一定是的。

偶然就出生了。也没什么选择的 ,也没什么人来问问她的意见 ,就被冥冥中一种力量挤压着 ,催促着 ,一边挥舞着手脚 ,好像要抓住一个并不存在的攀附物 ,一边大声啼哭 ,头颅还沾着污血 ,沾

着羊水的濡湿 ,然后就从一个漆黑温暖的空间 ,来到了空气冰冷的这里。

于是她的身体 ,便永远记住了那份冷。

来了这么久 ,这么多年过去 ,她还是觉得冷。所有人都觉得她在假装 ,说你不要演了好不好 ,已经是这样的天气 ,大家都已经在嚷热 ,只有她还穿薄羊绒衫 ,手里捧着热的罐咖啡 ,在那里脚腿寒凉 ,冷到瑟瑟抖。她去看医生 ,总去总去 ,时间长了医生也不愿睬她 ,告诉她你没有病 ,只是体温比别人高。体温高不是病 ,怕冷也不是病 ,如果自己觉得有病 ,那一定是心理问题就不如去看看精神科。她听了还信以为真 ,回家跟他郑重其事地商量 ,结果一巴掌煽在脸上 ,就被骂蠢女你不如直接去死 ,反正活着也一无是处 ,只知吃不能用。

想到此 ,青苇连坐着也觉得扎手扎脚 ,姿势笨拙起来。她局促地将腿往回缩 ,尽量不多占用空间。酒店套房里一切陈设都让她感到惴惴不安 ,便愈发不知如何安排自己。地上铺着厚厚的米白羊绒地毯 ,落脚而悄无声息。她方才踏在上面时 ,还有片刻犹豫 ,为着不知该将脚上鞋子褪在门口 ,还是就那样踩进去。

现在服务生送来的西餐红酒就摆在床前 ,她双手端端正正放在膝上 ,也分不清那些晶光闪闪的银质餐具 ,那些琳琅满目的刀与叉 ,怎样用 ,哪个是用来吃哪个 ,没有办法只好不去碰。

她整个人就是这样不合适 ,从来没有合适过。

她穿的衣服 ,不是颜色搭配得过于古怪 ,就是超市捡回的剩货 ,穿穿便这里那里的要脱线 ,或者缩水和褪色。

她的头发 ,一团一团死沉沉的漆黑 ,了无生气地每天凋落很多 ,然而也每天厚厚如毡 ,只好拢起来用粗粗的橡筋扎着 ,然而这样也不行 ,天天洗 ,他仍旧说她 脏相。

吃饭时候他手举报纸挡住脸闷不作声 ,却会不知怎地 ,突然放下报纸盯她看。看一阵手上报纸出其不意飞过来 ,干脆利索 ,一下打上她面门 ,她眼前一黑 ,饭菜碗筷统统滚落地上去。饭不会煮 ,这样难吃的东西不如大家一起喂点毒药死。他吼叫着 ,她就跪下去捡 ,不言不语挨个拾起 ,清理干净 ,再盛一碗新的来。

他叫她去买香烟 ,她趿着拖鞋突沓突沓出门 ,每次都买错的牌子回来 ,甚至不曾碰巧买对过。如果他是要 Lark ,她就买回是七星。他要 light ,她又买回 super light。她身上为此挨了好多打 ,但是那些香烟牌子她依旧还是记不清 ,背过又都忘记掉。

有次上楼梯 ,她一不小心绊跌 ,膝盖摔得皮开肉绽 ,手中购物袋远远掷出去 ,东西都骨碌骨碌洒出来。他走在前面 ,只不耐地回下身 ,脚步仍不停 ,同时高高望下来 ,说 :摔死没有。青苇捂着膝 ,一跳一跳去捡滚至四下的圆葱 ,左一个 ,右一个 ,佝偻着背更像一名迟钝的老妇 ,她自己还咬牙想 ,哎呀我怎会这样笨 ,好大人了走路还无故摔跤——当你让整个世界都受不了的时候 ,你是不是总要设法去忍受整个世界。

青苇就是这样想。

把凡事想成偶然，一切就会好接受。一不小心，事情已经是如此。

怀她时候母亲一不小心跟在街头的罐车后面。杀虫剂被高压水笼扬起满天像落雨，母亲鬼使神差走在那下面，淋了满身和满脸，饱闻了化学药水呛鼻的味道，头晕呕吐难过了一阵，她就一不小心早降生了两个月。

她刚落地干瘦瘪小像枣核，护士把她倒拎在手里啪啪打，打好多下，她双眼紧闭不哭一声，大家都想这下必死无疑。谁知一个不小心，她便奇迹一样活下来，而且长到这么大。

不是偶然是什么，她一直都在任何精密的策划之外。

1岁会跑，会说话，一顿吃下一碗饭，她还没有长出牙。她张开嘴是个空空如也的洞，露出肉肉的粉红色牙床，提前衰老的小老太婆样。

3岁时她依旧不生发，只象征性的几缕黄软绒毛贴在头顶上，眉毛是极为写意的淡淡两笔弧，远看只余两只眼孤零零，衣裳再素净些，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尼，跟这尘世无涉的，一块混沌粗泥胚，漫不经心还没有完全捏塑成形。

母亲心酸地看着她一筹莫展，并且诧异：我的女儿怎会这样丑。

丑在风间家，绝对是一项莫大的叛逆。

她们家的逻辑是美,法则是美,任务和义务都是美。她母亲以身作则,美成终身的成就和事业。青苇因此而像个集团外孤独的异数,她的不美,带着点也许该后果自负的意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及至青苇出生,青苇4岁了,像是突然接着什么启发,开始自顾自改变她的容貌。不知是否不满自己以前被制定的样子,也不按事先的草图,也不打商量,一夜春风般她的头发漆黑柔韧的蔓草一样钻出头皮,疯长起来。

能量聚集太久就爆发,头发带着被压制的冲天怒气,茂盛得不可形容。如此一来她母亲反而又要起担忧,说这样怎么好,还这么小,这样长和密的发,营养全被吸收走,脑子笨了怎么好。

母亲不过偶尔兴致一发顺口讲,不过也只有偶尔无心说的话,才叫做一语成谶。

印象中母亲总执着剪刀铰她的发,铰一下铰不透,总要补上好多刀,然后一把一把从地上捡起来拿去扔掉。但是过不久,头发便又蜿蜒悬垂到腰间。她的头时常沉甸甸,她的笨,在那时粗具雏形。

其实也许她从来就没聪明过。

6岁开始去小学校,成绩烂得一塌糊涂,已经很努力,但还是拖在所有人的最后。辅导之下不见收效,老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发下来的联络手册上便善意地写下批语:该生品质好,诚恳老实,但头脑有欠灵活。

8岁时,被她粗心而疏财的祖父送去了才艺教室学画,妄图从

侧面挖掘或许她也有不为人知的潜力。去了一个星期,她弄丢了所有画具从此不肯再去,交上的作业张张都没有透视。

后来挨至18岁,那时母亲已不在。某日午间,她在女子短大的琴房,看中学校时代的女友练习指法,因而动了亲近一门乐器的念头。她回家红着脸羞涩地跟青葛提要钱,其实已经太晚,早已过了学琴的适龄,但因为是她,一向很少有所求,统共才不过开这么一次口,青葛再为难不过,仍是全力资助她。但结果是,她跟那女友最终都没能够坐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一样是没天分,人家做了幼稚园老师,有时晚间会穿上拢纱的膨裙,在高尚酒吧间的幽暗灯光下弹点抒情曲,而她,左右手没法配合一起动,始终过不了和弦那一关。

她学不会的还不止这些。学会的,搬起手指都可以数一数。

青苇拘谨地挪挪身体,酒店大床一漾,跟着起落好几下,险些将她掀下去。她长这么大都还没有碰过这样舒服气派的床,身体压上垫子就会低好多,轻轻弹轻轻陷,仿佛坐在云端里,虽不稳而悠然。

小时家里是和式,很传统,白天隔扇拉开就大家走来走去无所谓你我,晚上分成各自的小间,她们就在榻榻米上铺好被睡觉。后来嫁给他,他们也在地板上做夫妻的事,所不同的仅仅是两人开始合盖一张被,而后来就分成两张。他想要的时候从来不会先钻出被筒来凑她,只会隔着很远命令说你过这边来。夏天的时候,编织榻榻米的草席纹路中间有极幼的白色小虫爬来爬去,怎样也都除

不净擦不完 ,他们整日睡在虫尸的上面 ,反正不仔细也看不到 ,也可以当作没有。

婚姻这回事青苇想想也就等于找张床 ,不外一个容身之地 ,有的松软 ,有的硬 ,有的宽敞 ,有的因陋就简硌得有些疼。只是她的运气只能遇上那么一张窄小憋屈的 ,但是一切都在于习惯了就可以。

青苇凡事都可以 ,她不懂什么对与错 ,好与坏 ,爱与不爱什么的 ,无所谓这些只是都可以。

但是有一次他把她打得实在痛 ,穿着皮鞋就踏在她的后颈上 ,踩啊踩 ,都是青和紫的淤肿 ,牙齿撞上方几的尖角 ,连根折去流满嘴血。她吐一口红色的唾沫 ,以为自己这次真的要死了 ,剩了最后一点力气爬啊爬 ,起身拉开门向外跑。他追过来拎起她头发大力向墙摔 ,砰砰砰的好响 ,她一下一下撞在那上面 ,自己听着也几乎要耳盲。衰女你逃你有胆逃我也有胆打死你。青苇想也好也好 ,就算死也都未尝不是个好去处 ,便不再挣扎 ,慢慢慢慢滑到地下去。只是 ,为什么母亲到死也都可以那么美——生而骄矜 ,死也是一幅壮美的画面。

她就无论如何做不到。

后来还是没有死。伤好了走在街上也就觉得死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也许命越贱活下来和活下去的机会越大。青苇是一个无所求的人 ,连求死都显得过于奢侈。

她去青菲的写字楼找青菲，找到时，青菲正在办公大厅里讲一个电话，好的好的，其实你已多么幸运可以拿到这些钱，很多人死了都是白死没人赔，不算自己都要准备丧葬费，你只是压伤一条腿，还可以拿回这笔钱，已经好大的数目，要想想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她站在那里呆呆听，疑惑自己向如此幸福的人伸手借钱这个决定是不是实在有点蠢。青菲看到她就埋怨你怎么这样没用处，他待你这样你还死心塌地跟着他，啊？他打你？他打你你有脚怎么不会跑？怕什么，你有你的自由和权利，他打你就是家庭暴力是犯罪，你可以起诉离婚要他负责所有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赡养费。

她听到离婚和那么多的费就觉得好难好复杂，记都记不住，怎样起诉也不会，这些都是她的能力料理不及的事。她又不是要他的什么什么费，她只是实在好痛没办法，只要不被打已经很满足。

青菲又说你笨死，你还年轻很多好的男人可以选择可以嫁。离开这个再挑一挑，人生大把可能性，不要急着给自己判死刑。你出去街随便可以找到一份工，养活自己求口简单的饭吃不成问题，没什么值得急，值得惊，要从容，她说。脸上泛起桃红，要快乐，喏，像我这样。她脸上示范地微笑，嘴角上扬。

大厅里天花板上白炽灯一排一排挨个照过去，通明雪亮，不知是昼也不知是夜。吵吵嚷嚷地好多人挤在一处，脸对脸，背靠背，写资料看文件纸张哗啦哗啦响，打字打得劈劈啪啪。青菲盯着青菲的脸，映在那众人织就的大布景之前，就觉得一切好像是个剧。她们在台上做表演，排戏排得忘情又投入，她一个人站在台下的黑

影里 ,离她们好远好远看不分明 ,没有座位 ,手脚又冰凉 ,台词又一句听不懂 ,时间长得无比难挨 ,统共不是她该在的地方。

青菲口说幸福与快乐。从容以及选择。

这些词青苇从来陌生 ,从来不知道是怎样。一切往生 ,皆是偶然。就算有得选择她也不会选 ,选了也未必就会跟幸福或者快乐这样的词有关。

她重新走向街头 ,恍若隔世 ,却又认出还是同一天。冬天都来了废叶落了一地 ,一些迷糊黏稠光线 ,鼻涕精液般混沌暧昧不清。想一想无处去 ,只好在超市买两根巨大的水萝卜 ,依旧还是拐回家。进了门还好他不在 ,她架起一壶水在炉上烧到噗噗沸 ,水汽蒸发缭绕着 ,让她觉得血脉凝结的身子微微暖 ,微微暖 ,屋子很黑 ,像是很早很久以前那个羊水充溢的空间。她还闭着眼睛浮动其中 ,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许的凛冽和激切 ,就有了一个偶然的 ,不可逆转的生。

所以后来小艾在她的腹中无由无预兆地死去 ,她甚至模模糊糊感到一点安心。外面这样冷 ,小艾还没来得及探出头 ,呼吸一口刺扎扎寒浸浸的空气 ,便永远睡着 ,在里面暖暖地睡了过去。她想便放心。

那时小艾已经 5 个月 ,小腹开始鼓胀胀 ,每天都有一点不相同 ,明确感到骨与肉的滋长。他待她真是温柔 ,晚间睡觉前总会趴在她身上 ,紧张兮兮聆听里面的动静 ,揣测那是小艾最初的呓语。

会把热牛奶端到她的枕边来 ,看着她喝完露出满意的表情。怕她摔 ,出门前会蹲下身去帮她把鞋带一只一只系牢靠 ,走在外面抢着帮她拉门挽手袋打雨伞。粗人一个 ,却还惦着租了大堆怀孕生产的科普录像片回来 ,每天放给她敦促她看。

她看到婴儿是一团形状奇异的物体 ,难以想像这团物质慢慢长大 ,会渐渐有心有脑 ,有四肢躯体 ,有思、有感、有痛、有欲、有语、有苦、有笑。一切多么偶然。

生命是细胞的分裂与相遇而已 ,是血肉以一种莫名的链串起相组合而已。她的小艾 ,是她这个偶然之后的 ,又一个偶然而已。

小艾长到 5 个月过两周时开始极其静 ,不再踢 ,不再玩 ,不再用小手蠕蠕撑着母腹转动 ,只是昼夜痴迷地睡 ,分外静。青苇碰触 ,感到是一团了寂没有回应的肉 ,那曾痒痒的、跳动的、生的讯息再也不会传到她手心。

她体内育有死婴。那团静静悬浮在子宫里的肉体 ,仿如宇宙里悬浮了沉默亿万个光年的星球 ,那么寂寞 ,那样无助。

及至察觉时 ,小艾已经在胎床上自行枯萎 ,去医院做引产 ,小艾柔韧初生的骨已钙化 ,聚结成块块沉痾 ,顽固嵌入宫壁 ,怎样也刮不干净。那些鸭嘴钳大挖勺深深挺进 ,狠狠撑开宫口铲入宫内 ,生拉硬扯出成团的腐肉与漆黑脓血 ,小艾就在那里。

失去小艾 ,她也没有感到哀伤 ,或者不哀伤。

——风从何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如何可以

得知。这样 ,万事之神的作为 ,更不得知道。

她只知自己所能完成的事情总归这样少 ,这样腐臭 ,这样卑贱的生活她已承接 ,魔鬼尾随她前行的每一步 ,都是踩着蒺藜。

在那之前 ,上学到 18 岁都是不清不楚 ,耽在家里青葛就叹息着说不如你去做些事 ,风间家的女孩子各个都要早早自己寻出路。可做事她也做不妥当 ,好容易找到一家音像器材店里做售货 ,才刚去便打翻了老板最贵的一套咪架 ,并且当天的营业款也失窃。青苇去警局录了口供回来 ,老板便说你明天不用再来了。

做不下去只好回家帮手青葛料理青梅。青葛晚间出去坐台子 ,清晨回来看到青梅坐在屎尿堆中 ,玩自己的粪便 ,而青苇睡在方几的下面 ,不知怎么那样渴睡 ,昏迷一样。

好容易挨到 20 岁 ,青葛送她去参加相亲派对。

临去前青葛借了自己的晚装和手袋给她 ,又训练她的坐姿 ,说不要瘫在椅子上好像没背骨 ,看 ,女人要这样才仪态万方 ,屁股少少挂住三分之一个凳子 ,颈项优雅笔直 ,下颚高高端起指向前方 ,这样才是女人 ,像她们的母亲。青葛已经好累因此盼着她嫁 ,用心良苦地希望她能在某个男人那里速速得享安定。

她听了青葛的话就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整晚都维持着僵硬的姿势直到散场。她坐着不动的时候竟意外有种沉静木然的美 ,有的男人把她的木讷迟钝 ,误会是一种羞怯和温顺 ,未尝没有三分怜惜。

男子来邀她共舞 ,她哪里会跳因此坐着没有动 ,取来果汁给她

喝 ,她伸手接过低眉顺眼 ,用牙齿咬住吸管慢慢吮。男子搭讪着问说小姐你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她摇摇头实在想不起哪件可以算是。男子又启发式地追问那你卡拉 OK 喜不喜欢 ,她也吞吞吐吐不能答得爽快。最后男子只好改问小姐你阅读吗 ,有没有平时看些书 ?她什么书也很少读只是听青葛有时在餐前念《圣经》。哦 ,你是说《圣经》吗 ?男子有一点诧异 ,说那你有每日做祈祷吗 ?青苇闻言就放下杯 ,一字一句 ,有板有眼背诵给男子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男子听了手里香烟掉在地上 ,哈哈笑 ,说我发现你这个人其实好有意思。她很茫然 ,也不知道自己哪里这样惹笑。

到了熄灯大家自动配对分食巧克力棒的环节 ,旁边红男绿女都闹哄哄地跟着音乐动作起来。男子拉她 ,她勉强站起 ,等到巧克力棒吃到最后男子吻上她的嘴 ,她在缤纷飘落的纸花气球和灯光明灭之中 ,惊愕地张大了眼 ,没弄明白怎么就是这个人 ,他还不知道她的名 ,她也不知道他的 ,然而他们已经亲了嘴 ,隔着巧克力的味道 ,很偶然地有了吻。

回家的时候男子提出要送她 ,她期期艾艾没有想好答的话 ,男子已经把大大的一辆机车驶来停在她身边 ,轰轰的马达声里催促着她 :快上车。她不听话都好像没理由 ,她也没想好什么理由 ,就那样穿着青葛隆重的晚装坐在机车的后座 ,戴着硕大的头盔 ,还没

扶稳 ,一个趔趄 ,机车就突突突又载着她驶走。

真的没什么选择。事情就是这样 ,每每在她错愕不及的瞬间发生。

稀里糊涂 ,她已和男子有了那件事 ,还没觉得疼 ,还没有流血 ,她就在男子下面失去童贞。男子在她的身体里面进进出出几次之后 ,就说不如我们还是结婚 ,结婚可以照顾彼此 ,我挣钱养你 ,你就在家里煮煮饭给我生几个孩子。

是时候了 ,男子就摇身一变成了她的夫。

生孩子这件事一度是她生活所有的内容。开始的一年里 ,无论他怎样在她的身上辛勤耕作 ,努力开垦 ,她的体内就像是没有土壤的戈壁寸草不生 ,又仿佛在沙石上撒下种子 ,但不开花。

再后来就是小艾来 ,小艾来的时候他多么喜悦 ,那一夜还开了酒庆祝 ,不知道是男是女就想了小艾这个名字天天唤。再后来就是小艾走 ,小艾走了以后 ,她短暂的太平生活也告别 ,他从此开始恶形恶相地对她。

那个时候起她的脑子开始越发坏 ,起初已经很糟 ,后来更雪上加霜。

记性真是有够差。刚吃过的菜就不记得菜名 ,走过的地方也不知道街名 ,坐车就总过站 ,东西放在哪里时常找不到 ,遍寻不获原来就在眼前的桌上。手里正在做的事常常想不起到底是要干什

么,去超市不是忘付钱就是不拿找零扭头走,来厨房找一只杯子又吓一跳发现水喉一直没有关,水流得咗咗响。冰箱里放一盒渍物还没有拆封没有吃,第二天她又买回新的来,买回来便不复记得一直放过了赏味期,臭味扑鼻。炉上煮着东西她就分心跑去晾衣服,不见一只袜子,就趴在地上勾起头转圈四处找,袜子没找到晾的时候还是单只不成双,却见到浓烟滚滚像战场,满室焦糊味,锅里的食物炼成了一团黑炭。

过没多久,他在外面就有了情人。整夜整夜不归宿,家用也开始不怎么拿回来。这样她反而有一点心安,至少不必每天对着他挨打受骂活似只贱猪。

她从青菲那里回来,就把拿来的钱四处藏。又怕藏得过于隐秘结实,自己都会忘了地方找不到。后来那笔钱卷成卷塞进一只放海苔的旧铁筒,高高收在碗橱的最上面,过一阵子翻出来数数看看,再重新放回去。

他经常把那女人带回家,隔扇也不拉上,还当着她面,便如若无人做起苟合的事来。事毕二人起身吃她烧好的饭,还把换下的内衣和沾着秽物的床单喝令她去洗,她就低头应一声,进去里面收拾整理。

春天时候,她发了一次烧,又险些死。即使神志不清的时候,她依然清清楚楚感觉到自己的滚烫似寒冰,体温愈是升高而她愈是寒,寒入了骨髓,寒入血管,她的体内是汨汨流着冰。因此便模模糊糊想,是不是自己一只脚来到了死神之宅的门前。却也不痛。

晚间他喝得半醉归来 ,进门看到屋里漆黑黑墨擦擦 ,她躺在榻上没有声 ,他踢她然而她没有动 ,就破口骂蠢女你不要装死哄我白高兴。他掀开被 ,剥去她内衣就粗暴地进入。口里说赔钱货你死 ,你死也要让我用最后一次。便凶猛向前耸动 ,在她的双腿间冲和撞 ,她分开身体仰躺 ,暴露在意念的冰天雪地之中 ,闭着眼睛 ,听到魔的喘息 ,响在耳边 ,哧哧有声。

不送医院 ,不给药吃。但是怎样都死不去 ,她又活过来。

是时候了 ,青苇就把钱取出。

她跑去车站最大的药局买 5 盒 Brovarin ,镇痛解热 ,正是她生命所有的症状 ,都可以在这剂药上得以缓和解脱。

现在这些粉红胶囊全部挤出来 ,散放在床头的柜上 ,一共 100 粒的 ,就是好大一堆。青苇找到这间著名的酒店 ,掏出那卷钱来订下最贵的房间 ,所需要的 ,其实不过只是一张柔软的床和几杯清水。

生命是不是一连串偶然 ? 青苇想一定是的。

在那些偶然的点点之间 ,一个滑动 ,就叫做轨迹。

她来到这条轨迹的终点上 ,脱去鞋子 ,将发打散 ,细细梳通再细细盘起 ,而后褪下所有衣 ,神情庄重拿起粉红药丸 ,以清水 ,服下第一粒。

慢慢服 ,一粒 ,再一粒 ,服到致死量还有很长的时间。

她扭头 ,有初夏的枝叶 ,携着浓绿探进窗景 ,像是 17 年前的某

个下午 ,也这样馥郁青葱。如果她一定要有一个心愿 ,那也早早地在那一年已经许下。她小声唤 :母亲。却看到一名与她年纪相若的女子 ,一头秀丽乌发 ,静静来到窗下站住 ,不说话 ,注视她 ,尽是笑微微。

青苇歪倒 ,以半躺姿势靠上床头 ,舒展身体如入襁褓 ,好轻好暖如浮在半空 ,而后感觉睡意从四面逼至 ,渐渐爬上睫毛 ,沾在那里轻颤和摇动 ,便顺从闭上了眼睛。

她手垂下 ,药丸滚落 ,淅淅沥沥撒在地上如播种 ,只是她已浑然不知 ,她睡着了。

也许 ,她就那样睡着了 ,直睡过了风雨跟四季 ,一如沉醉 ,再不醒来。

然而谁知道呢 ?她生命的粗泥胚以往无数次掬在地上还被踏无数脚 ,起了大小裂纹和缝隙 ,却还始终不碎。

所以也许明早她又睁开眼睛 ,呼吸清凉的空气 ,发现自己重新降生。

如果生命一直那么多偶然 ,那么多 ,那么多。

金曜日 青葵

行走。脚如有所诉。

停顿。脚忧虑 ,叹息 ,若有所思。

脚只能说这么多。

青葵想 若无人听取 我亦再没有更多 与此世交手的界面。

我唯一可以信赖 唯有土地的坚定、忠诚。怎样用步丈量 也许只是得两个足印的位置 但 也许是得着无垠自由。

青葵一天之内只说了 7 个句子。

哦。好的。请不要吧。或者。也许。如果是。那么拜托。

原来几个句子亦已足够应付生。

不知何时 她成了一个言语怀疑症的重度患者。她绝少倾诉、打探、解释、商讨、祈求、邀约。这世界声音太多 谎言太多 问句太多 解答太少。纷杂吵嚷 声音无意义的绳索四面八方铺罗开 将她牢牢掇住 蛛网一样绊住 缠结住。

如果言语是这个世界的弹药武器 那么人群是军队 青葵便常在那样的轰炸下 遍体鳞伤。

因此多么渴望静。

连携带电话亦不再响起。犹有默契 与青葵保持着作风一致。自她打算离开那一刻起 便将电话关机。再没什么人热切联络她 她亦早失去热切联络他人的借口。

加入世界何其难。接触何其难。委身相赖何其难。撤出何其简单。

她带着电话上路 最初亦不过是偶尔用来掌握时间。后来 发觉并无遵守时间的必要。甚至不必兼做闹铃 因为她根本没有什

么须得用力唤醒的睡眠。

她在 24 小时便利店坐到天快亮 ,将一份煮物吃到凉透 ,剩半个白菜卷在便当饭盒里孤寡横陈 ,又兼咬过一口 ,裸露处伤痕迸开。

青葵起身 ,来到收银机前买一打蛋壳白信封 ,打算用去其中 7 张 ,写 7 封信 ,分别给 7 个女子。多余的 5 张 ,就扔掉。

青葵如是写下。

青葛。

我常在光线依稀微茫的时分想起你。

或者睡初起 ,天光尚有半明半朦的温柔。想起你在家门外的街巷 ,领我踩单车时 ,一旁抚掌雀跃的笑声。那时的你 ,已是一朵荷的样子 ,像母亲 ,有开朗、端丽的额头 ,洁净眼睛 ,总穿藕色和式衣服 ,早起便依到我的榻前 ,顽皮地挑起发丝逗弄我睫毛 ,然后牵起睡眠尚惺忪未开得我 ,跑起来 ,两人木屐错落敲打在走廊的木板地上 ,咄咄有声。晚归时 ,母亲倚在大门处守望 ,柔声叱骂 ,青葛 ,女孩子总要庄重些啊。你闻言便轻笑 ,亦从不反嘴辩驳什么。

我从未看到你哭泣是什么样子。甚至那年上祖父暴毙 ,而母亲遗忘我们。

甚至你独自坐在黯黑房间 ,手敛骨灰盒子 ,虔敬庄

严 ,有一刻竟似母的转生。

甚至你换上伧俗华丽的低胸礼服 ,垂头坐在夜总会买欢的猥琐男人中间 ,饮下一杯又一杯烈酒。

甚至你跪在厨房的台几边 ,耐心将便当盒子里填上白饭 ,再饰以雕刻成心形的青瓜与茼蒿。

甚至后来你身上鞭伤红肿 ,指甲爆裂 ,下体流出腥臭恶露。我都一直怀疑你是否 ,是否平静面容之下 ,有一刻也曾彷徨无依 ? 是否曾痛哭 ,是否诅咒 ,是否曾想过厉声责问上帝 ? 是否也深深张望来路 ,因而领略 ,被命运研磨掉的自己 ,或者忆起还有一些岁月曾是多么的真纯欢欣 ?

黎明天光将云层拉了道口子 ,棉被般露出青灰里子与棉絮。

青葵在落地玻璃上凝视自己 ,孤仃瘦影渐渐由浓转淡 ,越来越虚渺不可见 ,终于失散的一枚魂魄般 ,惘然隐去 ,无迹可循。

青葵慢慢将信纸对齐 ,折返 ,耐心叠成一只纸鹤形状。

她想 ,这一幕怎么如此熟悉。恍然一抬头 ,却看到了昔日 ,正从玻璃深处 ,乌压压卷土重来。

她 17 岁那年爱上她的高校教师。一个手指修长 ,肩背微驼的瘦削男子。那男子教三年生的国文 ,总在青葵的作业上批下红色小小字的缠绵句子。

青葵下午放课时就去他的研究室打个转 ,他亦常用彩色描花的和纸折好了纸鹤 ,为的逗青葵一笑。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温柔

地对青葵。总会说 ,青葵 ,我们都是可怜的人。

青葵便信以为真。

他搂着青葵的时候 ,怀抱虚拢如无物 ,又像怕惊碎瓷器 ,好生地护着。

后来青葵想明白 ,那是怎样一种来自先天的软弱 ,因而从来不敢放心地拥有什么 ,或者从来不置信自己也可以拥有。

男子常吃各种颜色药丸。每餐毕 ,则小心翼翼从桌屉里拿出透明塑胶小袋 ,将药丸分别排列归类 ,而后逐粒放入口中 ,有序地服下。

据说 ,他有极其羸弱的心脏 ,却有那心脏难以承载的热情。

某夜。幽深空寂的化学大实验室 ,记得其时正有一些微青的月色照耀。

青葵来到黑漆大桌前 ,默默褪去裙 ,又推开玻璃烧杯试管酒精灯炉的器皿 ,静静躺下 ,眼望男子 ,等待。男子脸色苍白伏下于青葵身上 ,摸索一阵之后 ,方犹豫地动作起来。

青葵开始觉得极痛 ,原来失去处女是这样感觉 ,原来身体与爱 ,在被人侵入的一刻 ,都这般痛。

青葵竭力承托。

男子越动越快 ,忽而双眉急速抽搐扭跳起来 ,渐渐那抽搐四处传染 ,用力撑住桌面的双肘也在剧烈颤动下 ,终于力有不逮 ,骤然委顿轰塌。

在射精极其快乐的瞬间 ,男子奇怪的 ,混杂着痛苦的表情 ,有

些狰狞 ,从此印烫在青葵记忆最深的地方。

男子的裸体最后用力向前挣了一下 ,喉间不可抑止呼出一个极为悠长的叹 ,便软软将头埋至青葵颈边 ,阖目而气息耗弱 ,良久不再发出声音。

他在青葵身上将热情统统用尽了 ,用得涓滴不剩。然而统共那不过第一次 ,唯一一次 ,青葵便在次日里 ,在全校师生的侧目与指指戳戳下 ,被迫转去了别校。

也便是那时 ,在男子将死亡悉数倾泻青葵之上时 ,青葵也就知道 ,还有什么必将尾随而来。

那枚缠在风间家门楣之上的恶毒符咒 ,永远也不会解除了。
青葵如是写下。

青萝。

我常在懦弱踟蹰的抉择时分想起你。

我想起你 ,尽管我一直笃定自认绝无可能想起你。

我想起你小小年纪便已懂得独善其身 ,坚壁清野。
常自锁于祖父书房 ,手捧大部经书典籍 ,将双眼看成深度近视。

你十几岁上时渐渐头角初成 ,拿回校方辩论赛大赏那天 ,便坚持不再穿裙示人。

你老早识破风间家无从破解的命题 ,目睹风间家最败坏惊人的幕后 ,周末全家前去教堂礼拜之时 ,竟自恶狠狠站出在众人前 ,咬牙切齿将秘密公布 ,令举座哗然 ,亦

令基督在十字架上蒙羞 ,血流再次如注 ,掌心再次烙以钉痕 ,并将头挣扎地偏过 ,再次受了难。

从此你是风间家的敌人、仇人、撒旦、背叛者。我甚至想不出为数极少的 ,你不遭人嫌恶的时间。你抽烟时表情有如忍痛 ,眉头拧成麻 ,嘴角噙着决心与恨意一样 ,烟灰凝结好长 ,许久也不伸手弹落一截。

你搬出风间家那天 ,手提简单行李 ,站在玄关处 ,微微别转身 ,只从齿缝里留一句话给我们 ,好 ,出狱了。

后来。后来我想我当时是有些嫉妒你。妒你可以天生凉薄 ,妒你孤绝。妒你如何可做到 ,全世界上只认识自己一个人。你离开时的背影像一个干脆的劝诱的符号 ,虽并未挥马扬鞭 ,亦无端让我起震动 ,唯觉眼前风烟滚滚愁煞人。

若是说 遇佛杀佛 ,遇祖杀祖 ,遇罗汉杀罗汉 ,遇父母杀父母 ,遇亲眷杀亲眷 ,始得解脱。勿为外物所拘 ,始能洒脱自在。

我唯一想问。而那一刻 ,而后来 ,你可曾 ,真的知道过 ,自由 ?

青葵挽行李袋踏出便利店。发现一场昨日之雨在今日跳停。阳光兜头浇下 ,不由令她乍目 ,以为此生 ,不过是适才做下的一个恍惚的长梦。

又一次踩过神户的街。空气干净柔凉 ,感觉比昨夜清新一度。

店铺尚不曾开门 ,只有清洁公司的垃圾车徐徐驶过 ,雨水冲洗过后的街道 ,有淡淡潮润气息。

青葵走过浓阴掩映下的生田神社 ,四厢花影妖娆 ,疑似春天潮水 ,怒于潮水。

青葵以为 ,她必定是与他同往过这里 ,在这里摇了铃 ,投下钱币 ,许过永远欢好的誓言。否则 ,否则一定不至于现在还在优柔。

青葵第一次经过神户这座城的时候 ,独自走完了一天里全部的白昼与夜 ,并且站在灯火初开的海边 ,号称百万美元的夜景里吃下一支寒凉蚀骨的彩球冰淇淋。很累的时候 ,就在那座著名船形外观的五星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堂沙发上短暂睡去 ,而后惘然不知何处地醒来。

她醒来时 ,脸颊火辣辣痛。伊佐敷正奋力刷着她小耳光 ,左手提她的衣领 ,要把她逃逸无主的心魄喊回转一样 ,冒失地当她是犯了急病 ,即将倒毙此处的游客。

青葵张眼 ,看到一个头发削薄的男子 ,左眼角近鼻梁处一滴极其幼小温柔的泪痣 ,因而显得有一些心事重重 ,又有点心不在焉的矛盾样子。尚在神思不属之中 ,因问 :出了什么事 ?

后来伊佐敷一口咬定 ,是他搭救了当时正在噩梦里浮沉 ,无法上岸的青葵。

因为据说睡着时 ,青葵面目姿势都极挣扎 ,牙关紧咬 ,眼睛向上翻起 ,遭绑而落了油镬的小鬼一般。

不信你问我摄影师、灯光师。伊佐敷统共就这样一口咬定。

那确乎是一个奇异开始。

青葵跟伊佐敷，一人在沙发上惊惶地半躺半靠，欲坐起，又坐不起，欲躺回，又躺不下。另一人则弯腰揪住对方，像是担心其不慎落水，又像是在用力把对方抵在不能近身的，尽量远的地方。恰好构成一个半推半就的姿势。

而四周，站着是伊佐敷那班美食节目组的吃喝死党，摄影、灯光、服装、化妆、道具、助手，一个团的人都围拢在此，参观这场奇特的相遇。

多么意味深长的一伏笔。

其实那日，伊佐敷不过是到这间著名酒店拍一辑婚礼酒宴的美食推荐，却因为在灯光白灿灿的宴会厅里，又加上被白炫炫的新娘婚纱灼了一下眼睛，刹那间便跟着动了豪华的念头。在人生无尽可能性的迷雾当中，伊佐敷起了找个什么人过点安稳日子的，极不可靠的，奢侈决心。

而他才刚一思凡，恰就撞上青葵前来做牺牲。

此刻，院落中央那株许愿树，较之从前更繁茂了。

愿签犹在，誓犹在，硕硕累累结满枝头。伊佐敷当初的宏图大愿、婚姻抱负就隐匿其中。

背弃已生。

一念成空。

如此人愿旺盛之地，青葵颌首让出。

青葵如是写下。

青梨。

我常在孜孜以求，心有不甘的时分想起你。

我想起你骄矜舞姿，那样傲然，遗世孤立。

我想起你自小与我争裙穿，争到最后在母亲的裁判下裙子归于我，你便愤愤哭泣，赌气彻夜在院子里站立不肯去睡，任是母亲如何哄撮，软硬兼施，你依旧不依不饶，总有索取更多的霸道。

那时的你是如此逞强，似乎永嫌世界亏欠太多，打算一直声色俱厉，对着人世声讨。

你如此聪颖美丽，自小天资卓越，蒙受祖父特别的偏宠，留下一笔专用的款项，送你至离家好远的舞室学舞，在我们艳羡的目光下，你像公主恣意刁蛮。此后，这笔款项十数年作为家中最奢侈的一笔支出，在最困顿时期，仍坚持不懈尽数投注在你的身上。

而我依旧想问。想问，青眼与荣耀之下长大的女子，被舞裙的华丽光芒惯坏的女子，可有打算一直向着命运邀宠？可曾亦像我这般，慢慢接受不被爱之宿命，接受除了自爱别无可能？

如有伏笔，早该看穿。

青葵想，或许这世界任何事容不得你过于寄以热念厚望。你

若盼望 ,它必定删减着来 ,缩小着来 ,克扣着来 ,短少着来 ,面目全非来。

青葵不过期待一个每天回家睡觉的男人 ,周末祝日里可以一起手挽手逛街——温柔事物静定长久。

而伊佐敷成天在电视吃吃喝喝 ,谈吃吃喝喝的心得 ,教人吃吃喝喝 ,如此过了 10 年 ,却从不是那种能够在厨房里给她拿一瓶醋递一只碗的男人。距离青葵只热爱安全稳定事物的要求 ,伊佐敷充其量只是个初级班加补习班课程。

青葵钟爱是冬天炉火 ,夏天巧克力 ,家具是大白圆桌上面格子桌布 ,时令鲜果 ,阳台有花 ,电视机成天到晚开着 ,咖啡香一直飘到邻居的窗子里去。

而伊佐敷每次想起青葵想回家 ,都是从别的女人床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急巴巴 ,匆匆提上裤子 ,在玄关处蹦跳着穿鞋 ,还余几个钮子没有扣好已经慌得忙得拉开了门柄 ,说再会的时候一只脚率先迈了出去 ,焦灼地在地下打着拍子 ,赶不及要去转世再投生似的 ,此刻这世上再没有比他更归心似箭的人。

他归来。推门总先看见青葵的一双眼。容满安静肃杀的眼。那样醒。

青葵并不指责 ,亦不行盘问 ,只是很小心地退后 ,不住退后 ,再退 ,退到大床一侧的边缘角落去 ,紧紧依墙 ,躺好 ,双手抱紧胸前 ,呈一个抵抗的姿势 ,而后一言不出。

伊佐敷凑上去 ,揽住这具身体 ,但只觉得对方双肘狠狠将自己

撑住 ,无法近前 ,更难以紧贴。二人似初相见那般招式 ,试了几来回 ,伊佐敷没有取不竭、用不尽的耐心 ,终至捉襟见肘 ,难以再试。

如此这般的睡姿 ,青葵可以维持整晚 ,甚至数周不变。且渐渐变得少话 ,在屋里走来走去 ,皆细细无声 ,影子一只似的 ,将伊佐敷吓到脊背生寒 ,头皮一麻的瞬间 ,一度以为自己是娶了只索命的鬼来。

有时她端着书 ,一页看了半小时 ,也不翻 ,看书是一个回绝的姿势 ,表示 :我不要和你讲话。

伊佐敷懊悔。

他只是不懂 ,他偶尔会上错床 ,这原本是无伤大雅的事。如果青葵要求 ,他完全乐意奉上比较动听 ,容易接受的借口。这般 ,那般 ,像他在回家途中事先编好的那样。只要青葵肯 ,他可以演得更殷勤些 ,更卖力些 ,或者带花回来 ,或者香水丝巾名贵手袋。只要青葵肯。

当初动以结婚的一念 ,不过是想每日推开门看到一个固定的女人 ,想听这女人说您回来了。而从不是想这名女人前来固定他。

伊佐敷左思右想 ,里外琢磨 ,依旧是不得要领。他只当是自己多事 ,给自己捡回一把锁匙 ,呵 ,好烦。

青葵走近三宫站。

清晨 8 点钟的阪急电车里尽是匆忙上班族 ,在车门的开合之中 ,脚尖催促着脚跟 ,皮鞋挤踩着皮鞋。尽是满脸难填的缺失 ,难

抚的落寞。尽是青葵给人让路，扭头看后面来者一个箭步，笔直路过她，在自动扶梯上一路小跑而去。

抬望眼，头顶高架轨上电铁从城市上空咣咣开过，时光要咣咣开过，有些人要咣咣开过。这急速都市，未曾留下一点容人悲伤流连的缝隙。

唯有青葵这名异类。她不说话，不跑，不拥入人群，不追赶时间。

青葵如是写下。

青苇。

我总在极其缓慢沉重的一刻想起你。

我想起你呆滞迟钝眼神，独个坐在课室最后的角落，有满脸早老的委顿神情。那时你才刚刚 12 岁，那时你已经 100 岁。

你写不完所有的作业，晚间总会偷偷搬至我榻边，苦苦央求我，去帮你抄写那些在我尚且不明所以的段落。你似乎做不好任何事情，像糊涂老人，煮一锅汤也会忘记打开炉火，待晚间开饭，众人围坐时才发现锅子尚是一团冰凉的。你又总是忘了脱去鞋子就踩进屋内，在榻榻米上留下自己乱七八糟，烂污，混沌的足痕。

放课时你手拎便当袋走在前面，总会若有所思突然回转头，神经质一样，问我：青葵，你记得母亲死时什么样子？而后也不待我答腔，就又扭过身去，低头凝视地面，

踉踉数着步子。

你初潮那天吓得脸色苍白 ,在厕间躲了许久 ,不敢出来。后来落难一般 ,表情惊恐地站在我面前 ,抓起我手 ,按向自己裙底 ,说 :青葵 ,我想我快要死了。我受惊用力将手拔出 ,夺回细看。但见满手沾上是你最早的血污 ,便哇地哭出声来。我也以为你要死了。但你没死。

你笨拙地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笨拙的人 ,便常常在人前讷讷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愈是如此 ,你愈觉得自己是笨拙的。

只是我非常想问 ,想问你可知 ,最早你我傻傻预估和畏惧的死亡 ,其实并不是那样的。真正的死亡 ,很多时候并不流血。而流血 ,恰恰是比死亡 ,更加永恒的 ?

青葵那日未曾流血。

某夜。在短暂而敷衍的性事之后。

伊佐敷起来立于床侧 ,摸索着穿好衣服 ,又摸索着倒一杯冷水来喝。其时 ,但觉心坚如冰 ,便再也没有什么难以言说。

他俯首 ,将食指竖起 ,比在唇边。嘘。示意青葵放弃了解。

别再说考验。别再说承诺。别再说曾经怎样 ,将来又如何。别再说伤害。别再说你跟我。别再说那个字。别再说爱。

他摊摊两手 ,以疲倦声音坦白 ,我并没有那样东西给你。

伊佐敷决定还是不要再误会自己。对着青葵提议 ,要么你离开我 ,要么我离开你。如果你不离开我 ,那么现在我离开你。

那一刻 ,青葵未曾流血。但确信有何物已死。

事情要么有个荒唐的起初 ,要么 ,有个潦草的收尾。但据说 ,两者一直成为正比 ,多荒唐 ,就注定多潦草。

伊佐敷一度硬是要和他的本性忤逆。他落力拉开沉甸甸的大红幕布 ,报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天长地久明亮谎言的幕 ,之后 ,更兼落力担纲演到汗湿 ,谁知到头来 ,还不是马脚尽露 ,漏洞百出。

他自认是小丑 ,夹缠不起青葵。她那些晦涩难明的心事 ,简直日以继夜亦难于打理。

何必硬要跟生命计较斤两 ?

何必计较我之斤两 ?

伊佐敷的牢骚是 ,他在青葵对他的永恒不满中 ,看到了自己对凡事的永恒性缺斤短两 ,和见好就收。

自那之后。青葵的心 ,是吉卜赛。

她决定遵嘱离开。因此脚步便不能停 ,她停就是背叛 ,她停 ,她的脚便如鱼尾所变 ,立于火焰刀尖。

只是 ,记忆从不妥协于忘却。

记忆如此广袤 ,忘却只能辗转 ,艰难跋涉其中 ,却一再丢了路。

她搭一趟快速电车 ,由三宫驶出 ,抵伊丹空港时 ,才恍然发现 ,原来一天刚刚打开上半折 ,一切都还尚未交代。

如果定让青葵和过去之间选择一个距离 ,青葵宁可那是一段飞行的距离。

青葵在自动售票机前出票 ,手指点动荧幕。这期间亦可以省去任何多余语言。亦可以自由挑选一个不受打扰的尾坐。亦可以好好计划抵达忘却这一出口的时间。

路线是 :ANA485 便 ,坐席 :48D ,搭乘口 :7。飞往 :冲绳。到着 :那霸国际空港。

青葵略一沉吟间 ,机票已从时光机器口中咝咝吐出 ,她轻轻抽取 ,而后准备启程。

青葵如是写下。

青菲。

我总在流徙迁移 ,乍烁乍晦的时分想起你。

我想起你期待恳求眼神 ,小手经常暖热濡湿地牵我衣襟 ,一刻不肯稍离 ,并嘤嚅着 ,低低央告 ,带我去 ,带我去。

我想起你总喜欢收集各种琐碎东西 ,彩色糖纸 ,香味橡皮 ,破损缺角的玻璃风铃 ,不穿衣服头发蓬乱的芭比玩偶 ,不走字的电子手表 ,挥发胶着的半瓶指甲油 ,或者 ,谁家扔掉的一只旧滑轮冰鞋。件件在你看来皆为珍宝 ,捡回家小心抹拭 ,妥善藏好。这些 ,这世界的声、光、色、味 ,你是如此好奇 ,多爱不忍着。

我想起你与我之间最秘密 ,不为人知的约束。某个

午后，二人关在房内，头抵头，趴在一堆旧期刊的风景画片上窃窃私语，悄悄商议下的，有关一个在世界尽头火热仙境梦想。那时，你一手指着一片海的颜色，一手小指绕着我的，小脸悠然写着神往，对我说，青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如今，我们不顾约定地分头长大了。我亦时常想要问你。你那般凡心炽热，我以为必定可以挣脱诅咒，纵有委屈，也一定不以为意。这世界必不辜负你，必爱你像你爱它一样多，必挽留你，像你争取它一样多。会否？

青葵登机。预感自己将要去到一个从未企及，很高很高的高处，并拥有极其辽阔茫远的举目。

果然。

飞机昂扬起巨大身躯，携卷着激烈气流与喧嚣鸣叫，慢慢升起，斜斜插入云端。

青梅。青葵想，生命如露亦如电，不过飞驰一场幻觉。而你，竟连这场幻觉，也从未察觉。何其不幸，更何其有幸。

便取出纸笔，如是写下。

班机抵达那霸空港。青葵在候机大厅里找到邮局，取出蛋壳白信封，在其上依次加盖绿色纪念邮戳，沾干墨迹，却并未投递，而转身投入垃圾桶内。

便将前世与今生，逐个交代了清。

拍拍手 ,推门 ,青葵一脚踏进冲绳岛初夏 5 月的蒸腾热浪中。

寂寂而闷热挥汗的两小时车程。在将美军基地绵延不尽 ,修剪齐整的呆板草坪看到双眼酸痛继而麻木之后 ,长途巴士终于将青葵载往著名的残波岬断崖边。开到白色灯塔矗立处 ,放下青梨 ,随后打个转 ,掉头而去。

青葵双足落地 ,恍惚起步 ,其时天空低到头顶来 ,似乎伸手可触 ,然而又是如此晴 ,晴得令人脱睛目盲。浩风鼓起衣服 ,烈烈作响 ,她觉得自己快要展翅了 ,便往前探身 ,做一个飞的姿势。

那一刹那。

是那一刹那 ,青葵看到空前绝后的蓝 ,大量的蓝 ,不计其数的蓝 ,汹涌的蓝 ,铺天盖地扑面而来。那真是撼人心腑 ,灵魂为之洞穿的一刻。原来此处藏有如此原始苍茫的海 ,竟有着与天空等量匹配 ,甚至压倒其上的蓝。

是霓光电影之蓝。震旦纪之蓝。宇宙洪荒之蓝。

青葵在那蓝的面前低声惊呼 ,随后屏息凝神 ,怆然垂首 ,而感到了渺小。

青葵除去鞋 ,赤脚站立 ,感受岩的体温。

触、作意、受、想、思、欲、胜解、念、定、慧、信、精进、惭、愧、无贪、无嗔、无痴、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贪、嗔、痴、慢、疑、恶见、忿、恨、恼、覆、诳、谄、谄、害、嫉、悭、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失念、不正知、散乱、睡眠、恶作、寻、伺 ,据说一切心法 ,

皆在此五十一条止。

来到此地。

青葵登上最高的崖石。她的心 ,等着涅槃。

青葵展开纸 ,最后写下。

母亲。

七 ,一定是个命定的数字。

若风间家七女子携手并立 ,这世界 ,是否便多出七倍 ,或者七七四十九倍受伤失望的可能 ? 然事到如今 ,亦无所忏悔 ,我只知 ,一切自有其无法对抗和篡改的轨迹。

我只知 ,若你赐我们这身体 ,若这身体在用旧变残之前 ,总有难以轻易蛰伏的冥顽。

我只知 ,若今晚天际可有流星逝亡。

我只知 ,若明日崖边即有鸟折陨翅膀。

如是可证 ,若生命不肯将息 ,总会迎面碰上恒河沙般历历千百亿劫。

孤独劫。情劫。

虚空劫。失坏劫。病忆劫。贫劫。

怨憎劫。嗔恨劫。执妄劫。贪劫。

凋敝劫。幻寂劫。疑悔劫。愚痴蒙昧劫。

佛说 :一切劫数无有休息。

佛亦说 :为一刹那能知三世。

想到这里 ,竟没什么可觉害怕了。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言 ,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 ,发十二微妙上愿。其中第八大愿 ,曰 :若一劫若一劫余说不能尽。然彼佛土一向清静无有女人。亦无恶趣及苦音声。琉璃为地。金绳界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极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

绝望劫。

绝望的作用 ,是令我极之坚强。

从企盼 ,流徙至无所企盼 ,从缺失 ,流徙到再无所谓缺失 ,从畏惧 ,流徙至无可畏惧。宁谧 ,我如此渴望着 ,远离悸怖 ,安详与平静之处 ,是忘却和不必要承受之地。

一阵海风飙起 ,狂流骤然贴上青葵的脸 ,然后以凌厉不及防备手势 ,将她笔下白纸迅疾夺走 ,送上蓝至湛紫的海面。那纸掀着洁白的翅 ,时高时低 ,在深不可测黑潮之上盘旋洄转 ,似有所恋 ,然终亦无所恋 ,渐渐飞至青葵目不能及之处。

青葵仰起头 ,迎着火红热带天空的太阳 ,努力仰起头。

听。那一刻 ,天地无语 ,这世界某处 ,有莲拆花 ,有佛微笑 ,好静好静。

土曜日 青菲

青菲坐起身 ,忽然流了牙血 ,满口腥。

梦里他用温暖的手心覆着她的小腹 ,他才低头吻她 ,她便一挣。醒了。

醒时天很黑 ,有隔壁煮肉汁的香味入鼻。有人在房间很大音量放一盘 B 'Z。她盘腿在床沿轻轻掀起窗帘 ,夜已墨色腾起 ,不知何时 ,静静而魅惑地贴上玻璃。

想起梦里他的嘴唇 ,有着极端暧昧的潮湿 ,蠕虫一样 ,痒痒爬过 ,慢慢吮吸。想起他在耳边 ,似曾留下过片断句子 ,琐碎话语。青菲便忽觉下面一暖 ,再一松 ,稠稠流下一股液体。

仿佛是血。

从洗手间出来 ,青菲懒懒重新爬回床上横下。方才脱去底裤查验 ,果然是月事又至。竟提了前。

小腹隐隐涌起坠胀之感 ,一块冰凉的石头蜷缩在深处 ,等待孵化。她侧身求一个舒服的姿势 ,知道这方才只是个序幕 ,真正夺命的环节 ,都还在后面 ,穷凶极恶的 ,还要追杀她很久。

——子宫。一定是这世界的恶与罪 ,错与痛 ,始与终。

我们可以哄瞒感情 ,躲避理智 ,却唯有子宫我们欺骗不了 ,背叛不了。

设若初次行经是在 12 岁 ,再设若 48 岁时停经 ,这期间 36 年

间 ,便将有每年 12 次 ,共计 432 次的流血与痛。

我与痛楚签下的长期契约。青菲想 ,巨额负债 ,36 年偿清。而那时 ,她也将老了 ,在她最好的华年里 ,从未能享受过的这具身子 ,却一直在令她为它还债。

这具流母之血 25 年之前自母之处继承了一团卑贱子宫的身子 ,注定有这样的宿病。

不得不像之前无数次那样 ,青菲躺在床上渡过经期的第一天。

最难挨。血色淡褐 ,小腹剧痛 ,腰部要从中间断开了。

徒劳换了十几种姿势 ,血一定在哪里阻塞不能顺畅而下 ,因此有了疼痛。忽地会出一身汗 ,一个激灵 ,上下毛孔尽数裂开 ,有东西跟着流出来。

青菲知道那不仅只是汗。还是发凉的恐惧。恐惧比体温低一度 ,毛茸茸 ,痒扎扎 ,淌了一背。

她无法解释自己为何恐惧。

——我无法解释她为何恐惧。

我只写道 ,她捂住小腹在床上滚动 ,似乎在与看不到的怪兽角斗。有时她在上 ,有时怪兽在上。

怪兽啃她的颈 ,她便极力调过头去躲闪。

怪兽舔舐她毛发 ,她即刻有一绺湿发跌落枕边 ,似被涎液所染。

怪兽骑上她的背 ,她咬牙切齿伏在枕上 ,用力向上耸 ,似要将

吃她的兽拱掉。

那怪兽后来要奸污她，她无奈劈开双腿，屈从于它的强行进入。

血从腿间汨汨流下，腥的，暖的，粘的铁锈气味，腐烂的苹果气味，夹杂一些黑色的结块。

一时间，她体内体外都有怪兽，叫做痛。

后来她自己摇身幻化成兽，咻着灼热气息，黑暗里，被单下，双眼血红将身体变得似一只脊背弓起愤怒的母豹。

开始，她亦盼望有谁能够替她驱走这侵犯她的兽。

后来，她只想亲手杀死自己这头受难的，受尽欺凌的母兽。她想拎刀切开自己的腹，伸手进去，抓出那团万恶的子宫，否则她便须同它一道，做了这“痛”的祭牲。

那兽在她体内蠕动，她挣扎着要生出它，否则它一定在她体内将她吃个干净，她的血，最后要流干，她就要死在这“分娩”的产床上。

竭尽全力。在与疼痛交战的一轮一轮回合中败下。青菲挣扎下床，在橱柜里找到止痛的大白药片，挤出一粒，就水吞下。

大白药片，像一朵灵魂，安息着另一朵灵魂，惺惺相惜。

距离药力发散还有一段时间。这夏初的将晚，一个人落单的片刻，是无限难以挨忍。她抬手想拨一通电话，却又仿佛嫌这话机一直过于沉默，为着有些赌气，沉吟再三，终于没有拿起听筒。

有一道明黄光束射进窗内，在青菲脸上迟疑再三，终于跳上对面墙壁，卧在一幅写真之上，仿佛舞台的追光效果，好不容易找到主

角 ,定格不动了。

青菲霎眼 ,这才想起 ,已是掌灯的时分。

对面几处工地又在竞起高楼 ,拔地擎起的摩天大厦 ,渐渐把她的天空拦截得只剩下些许边角余料。以至于她在白昼与晴日当中 ,也常常好像浸淫黑暗与阴翳之下 ,不知该向谁去索赔这份光线与心情的双重损失。

黑暗 ,往往是寂寞的同谋 ,它们勾搭成奸 ,它们串通一气。

电话自己响起。真是识趣宠物。

青菲爬过去接。心想好愿意给它颁一部善解人意奖。在她被掷荒原的这一个将晚 ,还有一部忠实的话机 ,肯来搭救她过于落寞的心情。

喂?今晚借你用用我 ,还是你借自己我用用?

对面还是这样 ,一成不变地打着机锋表达意思 ,好像如此来 ,便有了一层遮羞纸安全套似的。

今晚点检中 ,属于定期返回原厂大修 ,暂且不宜借予你使用 ,你换人吧。

青菲与此男脾气倒是越来越像起来。

放下电话 ,结束太快的打情骂俏 ,一时令青菲若有所失。在一个短暂失神的片刻 ,哪知那人的唇 ,还是神神鬼鬼地纠缠上来 ,再次吸附在青菲想像的触觉当中。

还有没有比这样更多的 ,沉溺的可能?

光与黑影 ,在斗室里追逐。相继蹦跳着经过青菲的眼 ,待仔细看时 ,却见时光如放映机 ,将一卷往事 ,投影在青菲面前。

单调 ,而又机械的沙沙走片声之后 ,啪 ,首先是男子掀钮 ,将冲洗暗房的红灯打开了。

而后青菲紧跟出场 ,来到水槽边 ,看到显影液中浸泡着一些写真。再仔细看 ,每一张上 ,都浮写着一个表情与姿势各异的自己。竟不知何时被摄入其中的 ,青菲的三魂七魄 ,逃匿在此 ,她却从未半点察觉。

写真在液体中愈来愈清晰。青菲在顿悟中突然扬脸看向男子 ,同时有一抹惊异之色 ,缓缓呈现 ,辗转着 ,沾了显影液一样慢慢具体 ,显出形状 ,而后在四目交投的瞬间 ,化作了一点似有若无的悲伤。

男子的脸在红光下趋近 ,沾了血一样 ,凑上前来 ,将青菲推倒在工作台。青菲忍不住 ,以手擦拭 ,却发现这点颓废红 ,根本顽固牢生在男子眼眉之上了 ,苔一样 ,拂之不去。

裙子脱掉。男子轻声命令。腿打开。

青菲安静顺从地执行。行礼如仪。

你这里有一个大伤口。他说。视线在青菲双腿间摩挲 ,流连不去。

皴裂的 ,破绽开的 ,沉默的 ,欲言又止的 ,大伤口。唇一样 ,隐含无数密语。

他太息了。把手轻轻熨上去。我爱你这个伤口。

青菲看到 ,他黑发的头颅下沉 ,接着有唇压上她的 ,在那个巨

型伤口之上 ,印下一片绵密深吻。

青菲一个战栗。眼前红灯突地寂灭。四周潜入黑暗。

请你进入我吧。青菲说。

肉体之爱 ,长久热烈。

除此外 ,青菲不能相信别的 ,或者识的更多。

身体感觉无可替代。有时甚至比我们的心情更为清晰和易辨 ,更容易判断 ,定义 ,做下结论。

我爱你 ,我不爱你 ,这样的问题 ,不要追问 ,真的没什么复杂。身体就可以包揽一切证据。

——如果我说爱你 ,那一定是爱上你身体某个凸起之处 ,是得自万古前不朽的太阳所赐。你所发的电光 ,定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

往事胶片依旧清晰。

午间阵雨来的时候 ,一个站在大厦出口处散宣传单的人 ,塞给她两张个人摄影展的门券。

恰好未带伞。青菲看看地点 ,就在隔壁 C 座的一间会所。不如去杀时间。

推门进去的一刻 ,里面人很少 ,却有视线即刻粘上青菲的背。青菲走两圈 ,依然觉得难以甩脱 ,便索性站下 ,端详墙上照片。

看到很多伤口。龟裂的 ,溃烂脓血的 ,皮肤翻卷翘起的 ,缝合起来针脚绵密的 ,擦伤、割伤、枪伤、穿刺伤。

如此骇人的题材 ,屋里凉气森森 ,青菲心头一凜 ,仿佛听到快门按下的轻响 ,同时觉得背上也被烙下一个隐形疮疤 ,烧痛起来。

她后来一转头就忘记此事。在大都会生活的好处。无须刻意 ,记忆不知为何自动不来刁难她 ,忘却一向更稠密。

他们都说她是个永恒乐观向上的人。

她只知道自己是个忘性大过记性的人。否则她一定活不到今天。如果连某个惊天秘密亦可以不再想起 ,她不相信 ,她还有什么不能忘 ,忘不了。

就像她每次签下单 ,都用振奋鼓舞口吻 ,告诉她的客户 :恭喜你 ,从今以后生活安定获保障 ,恭喜你性命健康获保障 ,恭喜你家资财产获保障 ,恭喜你 ,恭喜你.....

这世界多好 ,凡事孜孜可求可得手 ,她简直想恭喜自己 ,活得兴冲冲是一种本领 ,不是罪过 ,她天赋秉异。

那些照片 ,后来被作为礼物 ,其中某些挂上了青菲寓所的墙壁 ,作为一种往事的刻度。丈量缺失的刻度。

那个隐形疤痕 ,后来也在另一个未曾预谋的时间地点 ,再次被灼穿 ,烧成一个空心大洞。

后来青菲填补好久 ,依旧是一个永恒性大洞。

你知道吗?原来缺失是一个大洞。青菲抚着胸口 ,有所领悟。

如果可以 ,你应将我此处的伤口拍一张照片留念。青菲有一次指指自己左心室 ,对着男子微微笑 ,这里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伤口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男子默然举起相机 ,用镜头瞄准青菲。焦距由模糊调转至清晰 ,因而看真切了青菲一脸的企盼。却迟迟没有按下快门。

青菲把男子手牵往自己胸前。你摸 ,这个伤口。早知如此 ,在第二次遇见你的时候 ,我会稍稍留意我的心。而你 ,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我的这个巨大伤口 ?

男子将手抽回。只是青菲 ,你要原谅 ,我想即使我能够爱 我也不.....

他坚拒进入青菲。

青菲那样躺着 ,把身体白白打开着 ,良久等候着——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肯给我你的心 ,也可以。我只要你用肉体爱我一刻。两个人紧紧相拥的一刻 ,我请求 ,你的进入 ,和彼此属于。

男子双唇紧抿 ,将身体徐徐转过 ,以背示向青菲 ,但我不行。

青菲但觉伤口版图扩大 ,其上极严寒 ,呵气成霜 ,滴水成冰。遂有痛发生。

而那点痛 ,笔直下行 ,水银般沿脊柱急急坠沉 ,瞬间来到腰骶并小腹之处 ,凝成血的花火 ,而后开放。

青菲两腿间骤然一暖 ,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

流血成了习惯。她生命的溪流 ,潺潺有声。

青菲告假去看病。

男医将青菲双脚架开 ,高高吊上检查床两侧 ,将超声波的探针以轻柔手势缓缓推进青菲体内 ,而后温柔探动。

测试仪的屏幕上 ,有如同太初之前的混沌。有亮处 ,有暗处 ,

有蠕动的线条与沟痕 ,仿佛月的表面。就来到了 ,子宫。

你这里有一个结块。这里 ,在子宫的后壁中央 ,你看到没有 ,
4 × 5.3 厘米面积 ,可确诊是肌瘤 ,良性恶性目前难以辨明。男医
以手触动 ,指点青菲观察荧幕。这里这里。

呵 ,她年轻而多舛的子宫 ,青菲哽咽 ,一刹那 ,多么惋惜惆怅。

痛吗 ? 如果我这样按压下去 ,如果我 ,这样深入进去 ,这样痛
吗 ? 左边呢 ? 右边呢 ? 上边呢 ? 下边呢 ? 男医细细询问 ,冰凉手
指在青菲肚腹间跃走 ,你子宫的深处 ,痛吗 ?

青菲片刻语结。可是 ,我的医生 ,我只是不知 ,该如何精密陈
述我的痛 ?

——痛是秘密。秘密的绝望 ,无从了解 ,无可分担。痛有多
深 ,其不为知晓的可能性有多大。

痛是真相。言语使真相虚弱 ,在痛的面前 ,一切句子是谎言 ,
一切表达是欺骗。

只有百分百的痛 ,没有百分百的了解。当痛被说出 ,痛已消减
它的一部分存在。

痛是事实。事实永远抽象。只可臆断 ,猜测 ,无从测量。痛没
有度量衡 ,痛与最痛 ,与微痛之间 ,并无刻度 ,相差不过一字 ,但意
义绝非相同。

当我试图陈述我的痛 ,我便是在背叛这痛 ,你听到和记住的 ,
只是一些痛的形容 ,痛的名称 ,痛的代号罢了 ,而真正的痛 ,永远在
这些词汇之外。

痛最孤独。因其不被别的个体所领略。痛隔离了我与人群，
痛封闭了我的空间。

痛最大。可以遮蔽整个世界。

痛最小。肉眼不可见。

痛，是为最痛。

比如此刻。青菲走在被痛押解放逐的途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路好艰涩泥泞。竟想起了，那日。

她再一次不厌不倦在他面前赤裸，而袒露自己。

他伏身，见眼前琥珀色菊花绽开，甜美微酸如蜜汁。

隔夜红茶的酸，咖啡蒸腾后的酸，柠檬青杏之酸。

她打开，唇微启而诱惑，吐露沉默言语，是欲望与生之秘符。

他急于破解而终有不解，于是吻上她的唇。

青菲感觉欲望潮水隐隐在远处轰鸣，而后逐渐明晰，浩大，翻滚奔腾袭来，却断然以手制止。不要，如果你爱我，就请你进入我。

青菲立起，将衣裳穿戴整齐。

如果给你一个硬币，抛向空中，正面爱我，反面不再爱我，你是要，哪一面？

男子握拳，袖手，好像代替青菲攥着，藏着，谨慎保守着这个重大抉择一样，面对质询，习惯性无语。

忘了这是第多少次心有不甘，第多少次的试探。自从背上被镌了某个诡谲的伤痕，竟渐渐风化成一块好顽强持久的文身。青

菲在此之前 ,从未认识的符号与图腾一般。

两人立在男子的摄影工作间 ,以一种末日谈判的姿势 ,被四周零落散放 ,无数的黑白照片上无数静止的黑白事物所包围。

青菲毅然取出硬币 ,下出最后的赌。

而男子也不应承。只攥两手 ,最后竟是说 :青菲。为什么这枚硬币就不曾假设 ,我从未爱过 ?

继而又在青菲茫然难明的瞬间 ,废然而艰难启齿 :我想我从没资格。或许你明白的 ,或许你永远不会明白 ,或许你明白了而不愿相信 ,我身体的某一处 ,自始至终 ,从来都不能够。——你有缺失 ,而我无法填满你。

青菲错愕抬起头来。

答案永远在试探之外。如果每件事 ,都所谓绝对真相 ,她以为自己看到了 ,是最残酷与绝望的。

其静如死 ,其暗如夜 ,这段爱 ,是翘望而没有尽头的途。她便是拼了身家 ,赌了幸福 ,撒了热泪 ,抛了头颅在这里 ,无奈是碰上他 ,怎样也都一样 ,他叫她看不到指望。她不知道什么叫做指望。

青菲夺门逃去。

他听着她高跟鞋踩着凌乱脚步消失楼梯尽头 ,慢慢远出 ,便回身来到窗边 ,拨开帘隙 ,俯看。

青菲从楼门奔出 ,焦急步子却渐渐减慢 ,而后突然微微踉跄 ,便无声地蹲了下去。

像长长一个默片。

他见她背影弓起 ,双手紧紧捧牢小腹 ,似有一阵绞痛 ,但仍勉力起身 ,企图向前 ,便有两行经血 ,从裙下蜿蜒探出头来 ,顺着光洁小腿流下 ,爬藤一样 ,盘踞匍匐在脚踝处 ,不再动。

他看着她。忽觉小腹蠢动一暖 ,便勃起了。

这是一个漫长似乎永无止境的勃起。他受惊 ,束手未加阻拦 ,也更不知设法解决 ,只低头俯视倔强阳物 ,在幽暗光线中笔直矗立着 ,像个第一次揭竿而起的兵士 ,又像一名孤独的岗哨 ,守候这到来太晚的成功。

啊 ,他在欣喜与错愕间彷徨 ,最后凄楚地叫了一声。竟射出了。

痛循序渐进。

胶片的沙沙声听在青菲耳中 ,就渐渐化成雨 ,淅沥而寥落。水珠扫上玻璃 ,凝结 ,又缓缓滑落 ,仿如哭泣。

青菲在了无睡意中将双手用力搓拭 ,而后放于小腹之上取其热力。

也不明白为什么 ,她遇上他 ,就总是雨。

其时 ,天边有岫蓝色。岫蓝映在窗子里。

青菲毕新完整 ,坐在窗子下面 ,斜斜瞟了一眼来人 ,便信手打开卷宗 ,抖落一沓资料写真。见一辆红跑车车首爆裂翻翘 ,镶嵌在高速公路的双重围栏间 ,像一个被顽童掷到破烂扭曲的玩具。车门洞开 ,碎片零落 ,有尸体跌出 ,一半身子仍塞在车里 ,头就垂在地面上 ,头皮掀开 ,露出头骨 ,寂寂雪白。

青菲的脸迅速沾上雨的岫蓝，皱皱眉，厌恶地将照片推开，说：事件陈述在哪里，我根本不需要看这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来人不语，将照片以珍重手势轻轻取回，手指很瘦细，在纸面上爱惜地摩挲，仿佛责怪青菲的无知，悠然叹道：多么美丽震撼的伤口。这世界，没有比伤口更真实生动的事物。

青菲闻言讶异，不禁抬眼，仔细打量来者。

负责往来保险公司与警局送资料和解释案件的担当统共不过几名而已，她从未见过他，在此之前。

我管不到这些，我只负责了解事件经过，然后循章办事，计算赔付。青菲用铅笔点着卷宗，正色道。

男子穿便装，松身白色衬衫，法兰绒长裤，白净而额头低窄，眼神奇冷彻骨，盯住青菲看一会儿。而后身子前倾，一手撑办公台，神经质地牵动嘴角以一种讨伐的姿态。看，怒放如花朵。男子指着翻飞四溅的血肉与破碎的骨。这样热烈的事物，风间小姐，由不得不赞叹。

青菲受责，突然忆起某日，也是这样一个雨天，自己背上曾经烧下的痕迹。

如此反复的雨，重叠的雨，时歇时继的雨，在这一个季节告终之际，也将要靠近尾声了吧。青菲推测着，侧耳倾听，窗外悄没声息，难道比料想的还要快，竟已走远了么。来得迅疾，匆匆洒落，走了也不预告。

青菲静静数日子。她早早开始等，等着待着体内的毒果有天

可以悬垂成熟 ,等待摘取 ,等待以一个伤口 ,赎下所有的伤口。是否可以 ?

如今期限已到。男医告诉过青菲 ,只有耐心守候 ,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等那粒种子慢慢生长至可以收割的尺寸 ,届时将有刀尖与剪 ,试探着伸往她子宫的深处 ,如潜入幽深漆黑的矿井 ,开采出她所有痛的结晶。

青菲定期去做复查 ,借此男医便一寸一寸 ,熟悉了青菲的身体。

他手指渐次往前探 ,摸到子宫 ,也摸到一个女子最柔软的最私处 ,比私处都更私处的生命发祥之处。看到青菲眼底泪光凝聚流转 ,便豁然一笑 :怕什么 ,直到目前一刻 ,你都还是一名配件完整的女人 ,我相信只需要一个简单切除手术 ,我不打算把你的整个子宫都消灭掉。

男医褪去白袍 ,午餐时散步出去吃一客手工荞麦面。在医院外的停车场 ,他看到一个颀长身材的年轻女子 ,阿曼尼套装 ,簇新香奈儿手袋 ,浅口高跟鞋 ,身光颈亮 ,无懈可击地站在一辆白色迷你小本田前面 ,侧头打携带电话。他为之神夺 ,不由细看几眼 ,认出是方才前来接受检查的女子。此一刻 ,就何等鲜活地立在此处 ,边讲电话 ,边用手指绕着烫卷的头发 ,绕啊绕 ,有几处挑染 ,纷乱披拂如疯妇 ,荡气回肠。

然而不管她如何飞扬生动 ,诸般难驯 ,也曾换上宽大病服 ,赤

裸下身 ,躺下过他的面前。他见过她最忧戚的一刻 ,也见过她最隐秘的痛楚。他比任何一个男性都知她更多更深 ,他的手认识她的子宫 ,确信那里一定藏有每个女子最弱小 ,最疲倦的灵魂。因此她属于他 ,她是他的人。

甚至他不必着急 ,如果他想得到 ,还有更多进入她的可能 ,与方式。便嘴角浮起一个踌躇满志的笑 ,他们都说他是乐观向上的人呢。

青菲想 ,豢养腹内一枚毒瘤是怎样一种莫可奈何的事业。然而像是有个默契也与此同时在暗地里滋生 ,成形。仪式化的例行检查中 ,青菲隐约体味到某种肉体上难以言喻的熟悉。毫无保留的熟悉。不知何时 ,这是他们二人共同守望的事业了。以至于很多时候 ,在他的促狭与调侃之下 ,青菲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似一台他熟知性能与构造的机器 ,可以用 ,坏了当然也可以修 ,修好更可以接着再用。

她忘了是他为自己而生而存在 ,还是自己为他而生而存在。这是子宫与医者的辩证 ,也好似青菲与他两人的辩证。青菲想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或许熟悉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或许下一刻电话就会再次响起 ,依照惯性他会用调皮口吻 ,提醒青菲 :注意服药 ,注意卧床 ,看好你多愁多病的子宫 ,因为现在起 ,它也是我的了。

痛终于在药力挟持之下 ,偃旗息鼓。

对面施工探照灯熄灭 ,黑暗迅速愈合完整 ,占领室内任意角

落 ,安息下来 ,盘伏不去。

青菲大开双眼 ,屏息凝视窗子 ,努力适应 ,看见自从方才微雨携着倦怠去了之后 ,慢慢也有月光攀爬着入室 ,慢慢也有事物依次呈现。

她终于有一个间隙 ,不再受痛的包抄 ,可以舒展开下肢 ,获得一个释放的姿势了。

子宫睡了吗 ? 痛睡了吗 ? 往事睡了吗 ?

青菲轻轻翻一个身 ,不敢惊动似的 ,扭亮小灯看表 ,时针正小心翼翼 ,兢兢业业地接近子时。

青菲坐起 ,来到床前墙边 ,站住而仰起头 ,片刻稍立 ,然后伸臂 ,开始动手逐一摘除那些悬挂着的面目狰狞的写真。一直以来 ,它们镶嵌在框中 ,宛如被供奉的巫般 ,只只伤口都是充血裸眼 ,看牢盯死青菲这么久。此时 ,或许也该休息一下了。在这样一个 ,痛与痛的间隙。

玻璃镜面触手清凉 ,青菲以掌细细抚过 ,勇敢与它们对视片刻 ,便找出软纸 ,将它们一一包裹 ,而后放入储物铁盒 ,再深深推入了 ,壁橱深处。

在这样一个 ,痛与痛的间隙。

在痛与痛的间隙。或许有再爱的可能。

或许有温柔分布其中 ,或许有零星快乐罗列其上。

或许有刹那闪亮欣慰的日子 ,或许有前来搀扶挽救的某人。

或许有睡亦有等候 ,或许有悟有明了。

或许有重新珍惜的打算 ,或许眼泪干了之后是又一天明媚开始。

或许有雨后的笑语如歌 ,或许有炫目阳光披挂如织。

或许青菲再不是青菲 ,或许青菲从来都是 ,以及永远都是她自己。

或许一切不可变的都可变。或许一切不可相信的却都永恒坚贞。

或许明天醒来 ,或许他年突然记起。在痛与痛的间隙。

青菲回到床上躺下 ,将灯捻熄 ,闭上眼 ,准备一个正式的 ,毫无保留的熟睡。与此同时 ,而想到了 :只要 ,在痛与痛之间 ,尚还有着 ,一点空隙。

日曜日 青梅

传说上帝在第七天上休息了。

那一夜 ,火舞长空。院子里被照得通明雪亮。有人肉沁人心脾的焦香弥散。祖父在火球里滋滋冒油 ,慢慢歪倒 ,佝偻 ,不动 ,蜷曲成一个形状怪异 ,焦黑的物体。

青葛 17 岁 ,牵着青菲与青葵 ,旁边立着青苇、青梨、青萝 ,大家都一式的童花头 ,刚洗了风吕 ,穿着夏日纳凉的浴衣 ,一字排开 ,好乖好静 ,小脸都好芬芳 ,呆看着祖父变成一块灰炭。

祖父去不久 ,家里动乱初平、风波初定 ,青梅却被发现了智障。别的孩子能饶舌要东要西的时候 ,青梅依旧总是痴的 ,流着涎水。

她拒绝长大了。

那时母亲开始疯 ,终日披散着发髻 ,癫狂地在家四下走动 ,毁坏东西。有时怔怔地看青梅 ,看着看着 ,便忽地将她推倒 ,而后拼命撕扯自己的前胸 ,直至那里的皮肤溃烂流血。

但母亲安详的时候依然是美的。跪在樟子前望着庭院 ,仲春时樱花落满身 ,眼神离散而空旷 ,弗远无届。从背影可看到雪白修长的后颈 ,一直梗着 ,朝着一个方向许久 ,似乎在与神祇做秘密的对谈。

及至青葛 18 岁 ,某天放学返家的时候。母亲只穿一件小衣 ,裸着身 ,跪在风吕池边的血泊里 ,头低低的姿态垂着 ,乌发反着光 ,真是奇异的景象。

她用刀片将手腕裁得似只破碎衣袖 ,手工那么坏 ,筋肉绽开 ,血汨汨地流干净了 ,她益发的雪白不染尘。

青梅独个坐在旁边 ,咿咿呀呀 ,小手抓向空中 ,咿咿呀呀。青梅要告诉青葛她看到了很多。不过青葛却听不懂 ,也不愿意再听。

17 年前的画面淡去。

如今青葛代替母亲坐在樟子前眺望庭树。花枝进入四月天气依然会洒落瓣片 ,青梅依然在一边咿咿哦哦 ,说着无人破译的语言。

青葛有时喂她喝水 ,有时帮她编发、换尿片、剪脚甲 ,有时刮她耳光 ,有时把双手圈住她的颈项慢慢施力收紧 ,紧些 ,再紧些 ,青梅却依旧还是笑得痴傻无辜 ,一副不知错的样子。

青葛反而急得咬牙生恨 ,说 :青梅青梅 ,你到底要怎样诅咒我们才算 ?

还以为等不来 ,但也终于等到了。

此刻青梅总算是这样 ,老是阖着目 ,手脚被收拾整齐 ,乖巧并拢 ,仿佛玩偶之沉睡在电池拆卸之后 ,躺着。青葛跪于旁边的地下 ,好久不动。因为犹自疑虑 ,难道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杀死的她 ?如果这一切早在想像中发生过无数次了。

事情怎么可以抛弃主谋 ,将结局呈现得如此始料不及。青葛屏息凝神的姿态宛如接旨 ,头上降下是天的声音吗 ?试想 ,本以为要一生一世牢牢铐在自己颈子上的枷 ,有天突然毫无预兆哗地碎裂开 ,径直掉落。那个被扣押的人 ,当然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由 ,产生了一点微妙的 ,莫可名状的孤独感觉。

传说上帝在第七天上休息了。所以魔鬼才会横行。

但青葛怀疑他从来不曾 在风间家真正用心工作过 ,处处是他拙劣的刀斧痕迹。

青葛一边这样想 ,一边又在心说我怎会这样想 ,这明明应该是青萝的台词。上帝在她们风间家最失败也最成功的笔触 ,就是给他自己培养了一名叛徒 ,叫做青萝。

青萝小时候开始 ,就已经是这样地孤寡不与世界为亲。并没有人教导她如此 ,她就长成了一道很坚定的裂纹 ,在一个适当的机会 ,用力撑开风间家的大陆板块。而在那之下 ,是一些隐晦浓稠的秘密 ,似黑岩浆 ,慢慢流淌而出 ,凝固成狰狞的形状 ,以鼻不忍嗅的 ,腥的。

难以想像青萝会去颠覆的人 ,恰好反而是疼爱她最多的祖父。

大书房似宝库 ,冬暖夏凉。他把青萝抱在膝上 ,将那厚厚的经与典 ,大部头的文哲著作摊开 ,从字与句起 ,点滴念 ,碎碎念 ,全要交给青萝继承。

自那起 ,鸿蒙初开 ,便也是忧患之始。

——我不是在刻意避免讲述她们的父。至此 ,这个角色的迟迟不肯出现 ,都有一点不可避免的因素 ,还有另一些尴尬与难做安插。我是怀揣恶意 ,欲让青壮年男性统统从一切故事中撤出吗 ? 如果可以无性繁殖 ,我的确有此野心。就让男人愈发孱弱萎缩在我的笔下吧 ,发给他们极少角色配额 ,交付他们极少的台词 ,极少参与讲述的机会 ,呵 ,这河山一统 ,焕发白热的 ,自给自足的女子小宇宙呵 ,在我手下分子凝聚或炸裂 ,温温热、冰冰凉 ,渐露雏形呢。

父亲去家很远。在她们连想像都无以为力 ,书信才能抵达的地方做着与国外交的事情 ,因此很少回转。——这个理由好不好 ? 忙碌不是借口 ,他也从来没用忙碌做过借口。家 ,对他或许形同虚

设,他对于家,更是好比装饰,像年节时门前挂起的松柏枝,避邪除虫之外,很难再做更实际的他用。他是一个名词,叫做“夫”,叫做“父”,名词而已,脱离了肉身与情怀的,她们几乎想不起自己还有这么一名父。比起天上的父,更遥远不可猜及像是一个图腾吗?——就让她们想不起好了。

然而他定期会回来给风间家添丁旺族。每隔两年,他使母亲的肚腹隆起,接着在他离开的漫长日子当中,新婴诞落,呱呱啼哭这个世界。呵,又是女婴,他与母亲身体内植下了根深蒂固的某公式一样,一路拆解,一路演算,开根号,乘以平方,怎样折腾,答案一路等于,女婴。

如此,劫已初成。——上帝一定误会了女子想要来到这个世界的程度,真的,没有那么迫切。

没有人能具体到细节地推想,青萝在那个黄昏到底看到了怎样一幕。那几乎令她抠出双眼掷回给上帝的一幕。但是青葛还能记起是她在晚间,手肘与脚踝处搽了药水,坐在廊下有所思。她挺直的脊背像叹号,努力扛起一份心事,太重太重,以至她不得不以更大力,挺得更直更直,渐渐那脊背僵硬似碑石,上刻着罪与罚的,历历细目。

青葛去唤,青萝,已经可以轮到你用風呂。她一下立起,扭头冷冷瞟一眼青葛,而后头也不回进房去,木屐打响了地面,喀嗒喀嗒,像是她终于决心投靠撒旦而与之签订合约,最后的击掌。

次日 ,青梅两周岁整的受洗之日 ,合家前去礼拜堂。牧师将青梅头顶以清水涤去尘 ,同时众人为此刻颂唱 :赞美真神怜爱世人 ,差遣爱子救我们 ,我今受洗进主羊圈 ,感谢赞美颂主恩。救主牺牲被钉十架 ,流血与水付赎价 ;与主同死 ,与主同活 ,做主儿女归父家。

众人唱 :我今得到完全救赎 ,因信称义心满足 ;圣灵和水同作见证 ,在主里面享永福。受洗归主献我身心 ,愿作活祭倍欢欣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爱神爱人见证新。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侍奉基督更敬虔 ;向着标杆奋勇前进 ,忠主托付不歇肩。

众人唱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青萝在那样的庄重一刻紧闭唇 ,拼命忍受体内翻滚奔腾的欲望。如煎似焚 ,如梗似核 ,要诘问 ,要咳要唾 ,要揭穿的欲望 ,好痛 ,塞得胸口好满涨 ,她有惊天事要吐露 ,她快要忍不住了。

教友们歌声息 ,念祷音落 ,那一瞬间青萝到底发言了。

她先面向祖父和母亲 ,念出《罗马书》中一段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么 ?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

而后扭身 ,向牧师念出《哥林多前书》一段 :要免淫乱的事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若有称弟兄 ,是行淫乱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她问。面向众教友 ,在每个人捏住气息 ,等待后续文的时候 ,以极诚恳语气问 :如果 ,如果我的祖父 ,和我的母 ,他们赤裸 ,且睡在一起 ,好像神许诺夫妇所可以行的事。如果如此 ,我是不是可以

站出来，这样以神的名义，审判。

好静。其时好静。众人不敢言。基督流血不能言。神，必定是不忍言。

祖父选择那样的方式谢罪。

母亲选择那样的方式走。

他们最后都是烧成灰变作土，进不了天堂，也早已明白不会进天堂吧，所以走得格外雷厉风行。只剩青梅他们也不作安排，扔下了，遗落了。这样一条伪贗小命，不带走，就让她卑贱里来，再卑贱里去，一切是既定轨迹的，卑贱着到底。

青梅出生时，他们的父已因急病死去两年，风间六女孩初时都当这个最小的婴，是父亲临走前在风间家出产的最后一件作品。如同之前任何一名那样，她的名字得以青字开首。要等很久的后来，方才醒悟到青梅其实不是姊妹的可能。

青梅什么也都不是，是个十字架。

青葛此刻这样跪着，逐日点检逝去的17年。好似她的，也好似不属于她的，这17年何其久，躬身何其久，潜埋何其久。以至于她离开两小时去买一包尿片的时间里，回家来推开门，发现大噩之梦陡然醒，魂兮归来，十字架卸去，那忽而松身的一刻，像假的。

青梅怎样摇摆着从小屋来到浴间，栽倒，在浸满了脏衣物的浴盆里埋首，不再呼吸这从来没真正善待过她的人间空气？她那样趴着，笨拙两脚留在外面，双臂扑腾划动，她泳，大口喝着水，喝到

肺叶里灌满 ,涨破 ,就停了下来 ,再也不动。

青葛回来时连个尾声也没捡到 ,就看见青梅以比出生更加荒谬的方式死。

青葛想问天父 ,又觉得其实何须问 ,符咒解除了吗?她抬手 ,找到青萝、青梨、青苇、青葵与青菲的号码 ,拿起电话依次拨过去。

比 17 年时光还长的话线彼端 ,响起了第一声 喂。

夜来过了 ,夜又正要走 ,亦必须走。

青葛独坐 ,看到黎明 ,正一点一点燃进了窗子 ,光线焚毁黑暗 ,房间瞬间点亮 ,青葛在那火红之下仰头 ,怎么竟好像一只蝉 ,终于顶破最后一层泥土 ,来到了 地之上。

据说——1634 年 ,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在美洲经历了一场恐慌。在美国田纳西地区东部 ,人们发现大量大量的蝉 ,忽如一夜春风来般突然钻出地面。种植园以及森林的地面 ,被穿成了筛子 ,最多的一棵树下有约 4 万个孔 ,蝉 ,就从这些很小也很密的孔中钻出地面而后爬上树枝。

面对每公顷最多达到数百万只的蝉 ,人们的恐惧可想而知。

不过 ,这种折磨到并不长久。如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样 ,蝉在通过不断的鸣唱找到伴侣 ,完成交配并产卵后 ,就会在几周之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它们的卵 ,则蛰居于地下 ,靠着树木根茎的养液经历着成长的历程。

不过 ,令人诧异的是 ,17 年之后 ,这段历史又重新上演了一

次。再过了 17 年 ,剧本没有改写地又被重新搬出。直到 1991 年 ,正好是 22 次。

17 年的周期 ,在漫长的数百年间出现得非常准确 ,最多相差几周。由此得出结论 ,那里的蝉生命周期恰是 17 年。

北美洲这些蝉周而复始地大规模登陆的场景 ,则在其他地方较为罕见 ,这引起了生物学家们的注意。进化论的出现 ,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生物学家们认为 ,蝉最初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生命周期 ,如 1、2、3、4、5……13……17 年等。但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蝉而言 ,其遭遇天敌的几率是不同的。假设有 12 年蝉 ,那么它每次登陆地面的时候 ,都会不幸碰见那些生命周期为 1 年、2 年、3 年、4 年、6 年以及 12 年的天敌。而对于 17 年蝉而言 ,只有那些生命周期为 1 年以及 17 年的天敌才能对它们构成威胁。

实际上 ,由于生命周期为 17 年的其他昆虫很少 ,因此其他一年期昆虫才能拿它们充饥。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延续至今天 ,剩下大量这些 17 年蝉 ,就恰恰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

——完——

2005 年 2 月 15 日 raku 于匡匡の框

跋：书写的病患

真遗憾。

我想写小说，但手头没有故事。

确切说我想重新写小说，却发现生活中苦无故事。命运不过起伏两字，爱情不过来去两字。故事，说穿也不过命运与爱的两厢交织，或分道扬镳。

你、我、他、她、它、我们、你们、他她们，共同穿梭及维护的这个时空，乱无秩序，谬无常理。有错，但不俯首知其错。有对，亦不昂扬知其对。我在此处，不过做一名登记在册的良民，手里有证，兜里有票，有一点点卑微存活的想法，付诸一些麻木不仁的实施。

没有故事。尽管我如此翘首以待。

故事发生在眼睛之后，眼睛负责给心通风报信。看得多了，眼睛自然偷懒，听得多了，心不免有所厌烦。

有时我几乎真诚发出求告，我希望如果自己不能够了，那么周围的人慷慨出手，赐予我故事。有时我几乎谄媚地跟命运讨价还价，是不是多给我一次事故或者打击，给我受伤流泪的机会，让我

咬牙，翅膀湿透，百骨打战，用以抵抗脑死的日亦加剧，愈演愈烈。

我深知，写，是一种提取，并非凌空创建。

所以也许我只是盼望心头发生些什么，像当初，曾经，以往。我则不必这样遍寻不获，也知道它们烈烈生在何方。有怎样的重，或如许的轻。我知道它们生长如草，茂密如荫，垂下的清凉，几可遮蔽任何无思无感的焦灼的煎烤。有时我看到它们呼之欲出，有时我千呼万唤，它们仍是充耳不闻，越行越远。

屡次敲门不应之后，我选择不再告诉它们什么，就像它们不告诉我什么一样，是不是从此与之老死不相往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废武功，几乎带强迫症性质地，跟自己反复争执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在抄袭自己？

一旦写起来，总要拿着熟悉的地方开刀。好像上了饭桌，筷子就直指索来喜爱的菜式而去。

这细节、这一种似曾相识的情绪、这一点思索的残渣，是不是早已不止百千万遍流向过纸头笔尖，堆积又重复，我简直说腻了自己。

我羞于将所有的字迹再坦呈空气之下。

我在字所能暴露的极限里，看到一个自己，她仓皇难耐，缩手不前。而这种不买账的情形逐渐越来越多，几乎变成一种时时刻刻的缠附——带了袖套的我，反而干不好活了。

黄碧云说 ,我对写作失望透顶。很多写字的人造成了我的失望 ,我自己写字 ,我自己和我写的字是我失望的一部分。

我在这失望里与她分一杯羹 ,不 ,一杯不够 ,两杯。

很多时 ,我深觉字迹之虚无 ,印张之腐朽 ,书写是最卑贱的营生 ,是妄图救赎 ,实则更大的沦落。——越书写 ,越绝望 ,你有多少书写 ,就有多少绝望。

有的时候 ,我深觉它就像一个长期有痛楚发生的病灶 ,实在不该再写了——我如是屡屡跟自己赌誓。如果写这项动作已经成为习惯 ,甚至从来没有告病还乡的批准 ,那么它的出路到底何在 ?

而有的时候 ,我又发现 ,除了行以书写 ,实在别无沉溺和感到活着的可能。在那机械的播与耕之中 ,做一个憨憨的农人 ,守望着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垄亩 ,虽说是汗滴禾下土 ,粒粒皆辛苦 ,但见到微薄收成的一刻 ,依旧能够欢天喜地 ,敲锣打鼓。

我是如此矛盾。在提起和放下之间 ,人家千帆已经熙攘着过尽了 ,而我还在犹豫 ,是否要从此踏上贼船 ,起锚 ,向着看不到边际的远海出发 ?拉着自己去卖呵 ,一点都不好玩。

就是在这反复厌弃 ,与自拾之中坚持书写。

2004 年 8 月底 ,我将手头一个废置已久的“ 匡匡の框 ”重新开版 ,资以利用。并写上版注——匡是一个半包围结构 ,为的是给自己一点说话的场合 ,开门关门之间 ,三两个淡然相交的知己 ,四五名默然少语的看客。希望这安静的所在 ,能暂时消除我怯懦的情

绪。

然而很难。

我打摆子一样地，自己穿梭在写者与看客之间。我挑剔自己，又返身还嘴。我眼高手低，发现自己确乎是那死狗扶不上墙。还总不想被扶上墙。因为实在担心自己能在那里，站立多久。

有谁可以真正了解我在面对自己文字的一刻，那种已经不限于失望，不仅于羞，而是近乎于耻的自伐感觉？

又有谁可以知道我曾如何挥舞着鞭子，为着制伏那个总是赶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自己，一遍又一遍，以绳索将她硬生生捆回书写的现场。

但我也只能管住她一小会儿。

《七曜日》成书的过程，不堪回首。（若要回首，恐怕又是累牍几千字吧？恐怖。）

在懒惰与自卑的双重脚镣之下，我踏步不前，看着日期的临近，一拖再拖。妄图拖黄了约定，拖垮了信用，拖得终于有一天听到一声赦免，说：好了，你不用再写。——对嘛，如果不能用文字贡献什么，起码可以不要再给这个世界添乱。

我如此开脱着，就想转身快快离去。

随缘，出书随缘！相信很多人熟悉我这句托辞，不止，可能还听到过更多比这更美妙的借口。

曾经一度，我得逞过。就像失恋的人下决心，说：天下没有分

不了的手。

然而 ,得逞之后 ,同时又心生忏悔 ,想起热恋时亦曾有誓言 ,
说 若真心相爱 ,必能够长相守。

天下必定再没有比我更不善经营长久 ,而总善于逃走的恋人。

我终于被押回来了。生活前来逮捕我。

我在所有的人际里跌倒 ,在任何一场交流里受阻 ,在世俗的所
行之处一一碰壁。我口说真诚 ,然而遭误解 ,我说希望 ,然而那希
望有时亦会欺骗于我——那几乎是肯定的事。

之后 ,我只得回来了。且发现自己成了这样一个废人 ,除却不
断思考和书写之外 ,简直别无所事所能的废人。

毕竟 ,写 约略可以减少我说话的机会。作为我这样的愚者 ,
唯一能做的 ,也许不过是自己变成一棵文字的树 ,株守 ,待兔 ,等
着撞上来那个善知我心意的人。

那个人目前我还并不认识 ,他来不来 ,亦没有什么定期。

但此刻 ,我仍然决定带着给他的爱情书写。含着泪写。揣着
悲戚的心怀书写。废耕废织地写。在书写里开垦着曾混沌蒙昧的
心情。在书写里遗忘并了解。在书写里创伤平复 ,甚至犹有欢悦。

我终于了解到一个事实——是这爱情令我书写。爱情的分量
决定了我书写的数量 ,决定了我失去的重量。

我不知自己是否会再次背叛写。

对它 ,我始终忘恩负义 ,难有全备的信 ,从未片刻做到过情比

金坚。它就像一贴膏剂 ,伤疤一旦痊愈 ,我便弃掉它。

然而我也许仍旧将厚着脸皮再来 ,在我又一次领到伤痛证明的时候 ,在别处尝到失意滋味的时候 ,我会想起它。想起它 ,曾怎样收留过我 ,曾怎样扶起过我 ,曾怎样又一次坚固了我。

对于它 ,我总是这样予取予求着。

2005 年 2 月 25 日 raku 于匡匡の框